



集 一 第

上海書報論衡社編

行印社代合報書海上

譚天編

現代書報批判集 第一輯

書報合作社出版



3 0648 7602 6

現代書報批判集第一輯目次

「公開幾句話」後再說幾句……………譚天

辭源無源……………譚天

矮子中間長子羊頭上的狗肉

「白開水談座」上的兩部國學概論……………陶姜

誰配談國學

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佳練

中外統一

中國史的新頁……………譚天

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彥龍

——評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

中國文化史武化了……………北名

中國文化？武化！商化！

郭沫若論與郭沫若評傳……………洪鈞

賈面子

我的生平與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及是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茹辛
道教概論與道教源流……………汪漾

關於日譯

評「近代法蘭西文學大綱」……………徐仲年

誣詬與盜竊

補胡適與郭沫若的關於胡適幾個謬誤……………亦天

關於「字辨」的一篇自序……………凡鳥

人之患

商務印書館的增價與減價……………譚天

——國難前後目錄價值的比較——

爲文化奮鬥？爲金錢奮鬥！

圖書評論的評論……………譚禪生

買了「一部文學家辭典」以後

關於「申報年鑑」裏「出版」與「學術」的幾句話……………王道

評「中國出版月刊」「全國雜誌刊物總調查」的分類……………靜禪

評女子月刊……………懊儂

謨爾的烏託邦……………汪洪法

介紹高本漢的中國語言學……………世祿

再來談談文學家辭典

現
書報批列集第一輯 目次



如
譚
是

公開的幾句話

天

什麼學術界上的威權，什麼出版界上的勢力，直不過是少數學閥的囂張和資本主義的專橫罷了。

二十年來出版的書報，在量的方面，總算不少，但在質的方面，究竟有幾本值得我們精研和深討？

貧陋的中國著述家，投機的中國出版界，他們自足不斷的猶在號召，他們大播大吹的猶在欺騙，可憐一般誠篤的追求者（讀者），還在迷信着他們呢！

我們放開眼睛看看歐美學者忠於學術的態度，出版界發展的情形，我們真要愧死！雖是有人說近幾年來也算有長足的進步，可是統計起來與人

家一比，僅以數字相差上說，無形中也夠使我們兩頰發赤了——至於質的相差還不算。

近來關於批判書報的文字，也看見許多，像圖呀書呀評論的刊物，也有好幾種。據說都有堅強不拔的立場和相當的背影。雖不盡然，但仔細攷察一下，法螺吹得是響極了，我們實在不能不疑惑他們至少是想在學術界和出版界另有企圖。

小小書報論衡週刊，是這麼「誠惶誠恐」的出版了。我們自省：我們沒有機關做我們的靠山；我們沒有股款做我們的後盾；我們不願藉着什麼招牌來撐腰；我們不願懇求名流學者來捧場，我們更不願通函各書店說我們有怎樣的權力，來要他們登廣告藉以撈得幾文去吃大菜，去跳舞；我們尤其不願大大的宣傳，刷招貼或登報紙，想從窮苦的讀者身上括些血汗汁（金錢），還來說什麼「不願本」為代售者利益起見「不得不增價」……類的

味心話。我們只願將我們的心力，將我們的見解，將我們對於現代出版的書報意見，憑着客觀的地位，藉這個小小的園地，赤顆顆地貢獻於讀者之前。

我們也自知：處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下，這種不避一切的來幹，難免不招怨尤，不受打擊，不遭破壞，赤手空拳的我們，恐怕敵不過機關槍的掃射和手榴彈的轟炸；但我們不管，我們只要這樣的肉搏來換取大眾的勝利

——真理的勝利——顯顯真精神。

「魑魅魍魎」現形於現社會之下太多了，就是真有靈驗的張天師復生，也不一定可以捉盡。可是我們的目的，却不僅此。我們至少檢討現在所謂有名的學者和有牌面的出版界，使讀者認識它們所出書報是怎樣的一種身價。

我們想在一年之內，提出現代出版那比較有名有銷量有影響的書報百

種，加以系統的批判。各科各門都有，只要本刊沒有半途夭折的話，大概是·可以·做·到·的。

關於介紹一欄，在目前，我們先想選歐美第一流的作家並在學術界上佔有聲譽的書籍，逐一介紹與批判。不過我們見聞不儘周密，很熱烈的誠懇的希望外界·多·多·的·寄·稿·來。

我們願慮到，這種文字不免乾枯，有些沒有整個見解而常常發見某書片斷錯誤地方，不管一章一節一句一字，放過有些可惜，積起來到不無有益，希望留心的讀者，隨時寄下，一俟有相當的稿件和機會時，當另闢一欄。

學術是天下的公器，這是人人所承認的。關於錯誤確定的地方，固然是不容分辯，但理論上在疑似之間的，儘可有討論的必要，我們固然不敢拿出那樣紳士的口吻說『說好便好』，也並不敢夢想說『人人因此可讀好

書』。因為這是強姦式的夢囈語，我們有些含羞，說不出這些話，但我們可坦白地說：『來函討論，一律照登』。

親愛的讀者們！在學閥威權壓制把詩不能伸張理智的作者們！請拿出你們各個的勇氣，再不要做拿提線戲下的木偶，盤旋於他們指掌之中，一任他們擺弄朦蔽了！請拿出你們的身手，為學術奮鬥罷！

我們但願學者們及出版界多積些陰德，多留着閑工，多節省些有用的紙墨，多多指導一般枯渴的求知青年，使他們多得些實惠，使本刊失其效用不能着一字，以及一切評論的刊物，減少效用，那末，我們將呼：

真理萬歲！

學者們萬歲！

出版界萬歲！

這是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始編第一期書報論衡公開向社會的一篇宣言。現在書報論衡不幸先後僅出了二十三期竟夭折了！因為不敢忘了我們的努力，而也想留個紀念，所以把牠搜集起來，這「公開的幾句話」，就錄在前面，算是這書序的引子。

書報論衡編輯的動機，在一二八之前，許多朋友就促成我辦。在那時我們是看到出版物雖是一天一天的多起來，而內容却實在有許多不敢去領教。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起，一直到一二八的前夜，總應該有整個檢討的必要罷？那時我們是如此想，書報論衡附在中國日報內的時候，我們是如此想，就是書報論衡停刊以後，直到現在，我們也如是想。

一二八之後，雖是毀滅了我們的計劃——尤其是已經徵集的幾篇稿子（如禪的「十種中國文學史的比較」，「淮南鴻烈集解的分析」，「古史辨的估價」，「中國文學進化退化」與漢的八大派人生哲學與道德哲學的我見」一得的「關於經濟侵略下之中國種種」以及曼的「如此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都喪失在炮火之中，可是個人的企圖，並未因此少減，所以在避難安慶，省親舒城幾個月之後，就來到上海，倉卒草就一本「胡適與郭沫若」。

南京中國日報副刊的編輯先生，是我朋友的朋友，在他剛準備進報館的時候，就和我磋商許多計劃，並要求我幫忙主持，這書報論衡因此就在中國日報副刊中出現，這不能不算我們的幸

事！

可是上學期擔任了中公訓育事情，編講義，寫文章，說話做事，做事說話，連帶還籌備書報合作社，不免顧此失彼，於是于忙無辦法的時候，兩下同意，就停刊了，這是我個人的半生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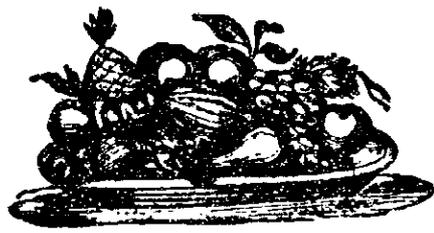
這一集，雖全是書報論衡中的文字，但有「好個民族文選」及「全國出版物彙編的不全與不彙」兩篇，因為面前沒了第十四期，未能登載，其餘還有幾篇「如是譚」，沒有餘頁未載，而「文壇外史」及「書林逸話」，嫌其瑣碎，只好割愛了。

我對於書報論衡回念是如此，至于書報論衡精神怎樣，是要聽讀者公平的批判。目前個人精力雖不能再從事於此，但個人志願，却想在有機會時，再為出版界作一回勤務。目前還可為讀者効點小勞的，就是準備在這民國二十二年所有書報內，關於批評書報文字，酌量採取其比較客觀的，搜集起來，出十集書，也算我個人的代言罷！

這種工作，也許有人說是不儘需要罷？但欲明現代書報之價值，欲明現代出版界之現象，尤其欲明瞭一般作者編者的意識，我們公平嚴正的批評，是最好的裁判。書報論衡中的文字，所抱的信念，固是「沒有證據不說話」，即二集以至十集所選的，也決不濫抄雜錄，那末這點貢獻，也未嘗不值得罷！

一九二二，九，五、譚天序于上海金神父路二九二號三樓。

現代書報批判集 序



辭源無源



譚天

商務印書館的「辭源」，搜集之富，銷售之廣，可說在國內出版的辭書中，無與倫匹。但是搜集越富，取材越粗；銷售越廣，流毒更甚！此種意義在「商務」本身上說，當然無必欲顧全之必要，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在營業，誰又管你們受害不受害呢。

可是一般讀者，知道的，已是啞子吃黃連，不知道的，一生在這錯誤中兜轉，還是莫名其妙！

辭書的最大功用，自然是在追尋某辭來源，加以確當註釋，「商務」「辭源」的命名，當然也是這個意思。

不過經過八年的時間，數十人的精力，發行十七八年的歷史，再版至十餘次，有「源」者雖然也有，而沒有尋出「源」的却很多。

我們現在以「三」字爲例罷：

三長

無出處

子頁二五

三災

同上

同

三孤	同上	同
三界	同上	子頁二六
三恪	同上	同
三毒	同上	子頁二七
三昧	同上	同
三皈	同上	同
三軍	同上	同
三害	同上	同
三高(二)	同上	子頁二八
三陣	同上	同
三乘	同上	子頁二九
三清(一)	同上	同
三欲	同上	同
三密	同上	同

三停	同上	子頁三一
三業	同上	同
三稜	同上	同
三盤(一)	同上	子頁三二
三學	同上	子頁三三
三韓	同上	同
三藏	同上	子頁三四
三黨(二)	同上	同
三大營	同上	子頁三五
三不幸	同上	同
三五法	同上	同
三世佛	同上	同
三字獄	同上	子頁三六
三合會	同上	同

三堂	同上	同
三茅君	同上	子頁三七
三惡趣	同上	子頁三九
三論宗	同上	同
三十二相	同上	同
三十三天	同上	同
三十六郡	同上	子頁四〇
三千世界	同上	同
三分損益	同上	子頁四一
三旨宰相	同上	同
三陳九卦	同上	子頁四三
三影郎中	同上	同
三十六字母	同上	子頁四四
三藐三菩提	同上	子頁四五

皆尋不着出處，究竟他們說些是什麼，我們能夠信從嗎？

最可笑的；

三三五五（子頁四〇）

說是「散亂貌」；

「三婆兩嫂」（子頁四二）

說如俗「三妻四妾」，這種解釋，這種比喻，真可說是荒唐已極！

但「不亭」（子頁五七）明明是說「不朝貢」，他偏說是「不安分」；「中黃」（子頁七三）明明是（一）爲武士名，（二）爲百官名，他偏說是（一）爲人名，（二）爲府庫名，你也沒有辦法！

「三旨宰相」宋史作「三旨相公」，他們不知究據何本？

我們只看見過有「李義山雜纂」，「三頭兩面」（子頁四四）下他引的「李義山雜俎」，到不知是一是二？

但這不希奇，

下里巴人（子頁五五）

我僅在「文選」中「宋玉對楚王問」看見過，他能夠在「楚辭」上找得出；

欲買小鬟試教之（寅頁一〇五）

我只看見「梅堯臣詩」中有這一句，他能夠在「白居易集」中找出！

我們常常感覺不安，因為我們這小小刊物，（指書報論衡）每期差不多都有錯誤——我們並不完全推在排字工友身上，我們應該自責的（一）是寫文的時候，字不大規矩；（二）是小樣自己不能校閱，所以這是沒有辦法——但也竭力想使這錯誤減少。

偌大的商務印書館，容納許多人才，僱了許多員工，已經改正多少次的辭源，標點上弄錯，若要還歸咎於排字工友，我至少要帶他們喊幾百個冤枉！

「三呼萬歲」（子頁四一）下引「漢武帝紀」原文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以「在廟旁」為讀，如果要問良心說是排字工友排錯，這位工友到也有些知識，可是他的本義是

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儒門」（子頁二三七）下引「論衡」

未嘗履墨涂，出僑門。

本應「涂」字爲讀，而「墨」字下竟然會圈起來了！

如上兩條以爲不是，真是還要歸過於排字的話，那末「上流」（子頁四七）條下

佳句推君最上流

引的「羅隱詩」，本爲五言，竟會連上上句兩字變成七言，這編者先生，可算有「偷胎換骨」的本領！

我們的辭源訂誤，一方面糾正這些錯誤，一方面並將他們未能找出根源的各辭，我們都把牠一一找出。當然這不是一時的事，也不是一人的事，我們盡了幾個人的力量，幾個月的工夫，雖是獲得數百千條，但還不足訂正辭源的全部。我們希望同情於我們的朋友，能夠各盡所知，逐條記下見告，那我們非常願意的。

天按：該書（辭源訂誤）現由天着手編訂，如同情者願將辭源誤處糾正見示，該書出版即予以最優之折扣，或相當之書報及代價。

通訊處上海金神父路二九二號譚天。

如是譚

矮子中間長子？

羊頭上的狗肉！

(天)

在矮子中間能夠尋出一個長子，當然是很難得；但是這個長子，如果還是同矮子一樣。甚且還不如矮子，那末要這個長子，又有何用？

長子在矮子中，比較能夠得到一點便宜地方，自然是仗着他天賦體質。如果能善用此種體質，做出為矮子所不能做出的，自也無愧為長子；倘自恃有此體質，自高矮輩，而所作所為仍與矮子等，不備為矮子所竊笑，亦為有識的人，加以卑視。

商務印書館總算在中國出版界中矮子裏的長子，他如果能善用其資本和人才，在中國近世文化上少不了要有些建樹，但這個長子在形式——量上，除比一般矮子——其他小書店高——資本此外，在質——內容的方面，頂多也不過五十步百步而已。

你看他自己不能將中國舊有文化整出一個系統；到還罷了，他去販了人家的來，便使我們文化，變成武化，商化，（見本刊第五期）是一般矮子中間長子所應該做的嗎？

我們嘗聽到社會上所給我們成語，說是：「甯為真小人，毋為偽君子」這句話，往嘗使我懷疑，現在却從商務印書館的行爲上，證明實在了！商務印書館的老闆們，一方面擺着君子面孔，一方面實行小人之事，可憐一般不知底蘊的人，還真以為是牠是無上的尊嚴呢？

其實羊頭上的狗肉，牠可以騙騙沒有吃過羊肉的人。辭源不問牠能銷出幾萬部，有眼力的人，看出了牠的內容無雜，無所依據，誰又願意上牠的當。

但讀辭源的人，受毒已深，我們要除此毒，我們只有對於這部書不當的地方，多予指正。本刊同人近已粹其精力，擬出辭源訂誤一書，也不過想在這不良的文化上，給以一番糾正的貢獻罷了。

「白開水談座」上的兩部國學概論

陶 姜

(一) 著者 王易 神州國光社出版 價九角

(二) 著者 錢穆 商務印書館出版 價一元四角

關於「國學」兩個字的一切一切，我不願在這兒多說，也許同「書報論衡」的編者譚天先生意見不「十分」「一致」。

但是學校裏——自中學至大學，自私立大學至國立大學，都開着這門功課，是事實！「教員」以至於「教授」先生們，需要這部書也是事實，但這種書究竟還沒有！——有嗎？「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很好」！但不幸得很；這也是事實：這部書不僅有許多中學的教員先生看不「十分」懂，有許多大學教授也「只恨無人作鄭箋」——，我又毋教授們的台！

還有某書記先生抄的太炎的講演集，同他自己的大「著」國故學大「綱」，也一樣的不幸！「記」的固然是百孔千瘡的錯；而「著」的也是「千瘡百孔」的錯，你不信嗎？你到四馬路去買「本來看看，我敢打賭，至少每章每節指得出幾個「洞」！

其他「準國學概論」的書也還有，還不是那「一邱之貉」嗎？

自家燒自家的灶，煮自家的飯，還煮不熟，不怪人家說讀中國書要請德國人來教，更不怪某月報的編輯先生，某書館的多於過江之鯽的編輯先生，都在高呼「漫談國學」「打倒國學」，噫！嘻嘻！！

在「盛京」吉林黑龍江的熱辣辣的苦戰中，關北江灣殘毀中，居然有中央大學教授王易先生的「國學概論」，從赤縣「神州」的爲「國」之「光」的書局出版，於是我回憶到錢穆先生的那一本同樣標名的「國學概論」。

前幾天一個朋友，因失掉一件「寶」，踏破鞋底，不曾覓到，要吃安眠藥自殺，後來是幾個朋友勉強勸他活下去，他情無可瀉，想尋點罵人的材料，想起去年以前要辦的「書報論衡」，我們要去想方法繼續，太家捧他上台，但捧台的人，一忽兒都「星落」，差不多要「雲散」，抓頭不著腦，來拉著我這「名不見於經傳」的人，買了這兩部書送來，要我批評，「談何容易」！批評自有批評家如某某某高帝子孫，吳越王後，諸色人等來包辦，我也不想借此認識幾個女朋友，更不想託付某名流以自重；把我的名字與名流們放在一塊，騙騙幾個學識不夠的小姑娘，只可憐這位踏破鞋底的朋友，累他跑了若干次，似乎是「盛情難却」！只好又來作一次口業，阿彌陀佛！王先生請了！

呢呀！堂哉皇哉，翻開書來，是四大編目，再加一個「導言」，請問：「經學」「哲學」「史學」這種不中不西的定名，是怎樣？依咱們中國舊式的書目來說，「小學」本來是「六藝附庸」，爲什麼另立篇章，因其是「蔚成大國」了嗎？爲什麼又「小學之名，起於漢志……實則漢志根據經義，界限最明」（原書第六十五面）！

這儼然又是以小學爲「六藝」的附庸，但看看內容，又有什麼「音韻」「訓詁」諸色目等，照「界限最明」的話來說，我真笨；不會在「漢書藝文志」「小學家類」的目錄裏，發現過一部，一本，一篇，甚至於一句，關於「音韻」「訓詁」的書，但是王先生自己說：

治官察民，是賴文字，學者昧此，不足讀書。（原書第五面）

雖然是「學者昧此，不足讀書」，但可憐「文學」在王先生的思想裏，還只是「小學」。嗚呼！「小學」！「小學」！爲什麼跑到「大學」裏去了？

既然要「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我們便去穿我們的丈三長的纏脚布，鳳頭鞋，不必學摩登姑娘穿高跟鞋，也不失爲「各得其所」！

王先生既然愛「摩登」，便痛痛快快地把「經學」「小學」的名稱，拉倒！把「尚書」「春秋」「三傳」「易經」「卦辭」，放在「史學」裏去，「彖象」「繫辭」等等，放在「哲學」裏

去，「三禮」抽一部放在「哲學」裏去，一部放在「史學」去，「詩經」放在「文學」裏去，一切問題，都調和了。退一步言，所謂「六藝」在過去的中國學術上，因分量與歷史的關係，非獨立成編不可！而「小學」這們東西，又眞真是「學者昧此，不足讀書」，則乾脆扶成正統，正大光明的大書特書曰：「文字學」，放在全書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原不失爲一種透底的辦法，爲什麼替「諸子」「玄學」「理學」「思潮」題以「哲學」，而文字仍然以「小學」爲名呢！

這是說「小學」篇題名不當，位置不當。

其次是論到「哲學」，「哲學」的名稱，實在是王先生上了大當！爲什麼？我們一看便知道，因爲有「諸子」有「玄學」有「理學」有「思潮」等等的不同，以諸子不能概其全，以「哲學」包之，何許是「苦心孤詣」罷？但我說：「我們穿百衲之衣，也要差不多的衣料來補衲」，把絲襪做壓髮帽，誠然可以，但把絲襪補陰丹士林的袴子，却不成樣！一二四都是陰丹士珠布，而第三位獨獨是絲襪，總有點難爲情？況且這雙絲襪，還是從我們東隣西舍去借來的，借來的穿得進去還不管，偏偏又是一雙奇奇怪怪腳，請問王先生，穿著這雙漂亮絲襪，舒服嗎？

這是說「哲學」標題的不當，

還有一件最奇怪的事，是：中國的「文學」，竟不得於本書之列，究竟是？

至若文藝詞翰，作者過衆，灑灑曼衍，敝次爲煩，（原書第七面）呢？還是真真的

內實外華，非可苟得，由學窺文，無待毛舉，（原書第七面）呢！但是

果其讀書得有門徑，則用治文學，遊刃有餘。

王先生也還要「治」嗎？其實這又是「文以載道」，「文章或爲事而著，詩歌或爲時而作」，一流的見解。在我閉目瞑思時，王先生一定是幡然一老，手持麈尾，高坐皇堂的經師人師！但我很想問問：「大概甯戚飯牛，百里乞市，楚霸虞兮，漢高大風，不知道這幾位聖君賢相，讀過好多「經學」「小學」「哲學」「史學」？「陌上」「孔雀」，「木蘭」「譯壁」，不知一些婦人儒子，又讀過好多「經學」「小學」「哲學」「史學」？既是「非可苟得」，則這等人的「苟得」，真是「苟得」嗎？即以王先生「經學」裏邊的「詩經」來說，不也是「里巷風謠」，同我們唱的「小放牛」「祝英台」「孟姜女」有什麼差別！但是王先生們一聽見是「孔子」刪的，便「經之」，倘若現在有人告訴王先生說：「胡適之已被一般尊爲聖人了！」怕「嘗試集」也「非可苟得」了吧？其實我們反過來說，古來有大學問的人，並不長於文章，「荀子」「董仲舒」「王充」

「王符」「鄭玄」「杜佑」「鄭樵」……諸人，文章何嘗敵得過同時的人，可見讀當「得有門徑」，則用治文學，遊刃有餘」。云云，真是蒙著耳朵播鼓！況且楚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戲、清小說，在中國文化學術上，光華燦爛的情態，作者也認為是「灑瀚曼衍」的，又豈能以輕輕兩三句不負責任的話，推得一乾二淨的嗎？我也略略知道王先生文學很好，——其管王先生的詩，比「學」好，——斷不至於是掩飾的話！但我想不通究竟是什麼緣故？

總括起來說，作者明明是做「四部」的辦法，而又偏偏不把「集」部的東西放進去。稱示變化，未嘗不可，另立新名，也未嘗不是，但我們對於一部書整個的組織，不能太隨便。譬如既用「哲學」，為甚麼用「小學」不用「文字學」，既用「經」「史」「子」的體例，為甚麼不列「集」？等々等々，只有八個大字曰：

不中不西，不倫不類。

再總起來說是：

無組織，無就一性，根本沒有學術眼光與思想。

以上略評全書組織的大概，容我啜口白開水，再逐編逐節地談吧！

淵雅博洽的王先生，我們在「導論」裏，很可以看出；他是做「史記」「漢書」「史通」同他家仲任的「論衡」的辦法，「總提全書，別爲標舉」。這個什麼「第一」，什麼「第二」，煞像一幅著作家的儀仗，在這裏邊。看見了王先生熱辣辣的「學以致用」的思想，但是我却不知道；不是國民政府仍然在以「經術取士」，或是還要學唐人「試老子」的玩意？不然，我們實在尋不到一點「有用的經」，「有用的子」。「半部論說可以治天下」，「一句老子可以安天下」，均不是馬克斯、牛克斯（吳稚暉言也）李甯、興登堡，孫中山的對手，少做點夢！讀四書、五經、老子，莊、墨的先生，此後只是太平國家養著賢熟的人。並且王先生既要沿用，爲什麼又把「兵家術數方技之學」，認爲是：「陳跡所存，幾成土飯，故茲編不述」。誠然！這些東西，都是以視今日西方軍備推步醫藥之科，瞠乎落後！但我不知道真真以「治用」來說，是否中國舊有的兵法，數術，方技，還不配與「六經」「諸子」一比嗎？「三統歷」「太初歷」目前正在爲許多洋鬼子甚至於倭子以作從事考定歷史的工具，中國醫學，是否也毫無價值，清華大學天文台，還在放紙鳶以測天候，……這些這些數術，方技之學，至少也還可有一顧的價值。「渾天儀」「周髀算經」「數理精蘊」至少其「治用」的功效，比「六經」「四子」來得多，我實在不知道王先生是何所見，而「幾成土飯」！哈哈！說好聽一點，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毒，說難聽

一點，真是……

至於治國學的四種方法，除了抄章太炎、梁任公的話而外，並沒有發明，這有我們那位國故學大綱的書記先生在，用不到堂堂首都大學的教授先生爲之，未來近人的所謂著作，都不過是明朝人所謂的「書搬家」，但抄書的人，我們至少希望他有幾點：一點是抄的得當，二點是不抄錯，而對於「高等」一點的人，是更希望他抄了有點「發明」，不幸得很！在「知經學」這個標題下，會有「是不得不挈其綱領，別其緩急，……探頤索隱，讓之專家」，「緩急」是不是「輕重」，「頤隱」是不是只有輕而無重，哈哈！

至於四法之當否？我現在不加批評，因爲他是抄書的。

至於其他的小錯誤，大概是王先生事忙，不會多檢原書，好在「目力易窮，恐遺遠大」所以是「不得不挈其綱領，別其緩急」，王先生已有解脫之方，我們不必過事苛求。

評 經 學

王先生說「經」的名稱，是孔子弟子「奉夫子所手定之六藝，以爲經」，請拿出證據來！並且仍然以「六藝」爲孔子所手定的主張，未免太抹殺經今文家的話，王先生不知用過他大聲急呼教人讀書四種方法中的辨僞否？王先生僅僅引一段「史記」「孔子世家」的話，實在不能令人滿

意，並且奇怪得很，在「導論」裏王先生有「周官記爲古制」的話！

「文藝概論」這一章裏的話，大概把「孔仲達注疏」的序論，同劉師培，皮錫瑞，廖季平諸人的書，抄撮而成的，並沒有什麼精采的地方。

「漢晉經學一節，多半照皮錫瑞的說法，間參一點劉廙之書，似乎是客觀的敘述，本來不錯，但也時時主觀而矛盾的地方，如引范曄「河洛之文，龜龍之圖」，以「孔子不語神怪」駁之。但在述「易經之來源」的時候，却又說：『卦原之河洛』！又譬如「論王肅」一段，說『有意立異，……信鄭君之罪人，經學之大蠹』，這不僅定使王肅含冤莫明，（參看三國志本傳）也未免太抹殺王氏，這也是一種主觀的成見，讓我們覺得王先生有點「嗇鄭」。

「晉人說禮，較北爲優」，這頗有今文家的專斷氣概？「唐宋經學」一節，也多半皮氏劉氏之書，大體也與「漢晉經學」一章相同，也是主觀的地方還有，如謂宋人說經，爲「歧途自失，良可慨惘」；這不僅不知時代流行向「順隨性」，亦且傷之太過。要知道宋人之一任己意的解說「六藝」，其成就如何，且不必論，而摧毀漢人的拘牽妄誕，以開清儒疑古求實的途徑，在學術上，不無相當價值。

「清代經學」一章，大概本皮氏及梁任公的「清代學術概論」，沒有什麼可批評的地方。

總摺起來說，「經學」一章，都是來集各家之說，自然不必須有所發明，却也沒有什麼提示。不過有一點好處是：「敘述還簡當」。

一評小學

讓我們來看看佔四編之一的「小學」！

王先生是形，聲，義，三面綜合研究的各文字學，分別研究的，爲談文學，音韻學，訓話學，這裏面有一件事，令人不解，即「說文」一書是否能包舉形的「整體」，近數十年來學術界正努力猛進的「甲骨文」，王先生能一筆抹殺嗎？許多殷彝周尊上的文字，能抹殺嗎？即不然，王先生是相信「藝文志」的，「藝文志」上的「蒼頡」諸書，清儒早已有輯本，又不留一言及之嗎？秦以後的隸草楷行等，又不是文字的形體方面的事嗎？以「說文」一書而欲概一切「形」，這不是偏狹，即當是「陋」。

王先生既引太炎先生的話，各認結繩爲文字之說，但爲什麼又用鄭樵的意思，把「丨」「一」「」」「×」「△」「⊙」「□」以爲都是從「丨」而生的呢？

王先生的第二章，是論「六書」，這顯然是以「六書」代表了「形」，故第二章與第三章的「音韻」，第四章的「訓詁」並立。「六書」是否可以爲造學的專則，換言之，文字是否只有六

，實在是個頂大的問題。這不僅是近人始加懷疑，清儒如張行學朱駿聲諸人，久已致疑，王先生爲什麼仍盲從如是呢？

關於「申述許氏說文六書之義」的一段，全從朱宗萊顧實書中抄來，王先生並沒有半句發現與發明的話。許氏的錯誤，不能糾正，且不說，朱顧的錯誤，王先生一仍不改，真是「謬種流傳」！至於「六書名稱」與「次第」的兩節，除了抄朱顧的書，還能尋得出一點甚麼來呢？

在講「音韻」一節裏，分爲古韻，今韻，等韻，而無「國音字母」，不知王先生是什麼意思？在論「古音」裏，列舉吳棫、楊慎、陳第、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嚴可均、章炳麟諸人，其遺落當數的，不知凡幾，鄭樵、焦弱侯、毛奇齡、毛先舒諸人，權且不說，爲什麼於「古音」發明最多而收穫不少的江有誥、不會一提？王念孫的二十一部，其發明又在段玉裁「之」「支」「脂」分爲三之說之下嗎？楊慎在音韻上的發明，誠然不少，並且一向爲人忽視，王先生能提出來說，值得佩服，但其遺缺的分量，儘至於如是的多！並且又不能得其精要，越不免令人有些不足之感。

在論「今韻」一節裏，列舉「廣韻」以後的韻書，至「洪武正韻」而止，甚至於列了「趙氏韻篇」「蕭英韻英」「李舟切韻」等佚書，而王仁煦的「刊謄補缺」，陸法言的「切韻」顧野

王的「玉篇」，徐氏的「說文韻譜」，夏公英的「古文四聲韻」等書，竟不得錄，這種書的重要，又豈在顏真卿「韻海鏡源」之下嗎？而言「廣韻」等書，簡直不參考一下王靜安、羅振玉諸家的話，真是「盲目不見泰山」！

至於論「等韻卽是反切之法」，也「似是而非」得很！「等韻」的內容，只有「反切」嗎？「反切」只有「等韻」嗎？王先生也說「其事古明有之」，爲什麼又只論「反切」一事呢？所以王先生列「等韻」與「古音」「今韻」在一塊，已不十分妥當。而說到「等韻」的內容，僅說「反切」，更令人覺得「不倫不類」！我覺得王先生至少有下三五年死功夫，在「等韻」這們工作裏去，再來論說此事的必要，並且說「反切」而單論「歷史」，不舉「方法」，似乎也不是辦法！

論三十六母的表，列阻別用，「發聲」，「透氣」，又用「外收」，「內收」，真是「莫明其妙」——其實是王先生「莫明其妙」，

舉「切韻指掌」「四聲」？等等，而不舉「切韻要略」，真是……

三十六母的議增議刪，不僅是「增」與「刪」而已，其中還有許多重要的原因，譬如古今之別，南北之殊，根本不應當囫圇吞棗一股腦兒的瞎來！

又通觀「論音韻」的一章，還有一個大洞，是：『關於聲的問題，只說到三十六母而止，而

三十六母以前的古聲，三十六母以後的「今聲」，一字不提，錢大昕、陳菊甫、黃季剛、章太炎諸人討論古聲母一話，一句也不有，這不免太把一個字的「聲」的這一半看輕了吧？

「訓詁」是不是僅能含譯解「字義」這一件事，亦或者還有釋「音」？誠然！我們在「訓詁」二字的本義，尋不到釋「音」的積極證據，但我們也尋不到「不能釋音」的證據，所以釋「音」一事，多少竟成了「訓詁」中的要目，高誘許慎以後的訓詁家，莫不皆然，但可惜得——王先生的「訓詁」一章裏，竟尋不到一點釋「音」的話！

列舉「爾疋」「方言」諸書，以爲「訓詁」的大例，誠然可以，但「爾疋」以後的類似的書，我們也不可忽視，爲什麼不「爾疋類」止舉一部「廣雅」？其他或者是因爲書多，不能全舉，爲什麼既列杭世駿的「續方言」，而不列章太炎的「新方言」，而朱謀禕的「駢雅」，又不值一列嗎？倘若連「經義述聞」「古書疑義舉例」都可列訓詁中，爲什麼方以智的「通雅」，錢大昕的「養錄新」，劉淇「助字辨略」，馬建中的「文通」……諸書，又不值一列呢？象這樣的隨意綴拾的文章，不是我們所希望於王先生的，尤其不是希望於首都最高學府教授先生的！王先生不是也做過「一半」什麼「修辭學」嗎？我想是偶然把張冠分給李戴，事雖不妨，總覺不妥得很！

評 哲 學

現在來看看第三編「哲學」。

這裏顯然把「哲學」分爲四個時期，但奇怪得很！爲什麼「佛學」在王先生書裏全沒有地位。這大概是因爲王先生不懂「佛學」，所以開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的態度的來說，這我們一點也不責怪，而王先生列出來的幾件，當然是清切知道的東西了！但我們細細讀過，王先生的書，只看見一些偏見，如必到證明「孔墨不相非」、「孔子不師老子」，又如遽「孔老所主不同」一段，都是非常皮相之談，這些大節都是這樣的輕輕放過，其他小誤更不必說了！至於論儒家則爰及孟荀，而不及曾子子思已覺可異，而言墨家處，既已區區數十字，漫罵譏詆而外，於其學的精義，並不會談到一點點。最奇怪的是尉繚，孫臏諸人、都各有所論述，而獨遺去一個社會革命思想家的許行，不知是偶忘之呢？還是固忘之。這些小誤處太多，不勝枚舉，還有兩件大誤的事，頗足以摧毀王先生論周秦諸子的一切論述。（一）是王先生時時以儒家的學說做根據以爲衡論之標準，這種態度，是根本錯誤，因爲要先生存得主見來論議學術，結果是成了主見的奴隸，可憐王先生意思，也背負孔門聖主的靈位吧？周秦諸子也都染了「儒色」！（二）是論學貴能舉其學的系统與真義，不是抄幾本書名與幾個人名所可了的，王先生論周秦諸子，除了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及淮南「顯學」司馬「六家」而外，都只開列了一篇點將錄——其

實是點鬼簿——有什麼好處！有什麼是處！

至於「魏晉玄學」一章，更是「妙哉」！全章的二分之一，是說的兩漢的：天人之說如何如何，圖讖之說如何如何，後來是說因了佛教入中國道家變為丹經符錄，為「玄學之所以大之者」的兩事，而於玄學的本身，僅僅是「術數老莊二端以啓之」，而不會道着一句玄學的真精神在那兒！並且道家之變為丹經符錄，是不是也只以為玄學 盛的惟一的原因，這到值得多研究一下。

關於「宋明理學」一章，似乎稍有條理，但仍然是一樣的：只列舉了許多人，許多書，許多事，而於學術本身的話，却說到的非常之少。不會把某家某學派的精義，鈎玄提要的述了出來，大概是做文章的時候，把宋、元、明、三學案翻開目錄與表，放在案頭，照錄照鈔，而矣！並不會用過一點深心，去把三部學案一個字一個字的看過。

至於「晚近思潮」一章，大體是隱依梁氏的「清代學術概論」，及「申報五十年紀念刊」上的幾篇文章而成的，不過把「清代學術概論」，論經史的部分不言罷了。不過令我們很驚訝，晚近思潮是不是止有數理，天算，侯官嚴氏等等？是不是浙東、皖南、常州、南海諸學都不足一述嗎？是不是顏元、李璣、楊椒山、戴東原、的「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都不足一述嗎？並且在

這一章裏，又繁衍到譯書，歐西思想的輸入，甚至於詳述西洋思想的如何如何從泰理斯，蘇格拉底，到盧梭，馬克斯？……而有什麼「人人發見」嘞！「世界之發見」嘞！又是甚麼「知識中心論」嘞！「功利主義」嘞！「唯物史觀」嘞！「互助主義」嘞！「倭鑿」嘞！「羅素」嘞！……說得「不亦樂乎」！新名詞新人物，滿紙都描的是幾幾乎令我看見王先生在爲二毛子數家珍！全不見半點所謂「國學」的東西，令我們不知道這說的是「中國晚近思潮」呢？還是「外國晚近」其實是「晚遠」思潮？

總括起來，看「哲學」這一篇，王先生既不會以客觀的眼光，還他一個各家的本來面目，又不能有真實的見解，拿出自己的觀察，抄書本來算不得壞事，而王先生又不能輕重得宜，真是令人覺得王先生不肯做個安分守己的門外漢！

評 史 學

現在要來說到「史學」。

奇怪得很，從大體來看，王先生的全書，除了「緒論」一篇有一節報示來斯的治學方法外，其餘都只有述敘，但歷史篇裏，突然會有「史之義例」一章，我初初的一看，以爲或者是說過去的人論史的義例，史的方法，與史的思想，後來讀下去，才知道是王先自己的義例！權且不從全

書的系統上來批評王先生，且看王先生冒頭的文章是：

史之爲體，尊矣哉！掌建邦之典，操筆削之權，樹人倫之紀，垂後世之法，其殿侷相，其文並經，其道爲師，其炳如德，……

這是何等嚴重而高貴的理想呵！我實在不知道我們修中華民國史時，是否能請王先生去「操權」「樹紀」去！只可惜民國以來，已無「相」可「侷」，而「經」已被拉得七零八落，王先生將何所「侷」！將何所「並」呢？

史的體裁在過去誠然是以所謂「正史」，爲國家功令所規定的東西，分量也特多，王先生以專篇論之，到也不錯，但用現代的眼光看來，這種體例的史，至小限是不會比王先生放在「雜史」裏去的「通典」「通志」「紀事本末」「通鑑」諸書爲高，爲什麼把「通典」等書僅係典將的。臚列一個名字便算完事，「正史」值得這樣詳，而這等書只值得這樣略嗎？並且「雜史」裏邊，只分「別史」「政書」「地理」「目錄」四種，然則「譜系」「簿錄」「雜傳」之屬，又歸在什麼地方去呢？

並且在「雜史」一章裏，舉的書名的例，也是簡陋而不得要領的地方太多，這呢，也到不怪王先生，因爲史書實在太多，要舉也舉不了若干！

評王先生的書，在這兒結束了，初初的寫時，似乎很發了點宏願，要詳細細的檢討一番，但把第一期稿交出後，我便覺得毫無興趣了！反正我寫文章，都看興頭，若不是編輯先生來催，又覺得怕受某種嫌疑，所以才勉強寫下去，但下期要換本新書了，大概又可給我一點新的興奮！

現在說到錢先生的這部書來了！

本書凡分十章，我們一看，馬上知道這是一本「中國學術思想概論」。不錯！錢先生自己說過：

姑采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敘述，於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其用意在於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較變遷之大勢。

但是我們細察內容，則所說的「學術思想」，只有這幾件事：

一 經學

二 哲學

再詳細一點，則「哲學」中講到的有（甲）周秦諸子，及其支流。（乙）魏晉清談，（丙）佛典等等；比較詳盡的，仍是「經學」！不僅是由經學源變的學問，——如八九章中之所言——

詳盡地說了，即經藉本身的許多問題，都一一羅列出來，從分量上來說，也可以說是以「經學」爲主的學術思想。

試問整個的中國學術思想，是不是「經學」可以統攝完了！譬如關於歷史的思想，是不是也要給他相當的地位？這似乎是錢先生的疏陋。但錢先生自己是主張「孔子」爲中國學術史上人格最高之標準，「六經」爲中國學術史，著述最高之標準，則他之偏重於此，自有他的理由，我們也無所可評了！

到了這點，我們不能不作如是想，這是一部以儒學爲中國思想史上的中心學術的一種論略的書，他自有他的主張，他的系統，我們只能把著作這一點來批評他，才不於誤謬。

這部書有個徹頭徹尾不曾顧到的事，即是太偏於許多故事——人的故事，書的故事，時代的故事——的探討，而反把學術思想的正面文章，說得太少。譬如說「六經」的地方，「六經」精義之所在，反不如「六經的歷史」與「六經的評論」說得詳，所以我們讀了後，只有一肚皮的「六經」「故事」，而很少得「六經」的「大義」。又如說經今古文之爭，今古文大義之差之所在的話，反不如如何如何的爭立博士？某書到什麼時候才立博士？來得詳細，所以這種情形，又似乎不是學術思想的述論，好像是文獻的敘錄一樣。但是又不是純粹的史的辯論與敘述，每一章他

總有幾個中軸的要點，所以在具體的組織上來說，似欠鮮明一點。

還有一點是錢先生想努力做，並且也是很好的辦法，只可惜不曾完全做到的是：錢先生總想在一個時代，尋出一個或兩個劃時代的代表人爲這一時代的主潮，或者是一種劃時代的代表思潮，爲這時代的主潮。

這本來是再重要不過的辦法，也是再好不過的辦法，但往往因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在心目中，於是一切東西，都要「用命者入吾網」，其「不用命」者，不免便要強以「入網」了！

因組織上有了這兩點「成見」，便不免時時有此錯誤的地方，閱者只要把著這一點，以通觀全書，便能知其好壞的所在！

我現在只想隨便舉出一些錢先生的偏見，甚至於錯誤的地方。

(一) 錢先生承認八卦是文字，他說：

易之爲書，本於八卦，八卦之用，蓋爲古代之文學，因而重之，狀如文字之有會意。

八卦爲「字」之說，起於「易緯乾鑿度」，易經卦爻裏沒有這個說法，卽十翼也不會認八卦是字，並且倘若要認八卦是字，則不得不認爲是殷商以前的東西，現在甲骨文裏並不能尋到一點點痕跡，並且☰☷等形，在中國文字的系統上，簡直尋不到一點點可爲佐證的材料，錢先生也未能

免俗，而輕于承認他了！

(二) 錢先生說：

周易起於殷周之際，明周家之有天下，蓋由天命。

周易本身的問題，實在太多了！孔子以前有沒有這部書？甚致於孔子是否也曾「韋編三絕」，真是個頂頂大的問題。「十翼」不爲孔子所作，前人已多言之，卽卦、爻、辭似乎孔子也不會讀過，孔子口中根本不會言「易」(論語兩引「易」，一爲字誤而誤。一則來歷不明，不必卽「易」，故不辯。)老子、墨子、孟子、荀子也不會言「易」，(荀子引「易」，不可信。)而言「易」的人，自莊子始，「易經」實在是道家、陰陽家、雜揉的書，錢先生乃以爲「明周家有天下，蓋由天命」，未免代古人立言了。

(三) 在第二章「周秦諸子」裏，說「孔子之時的所謂「學」，惟有一「禮」字，「禮」是當時貴族階級一切生活之方式」，裏面舉了許多關於「禮」的事，但對於「禮」的本身問題，並不會加以分疏，這我們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四) 從江琮的話，以爲墨家之「墨」，非姓，因而引申爲「刑徒役夫之稱」，這我們覺得未免太過巧狹了！江氏證「墨」非姓的主要點，只用九流不以性爲學派之名，殊不知九流爲學派

，是漢以後的人定的，而儒、道、名、法、陰陽等之舉其學術之宗旨，名家者，當然也是漢人的玩藝。周秦諸子中「孔墨」「儒墨」對舉的地方，不知是有好多！我們一筆抹煞嗎？至於錢先生以「刑徒役夫」爲墨家稱，這只是一種結積的巧談，至多只能「服人之口，而不能服人之心」。

（五）在第四章全章裏所說的，是「兩漢經生與經今古之學」，是可謂條達詳密，但對於今古文本身異同的要點之所在，不曾指出，僅攷證了一些人與書的故事，總是一個缺憾吧？

（六）在論晚漢的新思潮裏，以王充爲此期的主潮，這是獨具隻眼的地方，也是錢先生許多地方的唯一論證的方法，但我們覺得在晚漢能援引出一個王充來，則前漢的淮南王，揚雄兩人，似乎也不能不給他一個地位。淮南王書，誠然雜湊，但總要算西漢交半期的主潮思想中有力的著作，而揚雄的太玄。法言，雖然不過是「以艱深文其淺陋」，但他總不能不算一個主潮中的要員。誠然！錢先生是把前漢的時代主潮放在經生身上，但我們更要知道：「經不過是利祿之資」，而前漢的實際思潮，到還是老、莊、陰陽來得有力些，所以能把王充放在晚漢的思想主潮裏，淮南，揚雄在前漢，便不能不有地位。

（七）第六章魏晉清談，我覺得應當把晚漢未來的經學大師王肅，鄭玄諸人的爭執，也得說說，學術流變的機虞，才能明白曉暢。

(八)在論「宋學」這一章，似乎不如論晚漢的系統明白，晚漢是以思潮的主潮為主，而分敘其他一切一切，但這一章，却有以人的時代先後為主，而像歷史一般地敘述下去，誠然，我們覺得宋明的理學，是跟着時代而異流的，但大體也可以分爲三個或四個時期，每個時期，一樣地以一個學派爲主潮，而分敘其他，不是使全書組織更統一嗎？

(九)第九章「清代考證學」這個命名，我以爲不大妥當，因爲裏邊所講到的，前半是承宋明理學來，中間以戴東原的學說爲主潮，後半以公羊學爲主潮，仍然是思想上面的話，對於全書的組織上，是非常統一的，而用了一個「考證學」來說他，不僅不能盡其職，並且也異其性了！並且清儒的攷證學的精義，在文字學上功夫多，經學至多不過是分類纂集而已，與錢先生的全書大要也不甚相合。

(十)第十章「最近期之學術思想」，論到最近期的學術思想，顯然地是受了西洋思想的影響，初期介紹思想以轉變一時的風氣的人嚴復，似不能不有他的地位，譚嗣同、黃遵憲、在思想上的暗流也不少，提倡新文化的胡適，也幾多受到一點王靜安的影響，這幾個人，錢先生都不曾說到，陳獨秀誠然是一時之傑，但無甯說他是政治上的地位高，學術上的地位，並不如李大釗。

其他「吾無間然」！

但錢先生的書，亦有其相當的價值，和精當的地方，以後再談罷。

(完)

如是譚

誰配譚國學

天

國學是什麼東西？那個是國學家？誰配譚國學？這些或許老早就有人懷疑過了。

但，由高小到大學，還在開課程；專家和教授，還在編講義動著述；時髦的書店，還在繼續出書，這豈不由我「譚」！非「譚」也——性愛作起來！

我不懂現在譚國學的人，他能夠知道國學的倉庫中有多少儲藏？他在這倉庫中拾了幾點米粟？

說舊有的四部，「國學」罷！為什麼、陰陽、五行、醫、卜、星、相、天文、算術都摒之於「國學」之門以外？

說能做幾首詩文和能夠出蒼頡到段玉裁考得出幾個字的是國學家罷！為什麼跑山頭的看風水先生和馬路傍坐冷板凳的測字齋二——「高」一級——不可成「家」？

這是不肖子孫有些敗壞祖德麼？房中術載於漢志，「肖」的奴才張競生幾本性史，竟被查禁；葉德輝老命，聽說「肖」兩字印這一類書，也斷送腦袋！

國學姑且！我怕你，時有些左右做人難罷？查可先生將你纏小脚，札耳眼；——指縮小國學範圍或截取一部分——新的先生，穿妳穿舞衣，燙頭髮；——指以外名。附會國學某部分——舊的對象是纖纖弱質，簪快私欲；新的想像，是曲線壯健，以狀一觀，這便發他們強姦式的任意取奪，你的心中能夠忍受不？妳的爺娘，許不呢？

姑娘——妳是「國花」！妳是代表中國四萬萬同胞的「國花」！妳是國魂！是五千年我們列祖列宗所維繫的國魂！無恥之徒，擅取妳一手一足做招搖的幌子；不肖之輩，我賊妳的心靈，獲個人的地位，這是污辱，這是創傷，四萬萬人的污辱，四萬萬人的創傷！

姑娘——漫傷心罷！東北角的房子，已經被外寇折去半間，待我們收拾過來，全堂大大掃除一下，拿整個的精力，愛護妳，尊敬妳，將這些叛徒，一齊驅逐到茅廁裏，罰他聞臭萬萬年；那末妳可甘心，我們也好對妳痛淨一大白了。

請了！姑娘——叛徒——再會！

叫淘氣批評兩部國學書，意味淘去了，嫌他——不是她但，也含了些她——不辣，啣着香煙屁股，狂譚天下！譚是譚呵！天爺！開罪！開罪！

評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

佳 線

這書的著者（？）是王雲五先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一九二八年出版，共計二七一頁，內容除開始蔡元培先生的序文外，第一章「緒論」；第二章「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第三章「中外著述統一排列法」；第四章「標題法」；第五章「索引法」；以上占四三頁，「分類表」占九五頁，「中英文索引」占一三三頁。

王雲五先生我雖不認識他，但在書報上常看到他的名字，在朋友口中常聽到他的名字。他很客氣，曾說過「對於圖書館學很少研究」一句話，但是以很少研究圖書館學的人，而能做出這樣一本書來，實在煞費苦心，不容易的事。不過究竟因為他「對於圖書館學很少研究」（要是可以這樣說），所以在這書中弄出許多非驢非馬的法兒。

從這書的名稱和它的內容上說，第四第五兩章，「標題法」和「索引法」，大可不必要的，因為這些是圖書館學編目法上的問題，有之非特無益，反而會引起一知半解者的誤會，把「分類」和「編目」混在一起，弄不清楚。尤其是「索引法」一章的名稱，實在用得不對。「索引法」是討論編製索引的方法，要是你不看這章的內容，我可保證你至多以爲這是討論編製分類法的索

引的文字，那裏會想到這是講述他唯一發明的「四角號碼檢字法」應用於排檢目錄卡片呢？這些本文暫不討論，所要提出來的，是專偏於分類法方面。

這書的第二章，開頭就說，「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並不是一種發明，他是建基於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基礎上」。要是我們把這書和杜威「十進分類法」一比，即刻就可發見下面的三點：一，對於杜威「十進分類法」原有類號不加變更；二，對於杜威「十進分類法」原有類號，加以擴充，三，對於杜威「十進分類法」原有類號，加以變動。對於第一點我們可以不必討論，因為杜威「十進分類法」的優劣，早有的論，那末這裏的優劣，至少，也許可以說至多，不能超出其範圍。對於第二點擴充和第三點變動，我們不能放過。

王先生擴充和變動杜威「十進法」的目的，在乎「要適用於中國圖書館，以便容納關於中國的圖書；」而其方法，全賴乎三種標記十廿土的加增於杜威的類號為之關鍵，加在那些類號上？據我個人的觀察，可以分為五種：

(一) 加在普通性的類號上而表中國特有者，如：

新 增 類 號

十一三三

中國卜筮；讖緯；術數

十三〇一 三民主義

十三二三・一 民族主義

十三二三・四 民權主義

十三三〇・一 民生主義

十三四三 中國刑法

十三七〇・一 黨化教育

十三九〇 中國古禮儀

廿六一〇 中國醫學

廿七五〇 中國書畫碑帖

原 有 類 號

一三三三 神祕學；巫術；幻術

三〇一 社會哲學

三二三三・一 民族運動

三二三三・四 國家與個人

三三〇・一 經濟學的哲學

三四三、 刑法

三七〇・一 教育哲學

三九〇 習俗禮制

六一〇 醫學

七五〇 油畫；水彩畫

(二) 加在以世界或亞洲地域性的類號上而表中國者，如：

新 增 類 號

土三二七 中國外文

十三三一・六 華工

土九一二 中國地圖；中國市街圖

廿九二〇 中國傳記

土九一五 中國地理；遊記；地方志等

廿九五〇 中國歷史

原有類號

三二七 外交

三三一·六 外國低價勞工

九一二 地圖

九二〇 傳記

九一五 亞洲地理

九五〇 亞洲歷史

(三) 加在一國的類號上而表中國者，所謂一國，又可分爲美國，英國和希臘羅馬三種，

如：

新增類號

十〇一五·一 中國書目

十〇四一·一一·九 中國羣經合刻等

十三五三 中國政府

廿八一〇 中國文學

現代書報批判集 第一輯

廿四二〇 中國語言學

士七三三 中國金石磚瓦雕版

原有類號

〇一五·一 美國書目

〇四一 美國普通論文集

三五三 美國政府

八一〇 美國文學

四二〇 英國語言學

七三三 希臘羅馬古代雕刻

(四) 加在原有類號上，意義不合而為中國者，如：

新 增 類 號

十〇一〇·一 知見書目

十〇一〇·二 考證書目

廿一一〇 中國哲學

廿三二〇 佛教與佛經

十二九九 孔教

七二九五 道教

十三二〇・一 中國法家

十三四二 中國成文法規

十三四五 中國民法

原 有 類 號

〇一〇・一 目錄學的學說，功用等

〇一〇・二 目錄學綱要

一一〇 形而上學

二二〇 耶教經典

二九四 婆羅門教

二九五 波斯教

三二〇・一 政治哲學

三四二

憲法和憲法史

三四五

美國成文法及例案

(五) 加在原書有號碼無類目上而為中國者，如：

新 增 類 號

十三七二·七一

珠算(初等教育)

十三七二·八一

修身(初等教育)

十三七二·八三

社會(初等教育)

十三七二·八三一

公民(初等教育)

十三七二·八六

音樂(初等教育)

十三七二·八九二

歷史(初等教育)

士六八八

中國文具清供

關於第一種的擴充和變動，表面上似乎極合我國人的胃口，以及保存「國粹」的手段，但從分類的原理上講，極其不妥。因為這些類目，如社會哲學，教育哲學，醫學等，脫離地域性而存在的三民主義，黨化教育，中國醫學，固然為中國所獨有，但，這些是以一地方的情形或事實來

解釋它們，照 W. S. Merrill 分類法規第四十一條第三項（一）把它們分入社會哲學，教育哲學醫學就夠了，不必判別以「中國」。要是不然，那末分類表中的類目，除掉有國別性的之外，沒有一個不可加「中國」的，例如「選舉」，不是有中國的「選舉法」嗎？「勞工組織」，不是有中國的「勞工組織」嗎？「共產主義」，不是有中國的「共產主義」嗎？他如「關稅」「軍事學」「郵務」「電訊」「藥物學和藥療法」「婦兒病患」「烹飪」「陶器」「雕板」……等等，那一種不可附以「中國」二字呢？這樣一來，什麼東西都先以「中國」分，這就等於未以「中國」分一般了。這種加以「中國」的擴充和變動，究有何種意義呢？

關於第二種的擴充和變動，較第一種的好像合理些，但其大毛病，在破壞分類法類目的次序該從普通到專門的一條原則（•），試想「中國地圖」，排在「世界地圖」之前，「中國地理」，排在「亞洲地理」之前，「中國歷史」，排在「亞洲歷史」之前，這種分類表，還有什麼系統之可言呢？

關於第三種的擴充和變動，好說最合乎理論，因為杜威是以美國人的眼光來編這「分類法」，現在把論美國的地方，代以「中國」，則正可合乎中國人的觀點。不過事有不巧，在「語言學」的一類中，美國是合併於英國的，因此「中國語言學」，不得不以英國的四二〇代替，而把德

國語言學號碼四三〇讓於日本，亂了王先生自己所規定的「國別」的辦法（二）不能遵守自己的法規，未必不是此法弱點之一吧！再如七三三「中國金石磚瓦雕塑」這類目，由於改造希臘羅馬古代雕刻的類碼七三三而來。這不但違犯「國別」系統，而且使人想到王先生之採用號碼，好像其隨意得很。最使人不滿的要算第四種辦法。〇一〇・一在杜威十進法中是代表目錄學的學說，它的意義，就是「目錄學學說」，現在給王先生加上一個「十」就變為「知見書目」，我不知「知見書目」和「目錄學學說」其中到底是有怎樣的關係？考「目錄學學說」這類圖書是討論「目錄學」的，「知見書目」。這類圖書是由目錄學產生的書目。前者以英文表之，可說是 *Books on bibliography*，後者是 *Books of bibliography*，兩者可說截然不同，現在一定要如是辨別類碼的意義，豈非全然等於零了嗎？這兩類的性質雖然差異，但究竟屬於目錄學中的。而「中國哲學」之於「形而上學」，「孔教」之於「婆羅門教」，「道教」之於「波斯教」等，更爲風牛馬不相及了。要是對於杜威十進法的原本看過的，一定不得不感着王先生的十・十・廿

• 三種符號能變化類號意義的萬能了。對於分類真正有研究的人，果正應用一個分類法遇到沒有適合的類目可歸時，他可以權宜的辦法放在類似的類目裏，處理的（三）何必要弄到如王先生這種的牛頭不對馬嘴呢？

第五種辦法，誰也不能加以否認吧？但是正因為杜威十進法中沒有這些類目，要加入它們，只要加入，指定五七二·七一為初等教育的珠算，三七二·八一為初等教育的修身……士六八八為筆墨紙硯文具清供即可。因為分類的法規中，本來有插入新類目的辦法。（四）它們既是新類目，插入並不發生什麼衝突。現在這些類碼前，加以十或十等符號，豈非畫蛇添足嗎？

總之，關於上面的五種辦法，我有兩點意見：其一為絕對不當加符號而加者，例如第一種和第五種辦法。其二為加而不得當者，例如第二種和第四種及第三種之一部。換言之，也就是士廿三種標記於容納中國圖書上，不是合乎分類原則上的辦法。

○……○
○……○

中外統一

天

在西學東漸的時候，一般盲目的反對者，我們可不必去說他，稍為略懂得西學皮毛的，唱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調，倒也很可鼓惑一時。

中學的落難，一天一天的被西學的高潮盪得七零八落，關心中國文化前途的「博學宏儒」（？）總算比較前一輩子的「大人先生」，見解超越些，又來鬧什麼「中西合璧」，或是「中外統一」了。

自然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說它有什麼

民治主義存焉；（天下……與能）

國際聯合主義存焉；（購信修睦）

兒童公育主義存焉；（故人不……其子）

老病保險主義存焉；（使老者……有所養）

共產主義存焉；（貨惡……藏而己）

勞作神聖主義存焉。(力惡；爲己)

極端詬誶人家「附會」的胡說博士，也說

莊子秋水篇：有些和德國的海智爾相似；

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很帶有民權主義意味，

那末裝滿一腦子舊的垃圾，而頭上搽了司丹康的什麼所長和主任，自不妨隨聲附和，再來一個「中外統一」！

在這些人的眼光，思想方面，現在東西所有的什麼主義，什麼學說，我們貴國固然「應有盡有」，在器物上，即現在人家所發明的什麼科學機器，我們老祖宗也老早就試用過，於是乎，於是乎，一切一切，「中外」可以形成大「統一」。

難得難能四百萬(曾發明四角號碼，編百科全書，纂萬有文庫，故得此頭銜)王雲五，他誠然是「中外統一」的專家(？)他發明(？)四角號碼檢字，不消說有慘合些「中外統一」的成分，那末標明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的「統一」，自然「中外」融會。

就圖書分類原則上說，在圖書館中將中外圖書，中歸中，西歸西，各分各類，自不适宜；但一定照他所「分」的「法」，任意東扯西拉，似乎有些像上身穿西裝，下身穿中國的軟底鞋，或是上身穿長袍，下身穿西裝褲子，有些不中不西！

記得某人編上海名人錄，在圖書館專家中，沒有「王雲五」三個字，王先生氣得鬍子發直，王先生至少是想扒在圖書館專家椅子上，而且還要載上「中外統一」的帽子的，但竟未能如意，在王先生不能不說有些冤。

畢竟王先生是博學(？)，而非專家，過去他這部書，經過許多真正專家批駁到體無完膚，佳練君這篇雖不免過時，但，至少要給一般「博」而不「學」如王先生者，一個當頭棒喝，以見一種專門學識，不是憑着「點小聰明，就會成「家」，而「自誤誤人」。

中國史的新頁

譚天

說起中國史，我們不是說什麼「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的那樣繁雜，也不是「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的那樣應有盡有，我們只是感覺「斷爛朝報」等而下之的皇上起居注的冗瑣，只感覺「相斫書耳」（魏略譏左傳語）的片面頌揚的無聊，幾部正史，那部編著者不是所謂「斟酌前史譏正得失」的憑着主解，對於「今上」諱避忌憚，還說什麼「史以紀實」！

說道此話是冤枉過去的史家嗎？以比較最早比較最具體的春秋說，所曾得到的好評，什麼

一字褒貶（左傳序）

微而顯婉而辨（左昭卅一）

懲惡而勸善（左成十四）

撥亂世反諸正（公羊哀十四）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穀梁桓五）

推見至隱（司馬相如贊）

屬辭比事（禮經解）

大義數十皎如日星（邵博聞見後錄）

善復古識易常（春秋繁露）

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宋史李侗傳）

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史記自序）

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董仲舒文）

但除了他們的主觀——「尊王攘夷」外，我們能夠看出照孔子自己所說的

書法不隱（左宣二）

及史記所說

筆則筆削則削

一憑客觀的紀述在什麼地方？

以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說，劉向，楊雄，稱司馬遷「有良史才」，而實則文中子說他們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紀繁而志寡。

「紀繁而志寡」五個字，可說是「一針見血」。所以班彪

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後漢書班彪傳）

陳壽

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晉書陳壽傳）

則早已失却

載筆（曲禮）

記事（說文）

的本意，而

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文中子）

或爲

時諱（魏書——晉書王沈傳）

或成

穢史（北史）

皆以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荀悅申鑒）

又在那裏尋出一部好史？

在史的原理和方法上說，劉知幾，鄭樵，章學誠早已給我們若干的認識，在史的技术上說左丘，馬遷，班固，荀悅，杜佑，司馬光，袁樞以及清代顧祖禹，顧棟高，黃宗羲，趙翼，王鳴盛，錢大昕也有些許的貢獻。不過「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的老大中國，僅僅這麼一些些的成績，我們無論怎樣的愚笨，也不能認為是滿意了罷！

在這種中國史學沉淪不起的狀態之下，西洋思潮以及新興的科學，總算給了我們不少的暗示，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算是較為具體了，於是顧（頡剛）錢（玄同）劉（拄黎）胡（董人）有古史年代伸縮的爭論，羅（乘）章（嶽）蔣（觀雲）屠（孝實）繆（鳳林）等有民族起源的研究，什麼專史，通史，文化史，哲學史，文學史，制度史……通通出現，不管他們是偷竊來的也好，抄襲的也好，割裂或粉飾也好——或竟說他是創造發明也好，畢竟是想撤去舊的史途，而入新的道路了。真是異外想不到的異外，在許多史的紛爭未有解決，史的研究還沒有澈底的之後，居然能夠有「中國史的新頁」發見，這是多麼值得介紹和研究的事。

唐鉞先生凡是讀過「國故新探」及「唐鉞文存」的朋友，總應該領會他的。關於音韻文學，

哲學，史學，……價值罷！他能繼「國故新探」及「唐鉞文存」之後，而又來給「我們中國史新頁」看，在我們未看到本書之前，我們總會想到他這書，至少是要在「殷墟甲骨」「流沙墜簡」「安陽遺物」……外，更得到爲前史所未載，爲近世所未知新的材料發見，爲舊史頁闕一新頁罷。

然而翻開書目一看他的目次是：

誰是美的判斷者

八股及自由詩

語言對於思想的反響

市場的偶像

可能的世界

文言文的優勝

告恐怖白話文的人們

現代人的現代文

論上海英捕鎗傷中國學生及工商人等

此後的進行方法

對於學風之偶然的觀察

不務正業的留學生

夢想與希望

病國論

中國學術最大的病根

國人不可不醒的大夢

可惜太聰明了

.....

這些揚揚大文直看得我莫明其「史」，莫明其「新」？

但唐先生究竟過去的文章學術，給了不少的影響，我尚不敢怎樣的懷疑，他還好很舞台上唱戲，先打打開台鑼鼓，或是先給配角唱些不相干的戲，開場開場，最後一篇所謂「中國史新頁」也者，是齣壓軸，我又忙不疊的看那九段十二頁，一百卅六行的所謂中國史的新頁了。

（未完）

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我見

彥龍

——評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

中國社會，確是如謎一般的社會，過去幾千年來社會形式發展的各階段是怎樣？目前中國社會是種什麼樣的社會？乃是一般人所企圖解決的。尤其是自一九二七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大動亂以後，從革命陣伍中退下來的人們，因行動上受了創傷，而懷疑到理論的錯誤，中國現階段的社會是什麼，便有重新加以估定的必要。但欲知現在，必先明既往，過去中國社會發展形式是怎樣，也便成爲研究中國社會的人們共同集中之點。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的史籍是如荒草一般的叢雜。所有的歷史家都只注意到一朝一代的興替，而沒有注意社會文化發展的形式。外人譏我國過去史乘爲帝王的家譜，殊不爲過。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雖比較地爲有系統的著作，然也是一踢糊塗，尙待後人的整理。所以根據古代片面零碎而沒有整個體系的歷史記載，來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形式，乃是件極困難的事體。再加以現階段的中國，是處於大動盪的世界環境之中，一方有資本主義垂死的掙扎，一方面有社會主義新的爭鬥，世界的政治上文化上形成了兩大壁壘，中國受這種複雜環境的影響，人人的思想

也便各有所染，而有各派各系的對立，以些些政見不同的人們，來研究中國社會發展的形式，各人都想把握住中國社會的實性，作他們行動上理論上的辯護。甚至有些人削足適履，歪曲事實，以爲其政治立場掩飾。

因此，對於中國過去社會形式發展的各階段是怎樣，現代的中國社會是什麼樣社會等問題的見解，遂各有不同了。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局面乃積漸展開。

上面已經說過，重新估定中國社會發展的形式，是自一九二七年後才更爲一般人所注意討論。新生命，前進，雙十月刊，以及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學生雜誌上，都前後不斷地揭載關於討論中國社會史的論文，研究中國社會的專書，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在各書肆內發售，至一九三一年神州國光社的「讀書雜誌」更爲這個問題出「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專號，把「讀書雜誌」作戰場，任戰士們各顯身手。自論戰專號出版以來，已有兩年餘的歷史，陸續出了四輯，參加的戰士既十分踴躍而熱烈，論戰的範圍亦日益擴大，注意中國社會史的人，量的方面愈加增多，質的方面愈加深切，這是「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出版後的收穫，同時也是給予中國社會的貢獻。

但是，中國社會過去發展的形式是怎樣？現代中國的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讀書雜誌」

「中國社會史論戰」上沒有給我們以確切的解答，問題依然是謎一樣的存在着。

本文即是想從「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四輯中，舉幾家重要學者，加以一番檢討和批判。

（一）陶希聖

陶希聖先生是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權威者，著有關於中國社會史的專書及論文甚夥，雖然他在「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止前後只發表了兩篇文章，但是他的意見我們是不能忽視的。這三篇文章，一篇題為「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載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三輯」裏面，一篇題為「漢儒的僵尸出祟」，載在第四輯裏面。前一篇是陶先生對於他過去的修正，并提出一種新的見解出來；後一篇則是批評李季先生的文字。與中國社會史的主張上無多關係。故本文僅就陶先生之「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估定」一篇說一說。

陶先生過去對於中國社會史的意見，封建制度以前的社會是什麼？各時代的開始與結束是怎樣，陶先生因為沒有確證去考查，所以沒有多發表議論。大體說來，是認西周時代為封建社會的極盛期，至於春秋以後的社會，他便主張：（一）「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

國社會在這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而破壞的封建制仍然度在另一個基礎上來』，這便是「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還存在着。」（二）秦漢至明清的中國社會是農業和手工業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佔優勢的前資本主義社會。（三）現代中國是種什麼社會，他沒有明顯的說出，只認為是受帝國主義影響之下的一種雜糅的社會。

在「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一文中，陶先生便覺得前說有從根本上改正之必要。我們為明瞭陶先生的新主張起見，還是把陶先生的原文抄幾段看一看：

「西周時代，我們認為氏族社會末期。所謂「封建」，是周族征服黃河流域以後，依族內身分方面分配土地的意思。王侯乃是 盟長及族長，被征服的氏族分隸於各氏族，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間乃是族與族的關係，與階級間的關係不同。」

這裏所須注意的，是西周初年還是氏族社會，並沒有如現在所稱的封建制度。

再看下面：

「……」農民與商人的勞動分化，已有與舊社會氏族的分化相抗的勢力。於是國家與氏族社會間不可調和的對立便顯示出來了。」（引自思革斯家庭之起源）由春秋到戰國的時代，便是私有財產對氏族身分抗爭的時代。」這是一個轉變時期。

『戰國到後漢，奴隸經濟佔主要地位的社會，其中的主要的階級是奴主與奴隸。城市的工商業勞動都由奴隸負擔。鄉村裏固然有許多佃戶，但如任公（前漢書貨殖傳），如樊家（後漢書樊重），仍以奴隸任耕作。』

『兩漢的武功——尤顯明的是漢武帝的武功——乃是奴隸狩取及商場開拓的運動。』但是這種運動，小地主及獨立農民受不了奴主的競爭和商人操縱而大量破產，於是『一面耕地集中於少數奴主大地主，他方面因農民的破產中國的兵，薄弱，奴隸狩取的戰爭漸難成功。生產勞動者在重重剝削及龐大負擔之下，數量減少。失業破產的農夫蜂起，後漢的政權遂歸崩潰。』

代表：『隸社會的政權崩潰後，又如何呢？』

『由三國到唐末五代，要另劃一個時期。』

我說：『大家都知道這時期最顯著的經濟組織是「莊」，最顯著的經濟現象是現物經濟（南朝就是發達的商業經濟）。最顯著的社會關係是士族、平民、半自由民（部曲、佃客、衣食客等）奴隸的等級，除士族領有遍天下的田園水碓外，別的人在黃河流域是平均受田的。』因此，故由三國到唐末五代，『是一個發達的封建莊園時期。』

『宋以後，莊園經濟漸次分解。』『……自由勞動已代奴隸勞動為社會重要現象，除家

事奴隸以外，生產奴隸已歸沒落。」

「耕地分散是顯明的趨勢，唐代的大莊園到宋代多變為獨立農場，平均每一農家以耕地十畝為多。」「國外貿易之發達，銀的普遍使用，國內商人的流通，海外商人的進取，這些現象是很顯明不能夠抹殺的。」雖然「蒙古游牧部落，侵入，在黃河流域又建了封建田園制，但元朝對江南則榨取其貨幣。明代以後，商業的發達，政權之集中，官僚兵隊的現銀支付，鹽商錢商的政治勢力，在在都是繼續宋代經濟政治制度而更加發達的。」

「這是封建制度分解期，也就是城市手工業時期。這時期確可以說是先資本主義時期。」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又是什麼社會呢？陶先生說：

「自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受工業資本主義的克服，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已經不能依照通常的社會發達過程前進了。」

那末，現代的中國社會，可稱之為半殖民地經濟的社會了。

綜上所引的各節看來，陶先生對於中國社會史發展的新估定是：由X社會到氏族社會（——西周），由氏族社會到奴隸社會（戰國到後漢）。由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三國到唐末五代），由封建社會到先資本主義社會（宋以後至鴉片之戰），鴉片戰爭後則屬於半殖民地的畸形社會。

在以前陶先生本主張由春秋以後到滿清可劃成一個時期，又主張中國一有歷史就是封建社會

，現在則氏族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先資本主義社會，有條不紊地劃分着。這是陶先生勇於改過的地方。

但是，這種完全取歐洲的模型家劃分中國歷史的分法，還有不少待諸商榷之處。

中國經濟社會之史的發展是否與歐洲各國完全一致，是值得充分攷量的問題，如果以歐洲所有的制度，中國亦必有之，那是極不通之論。最滑稽的，莫過于把中國原用之於某種範疇的名詞都捨置不用，而另用其他的名詞嵌入。

「封建」二字，在中國本是用來代表周代的那種社會制度，與 Feudalism 是否係一件東西尚屬疑問。現因 Feudalism 在中國譯成封建制度，而因歐洲的 Feudalism 以莊園經濟為主，陶先生也就不分皂白地說周代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由二國到唐末五代的時期了。在這裏面我們所須考慮的，是這兩個名詞的含義是否一致？Feudalism 譯成封建制度是否妥當？固不必削足適履的東拉西湊。

至對於陶先生分明方法作整個的有系統的批評，且留後面再說。

(二) 王宜昌

王宜昌先生對於中國社會史分期的方法發表後，在中國社會史的研究上確起了不少的波瀾，陶希聖先生便是受他的影響而改變了從前主張。

王先生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史」裏面發表的文章，計有四篇：第一篇「中國社會史短論」載在第一輯，第二篇「中國社會史論史」載在第二輯，第三篇「中國奴隸社會史」載在第三輯，第四篇「中國封建社會史」載在第四輯。在這四篇文章裏面，「中國社會史論史」一篇是敘述自古代至現代一般人對於社會的見解，現代中國的各派各系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觀察及論爭之點。這篇完全是客觀的歷史的敘述，對於他自家的主張絲毫未曾提及。其他如「中國社會史論」，「中國奴隸社會史」，「中國封建社會史」，則是王先生具體主張的代表作。尤其是「中國社會史短論」一篇，王先生把研究的方法及自現代社會至古代社會各階段的分法，都告訴了我們。

此地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一點是：王先生的研究方法與他人不同。其他的研究者都是從古代原始社會一直順推至現代，王先生則相反，從現代的社會一直逆推到原始時代。由研究現代而追究到古代。這種辦法已經有人譏其為「愚笨」的方法。但在我，覺得他將於中國社會的分期只要能夠正確，順推逆推都沒有關係的。然而，我為敘述便利起見，還是取着順推的辦法，把王先生敘述的次序顛倒過家。

（未完）

中國文化史武化了！

(北名)

日本高桑駒吉原著，李繼煊譯，洋裝一厚冊，定價一元四角，民國十五年六月初版，十七年八月三版。這樣的一部洋洋大觀的「中國文化史」，在出版物貧弱的中國，不能說不是一部名著，所以銷數能如是之廣，前後三年間能銷至三版。

不過嚴格的說起來，這部書可以說是害人不淺：因為他中間有許多的錯誤的地方，著者的原錯，譯者的錯，校對者的錯，差不多隨便翻開，就可發見，現在姑且隨手摘錄數條如下：

五十三頁原文 班鳩 按應作田鳩。

五十四頁原文 名家之學……以趙人公孫龍爲始，後有鄧析，惠施等。 按鄧析不能說

在公孫龍之後，這是事實，不應該錯誤。

三百五十一頁原文 楊維楨字廉父 按當作廉夫。

又原文 共潛字晉卿 按共潛是黃潛之訛。

四百九十二頁原文 黃宗羲號梨洲 按應作梨洲

又原文 敕撰佩文韻府淵鑑類函皇清經解 按皇清經解並非敕撰。

四百九十三頁原文 王念孫字懷祖學者稱石曜先生 按應作石曜先生。

四百九十五頁原文 皇清經解錯誤與前同。

四百九十七頁原文 劉大槐 按應作劉大櫨。

又一處同前

四百九十七頁第八行原文 漁陽山人 按應作漁洋山人。

四百九十七頁原文 趙翼字耘松 按應作雲松。

四百九十九頁原文 今古奇觀 按此節係言清代文化，而今古奇觀，係明人書，不應列入。

入。

五百零一頁原文 李調元 下面括弧內註「童山」二字，似表示其號，按童山爲地名，非李氏之號。

隨便說來，已經如此，可想見此書的錯誤之多。根本的說，日本人來說中國事，本來就有錯誤，中國的翻譯者，對於中國古書毫無門徑，只認得幾個日本字，就動筆翻譯，所以弄成如此的結果。好在中國的讀書者，只要以爲是外國人作的，就無不好，那裏夢想到他中間有錯誤！一般老先生們能知道其中錯誤的，橫豎不看這一些書，或難看出，也不肯說以爲不值得說，却不知任

其流傳，確是害了許多青年學子，唉！

天按：這篇東西，是早幾天北名先生答應我做的，大概因爲近日學校考試的關係，所以只略略做了這一點，但這一篇東西，看去好像只糾正書中的幾處錯誤，沒有多大不了，實際上你不能不注意這篇的重大意義，和該書的偉大影響。

(一) 中國文化史爲我國出版界最大之商務印書館印行，在理，以幾十年的歷史和人才較多之該書館，至少對於

(甲) 原本的選擇

(乙) 譯者的學識

(丙) 本書的影響

應該慎重考慮的。高桑駒吉，聽說對於中國學術非常熱心，但熱心只管他熱心，他能不能夠了解，却另是一回事；他能夠不能夠了解，我們也可不管，但拿他所不能了解的中國學術，我國唯一文化宣傳的大書館，不惜把牠販來，貫輸給這一般青年，這是多大危險！本國一種學術，本國沒有人去把牠整理，而仰求於人，這是很大的恥辱；仰求於人不正確的荒謬學術，而一版再版三版四版下去，這是多大的罪惡！

(二) 出版界對於文化所負的責任，是不是販賣賺錢就算數？如其不然，對於一書的選擇固然不可那樣隨便，對於某書如認確有譯出之必要，那末在本館許多編輯先生中，也應該擇其稍能懂得中國學問的，慎重甄別一番。人家說中國是瓷器，就說是瓷器，說是秦，就是秦，那末，要說中國是狗，是貓，也跟着這樣的說嗎？外國人著中國的學說，如果是必要來翻譯，僅讓懂得A字是「一」，「9」字是「之」去担任，我不懂這家大書店，怎麼把中國學說看待就這樣的輕易。但四角號碼，可以隨你東拚西湊，圖書分類，可以隨你七拉八排，做字典也好，出文庫也好，信不信還可由人。歷史上的事實是可以這樣聽你指揮的嗎？日本人對於我們文化上的錯誤，即不把牠譯出，在可能範圍內，亦有糾正之必要；把牠譯出，而專為中國學術界應用，豈有很常見王石臠作石臠，劉大槐作大槐，漁洋山人作漁陽之理！

(三) 說起中國著述界，也真是可憐！中西文化溝通幾十年，中國所著成的文化史僅三部——一部堆床疊屋可為一部分史料的柳翼謀中國文化史，一部為東扯西拉毫無文化史基礎知識的楊東尊中國文化史。另一部則為泰東出版題某所做疏略誤漏的中國文化史，商務聰明的館長，他見到一般的需要——民十五年柳楊書均未出版——他自然飢不擇食看在金錢份上，不管牠是怎樣了。但他可知道讀這部書有幾千人去看它，這幾千人大多知識幼雅的青年，不都是在牠這錯誤的漩

鍋中去兜轉嗎？我真想不到那一件比他們所做的這件的事，更罪大惡極！

(四) 該書的錯誤，逐處皆是，其瑣屑處，亦不必一一指出。除北名所說外，還有最大的兩點：

(甲) 明代文化沒有載「永樂大典」

(乙) 清代文化沒有載四庫全書（僅有四庫全書提要）

這是什麼文化？可憐的中國學術界呵！可憐的大書館呵！可憐的翻譯家呵！請問這部大著，也配譯出，那末該書館其他的書籍，可想而知了

(五) 這本書我是在該書的出版時，即拿我的爹娘血汗換來的金錢，忍餓幾頓肚皮買了回來。那時適放寒假，預備在旅途中看的，那曉得在路上看到三百幾十頁裏面，夾了二百幾十頁，忽然又到五百幾十頁，這使我看了內容失望以外，又加一重懊惱了。但有什麼法子呢？寫了一張明信片，去問可換不可換，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回音，這他所給我們的教訓如此，他所給我們的貢獻如此，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

(六) 這部書，據說有一次該書館重新審訂全部書籍，有某先生曾提議應當毀板，然而經理館長先生們，怎捨得這一版至三四版好銷路的書？

(七) 國難後，該書館勉力復業，總算難得！然以一元四角錯誤百出之中國文化史，竟增價至二元多，更是難得！

難得？難得！難得！

……○
如是譚

中國文化？

武化，商化！

中國文化是什麼？

古物嗎？五千年文化結晶的古物保存所，有勢力的可以任意攫取；刁狡者可以偷竊販賣，這是文化？武化，商化！

書籍嗎？二十世紀文化表現的大書館，只要譯述出來，不管內容怎樣；只要書名動聽，不管價值怎樣，這是文化？武化，商化！

中國文化武化了！ 中國文化商化了！

不信嗎？請看大書館所出的書籍，有幾本不是厚誣古人，顛倒事實！

再不信嗎？請你拿一本任何有價值的著作，假設不合市場胃口，沒有名人做序題字或介紹，看牠會出錢買你的不會？

外國人是萬能的，大約放個屁，只要被這般趨附的人聞着，恐怕也是香的。因此，有經驗的書店經理，只要檢着時人所好的書，一日一出，不管亂七八糟，一版再版以至無數版，大賺特賺；聰明的中國特有的著述家（？）不懂日本文，可以譯日本書，做主筆，做編輯，升官發財，也儕於名人之列了！

中國文化武化了！ 中國文化商化了！

在武化箝服下的讀者們，在商化仰給下的讀者們，你願對武化的陣營衝鋒嗎？你願對商化的場地襲擊嗎？你願武化的文化仍文化嗎？你願商化的文化仍文化嗎？拿出你的眼光，暴露他們的弱點，具着你的決心，少給他們欺騙，那末武化不着，商化不着，

中國文化了。 中國文化了。

郭沫若論與郭沫若評傳

洪鈞

提起了郭沫若，誰不知道他是中國唯一天才作家。他的創作——詩歌和小說戲劇——獨具性靈，獨標風格，一經出版，有銷至萬本以上的，可見得他的魔力，他的印象，深入於一般讀者的腦際了。

本來『論』這樣的天才作家，將這樣感人最深作家的做『評傳』，確不是一件容易事，因為這不能僅在形勢上的追求，還須試探他的思想源泉和流演，拿着幾篇批評的文字雜湊來，當然更是不行。

在「郭沫若論」和「郭沫若評傳」這兩本書出版的當兒，我想對於郭沫若注意的人，一定以為這是『論』他的和他的全部『評傳』了。

愛好郭沫若文字的，或看過郭沫若書的人，不一定對他的全部意識，有多少了解。如果真有很好的「郭沫若論」或「郭沫若評傳」，到也是一般的需要和企求，然而理想竟異乎事實。

投機的出版界和聰明的編者，真是能夠想得出。郭沫若在文藝界這樣有面子的人，據說他的各種譯著，銷出統計總在十萬本以上。一本「郭沫若論」或一本「郭沫若評傳」出來，打折又打

折，怕它不銷幾千本，這樣老闆可以張開口大笑資本日增，而編選家西裝袋裏，也麥克麥克，內容怎樣，却可不管！

一 郭沫若論

這樣的一本郭沫若論（光華書局出版）八個月中（一九三一年九月初印二千，一九三二年六月再版）竟銷到二千本以上——在郭沫若譯著銷數比量上，固不算多，但那樣內容，有這好的銷路，却值得我驚異！內容怎樣呢？

照書裏的目次

郭沫若小傳（附著譯一覽）	凌 梅
論郭沫若	沈從文
郭沫若及其創作	錢杏邨
沫若的戲劇	王以仁
所謂歷史劇	向培良
女神之時代精神	聞一多
女神之地方色彩	聞一多

讀沫若女神以後的詩

洪爲法

讀了郭沫若的星空以後

周開慶

讀星空後片斷的迴想

焦戶孚

瓶附記

郁達夫

讀卷耳集

洪爲法

讀我的幼年

H y

讀了少年維持之煩惱以後

熊裕芳

讀雪萊Zadoss灣畔悼傷書懷的郭譯

孫銘傳

編後

黃人彭

僅僅看了題目，而不看內容，也不能說它怎樣壞。因爲它有郭氏的『傳』，它有『論』，它有對於郭氏創作，戲劇，詩歌，自傳，繙譯，都有批評討論，這樣共同去『論』，比一個人去論，或者好些。

自然，第一篇我們所急欲要看的是『傳』了，然而太『小』！在理想中，既然脫了舊式史家做死傳枷刑，爲郭氏作生傳，別創體例，使人對於郭氏得到深刻的印象，雖不必如舊史家所謂：

傳者，傳也，傳之久遠也。

但今史家，也該傳其事實，傳達其意志。意志是人家已做了零星的，不必說罷！對於他的名字號，也該調查清楚，麥克昂，易坎人，杜衍這些化名既已做傳，要不要使人知道？自家可會知道？著譯既有一覽，當然一覽無遺，大概金鎊貴了，書店老闆怕多用了紙，叫傳者這樣接着不分行列去寫，連某書出版的地方，均未寫明，要等待三五千年後，郭先生假設能夠復生話，可不可以也需「鋤頭考古學」去考他一考。有人說；凌先生這些書，那裏都有，文藝論集續集，那時還未出版，也羅列在裏面，這是一例。但我未拿着證據，我又不是像郭先生一樣是考古家，我又何必再來考凌先生呢。

其他各篇，據編後所說，大都採自從前的時事新報的學燈，民國日報的覺悟，文藝週刊，洪水，創造日，戲造季刊……這凡是愛好文藝看過幾本新雜誌，或報紙的，都已有看過的機會。但他們爲什麼要出這本書？編後說得很明白：

自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在文壇上嶄露頭角的，郭沫若是其中之一。

郭氏作品，產量極豐富……其對於青年影響，可謂極大。所以無論對於郭氏的作品贊賞或是誹議，他總之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作家。

換句話說：

因為：他是文壇嶄露頭角的作家，

所以：值得我們注意。

再將它來接續下去：

因為：他是值得我們注意，

所以：要出這一本書。

再來一下，則是：

因為：出了這一本書，可以藉名賺錢。

所以：不管亂七八糟，皆都是『論』。

『論』呀！『論』呀！你到底『論』些什麼。——實價大洋七角，不折不扣。

二、郭沫若評傳

錢是黃的，眼就紅了，心可看不出。現代老闆和大編家李霖總聰明些。『評傳』不消說，是比『論』來的漂亮，讀者們假設你不關心郭沫若的則已，你若是關心他的，上了一次『論』的當，包你還要上第二次『評傳』的當。

然而青出於藍，『古有明訓』，後勝於前，科學定律。評傳在它後七個月出世，搜集方面，是多了幾篇，第一篇應該也是『傳』，可是這個雖未標明『小』的『傳』，恐怕也是『小』無可『小』！二百幾十個字中開始

郭沫若先生四川嘉定府人，現年三十八歲，日本福岡醫科大學畢業。

已經去了二三十個字，扶桑，帝大，廣東，創造社，歌德，雪萊，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麥克昂，易坎人，女神，星空，創造日，創造週報，創造季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甲骨文研究，現成的名詞，又去了幾十個字，這真不曉得他『傳』的是什麼？

最奇怪的，那位凌海先生在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十日做的傳，說他是「三十八歲」，李先生的「傳」，沒有日子註明，書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也是說「三十八歲」。究竟郭沫若在一九三二年，是多大年紀？但李先生要說這是二年前做的！即一九三〇年，符合凌海所說，那我到沒有話說，但這裏已說了些廢話。

論內容呢，「評傳」是多幾篇，但像轉錄出版月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樣的幾百字，只是實傳，說什麼「評」？「傳」！

我真想不到一個人的「評論」是應該怎樣做，我更想不到一個人的「評傳」是這樣做。李先

生在序裏是有這樣傷感話：

這樣一個作家，自然是難能的，但關於他的評論，如本書所搜集的，却不及十萬字，我們想見中國的批評界是怎樣的冷寂呵！

我又要來套他一套：

這樣一個作家，自然是難能的，但關於他的評傳，如本書所搜集的，却這樣做去，我們想見中國編選家怎樣的幼稚呵！

反宣傳了一次——不啻登義務廣告，又不知那家書店要走紅運，多銷幾本；那我只有只有閉目合掌高聲誦唸

大慈大悲南無觀世音菩薩萬萬聲！

直認

罪過！罪過！

○……○
○……○
○……○
○……○

賣 面 子

天

名流學者，下至販夫走卒，蠅營狗苟，無不在「面子」漩渦中打兜轉，這大概是我們貴國的

特有性罷？

在一個人全身的機能上說，當然「面子」最可寶貴；惟其寶貴，所以特別要「漏臉」。嬰孩出世，全身包紮，「面」要「漏」出；摩登士女，熱天帶手套，沒有看見將「臉」也套上不「漏」，這就是一個證明。

娼妓賣身，不管媽母怎樣對她狠毒鞭打，「面子」還是要叫她多搽些雪花膏；戲子賣藝，不管他生得是怎樣的粗皮黑肉，「面子」也得要多塗些白宮粉；文人——尊敬些應該稱做學者——賣文，不管是偷來，抄來，雜湊來，只要一向是有「子面」的（就是有名）書店出書，不管是好是壞，都要畫上半歪半斜，紅黑相間的好看的「面子」……吾無以為名，名之曰：

「面子大出賣。」

寫到這裏，來了一個朋友告訴我：這還是「上上乘」十足的「面子」呢。書經有「面子」的人介紹，書店總得要多出錢收賣；經有「面子」的人題字，或做序——雖不一定是真寫真做——總會要多銷幾本；雜誌在熱拉拉請求有「面子」的人做文章，裝場面；報紙也在請有「面子」的人評徵文，活要「臉」……甚至對於有「面子」人的評論，搜集起來，並且把有「面子」人的名字，標題出來，……只要是與「面子」有一點沾染的，只要能號召，儘可由你販來販去，這則只好叫做

「面子大拍賣」。

「面子」——「面子」！你不可不可以像裝斯文時候的豬八戒，扯起你的大袖子遮一遮你的貴臉，不買不賣呢？那末不要「面子」的聽者：

本來是沒有「面子」的呀！

我的生平與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和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

義

茹辛

諒天兄要我批評李季的「我的生平」或是「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或是「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這三部書，我一部也沒有具體的批評，但我每一部都要說及。

沒有別的原因，實在是寒假到了，學校裏學期考試，考試完了，還須批閱試卷，在這幾天中要找出一點閒工夫，很不容易。而且這三部書真要批判起來，不是空空洞洞的說幾句就可算數，怎得要拿出自己的見解，參閱幾種書籍。

但是已經答應了人家，總不應該失信與人家，只好就三部書的大體來說一說，寒假中他的「反胡適」部分固然要撰一篇文章與李先生商討，而辯證方面也有幾點要向李先生就教一下。

這三部書，實在只可以說是一部書。「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是「我的生平」第十二章，「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是「我的生平」第十一章。

「我的生平」廿一年一月在亞東圖書館出版，「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廿年十二月在神州國光社出，「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初版不知何時，我買的是二十一年七月的再版，亦爲

神州國光社發行。序言是作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三日，那末初版總在四月至七月間了，這樣子囉囉唆唆說他出版的時日，是因為他這樣分開出版，多拿稿費，在我並不是看了眼睜紅，實在我看見有許多人買了「我的生平」又買了「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買了「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又買了「我的生平」，只聽見他們大呼上當。固然李先生是主張唯「物」的，有「物」（金錢）樂得去拿，但一般求知者，他們嘴裏雖是沒有李先生那樣喊叫，而對於「物」（金錢）的重視，恐怕比李先生更其深刻，因為他們的「物」多是他們父母血汗的代價，犧牲於這種無聊重覆之下，太不值得。

更奇怪的，「我的生平」三本書八百多頁售定價大洋兩元，「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和「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合共不過四百餘頁，而實價售大洋一元五角，由兩家平時拆扣算起來，幾乎差不多，而「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和「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止不過是「我的生平」容的一半。

「我的生平」是什麼東西？在李先生自序裏說他的「生平」一篇尚未完卷的長序」，他的本意是想

收材於我半生經過的事實，作成一本幾篇萬字虛虛實實虛虛的寫實小說。

因爲

後愈做愈多，愈做不像一種小說，遂變更計劃，來草一部上下古今談

但我們看了這「我的生平」四個字書名，一般傾向馬氏學說和崇拜李先生的人，一定以爲是李先生一部自傳，有自己的性情和生活的變遷轉移，有自己的思想學識深進和發展的經過，有自己的事業的表徵，然而一番原書，什麼是「上下古今談」，直是不倫不類亂七八糟垃圾箱。

然而李先生他是要

藉此渺小的我的生活，寫出近三十年來的教育狀況，民族革命，學生運動，婦女問題，帝國主義侵略，近代思想的潮流，未來世界的趨勢與學術爭鬥的開端等等……

啊啊呀！是這樣大的志願！在「一部三十餘萬字的書」，雖「然不能詳細陳述這些大問題」，然就「三十餘萬字」的書，如果略有開示，未始不可以自己主體寫出一些大概。但是第一章出生地與家庭，只寫出些瑣屑事情，第二章私塾時代，未能寫出具體的象徵，第三章中學時代說到「民族革命」的話，這種重要的節目，李先生即以經濟基點做中心說亦不妨，但僅有短短的兩頁，說「資產階級的革命」。而當時改革淵源，事後策向，皆沒有具體的說出，我們雖是相信李先生經濟學是有相當的研究，但我們這裏却不能因李先生這幾句話，就認爲辛亥革命必如李先生

所說的那樣簡易。

第四章高等學校時代，第五章到上海和往北京，第六章大學時代，也不過如此，第七章紛筆生活，學生運動，既未說及自己的在那時怎樣的參加，也未說及當時運動的實在情形，我們當然不能以為這樣將轟轟地五四運動，輕輕寫出為滿足。

第八章到山東和往廣州，第九章放洋與路過巴黎，也少有實際地敘述具體的意見。

第十章「留德一」，算是個人在德的自傳罷，第十一章「留德二」，第十二章留德三，也就是「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和「胡適的中國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兩書，這種學術的批評，佔有全書三分之二的，怎能算是「我的生平」。要是算的話，那末李先生從前也著些書，把譯書統統插在裏面都未嘗不可，但是但是與書的體例，究竟有些不合罷？

倉促應命，無法細析，尚望讀者與編者諒我。

道教概說與道教源流

汪濂

在貧乏的中國著述界，能得大書店的老闆青睞，來譯幾本外國書救濟救濟，也算功德。但棟人家二三流的作品，來欺騙號召；已屬無恥；這二三流作品已經人家譯過，而又來複譯，另換名目，亦甚可惡。

如果是真正人家有名的著作，或是感覺人家譯的不滿，或是見到求過于供，不惜再來翻譯複印，未爲不可；日人小柳司氣太的「道教概說」，其中很多荒謬之處，十五年商務把它譯出，十六年中華又把它複譯，名爲「道教源流」，我不懂這是何種必然的需要？

說這書有特殊的價值嗎？但日書比這有價值的書很多很多；說商務譯的不對嗎？我們倒可不管是不是陳彬和譯的，但中華決不是因爲那書譯的不對，而具着爲文化工作犧牲精神，來糾正他的錯誤，是可以斷言的。

而且中華傳代言譯的，比陳彬和譯的百分之二十，內中詞句，大同小異，日書中譯，固無足怪，但內中所少譯的詞句，究不知傳君具何特見而然。

本來在商務將霸全國的時候，中華處處企圖與之對抗，如商務出了四部叢刊，中華出四部備要，商務出辭源，中華出大字典，商務有東方雜誌，現在中華又出新中華，……在目前商戰時代我們很期盼中華勝于商務，因爲商務除了利用資本；利用食他們資本吐餘的人，和各地分館勢力外，它對於文化上建立些什麼。但中華却下之又下，真不禁爲文化前途惜。

尤可異者，中華用的是一「道教源流」名目，這自然因爲商務已搶了先；它另一名目，可以使

評「近代法蘭西文學大綱」

徐仲年

著者：黃仲蘇

發行者：中華書局

定價：一元

書報論衡編者徵文於僕，手頭適有此書，遂略為翻閱，撰此短文以應命，精詳之評，請俟異日。

茲先論作者態度；次論本書體材；終則摘取書中一節，稍加討論：餘則從省，非不願也，限於篇幅耳。

黃先生曰：「近代法蘭西文學的作品極為豐富。為研究的便利起見，我們除了直接展讀作家的代表作品以外，祇有從同時代文學批評家的論文中探討線索，……研究任何一種外國文學最易為其本國批評家意見所誘惑，或蒙蔽，如欲免除這種被欺的危險，除非先做文學批評家的比較研究……根據以上比較研究的心得，再收集文學批評家所共認各種文學代表作家的重要作品，為獨立的研究……」（導言，頁一至二），此種態度，未嘗不正當。惜非治本之法。治本之法；首

在精究法文，次則博覽名著，然後採擷諸家意見。驟聞僕言，未免有「老生常談」之嫌，實則捨此法外，惟有極不可持之抄捷徑辦法耳。黃先生主張翻閱「同時代」之文學批評，此處之「同時代」，想係「批評家與被批評者同一時代」之謂。然同時代之批評家對於某一作家，因政治，宗教，利害，私誼種種關係，所發言論，往往不甚公平，反不若異代批評家所言爲可靠；故欲參考各家批評，同代異代均須顧到。黃先生欲使人先比較研究各批評家，然後採其言論，然後再讀代表作品，此法極不適當：（一）先有先入之見，（二）代表作品尙未讀過，如何能比設研究各家批評？僕生平無所長，然治學治事，皆主張「崇實」；非欲沽名取譽，求心之安而已。黃先生所云，皆取巧法也。夫取巧猶之賭博，有幸有不幸；不幸黃先生爲其法所賣矣！黃先生不先從多讀書着手，依托已印行之各家文學史，擇要成此「大綱」，識者讀之，頗感空虛，且多錯誤。書中「導言」一章，及下面「古典主義」一節，較其他文章，至少有老當與不老當之分；無他，在「導言」等中，黃先生之成分爲多，在他處（例如關於盧騷一段）則他人之成分爲多耳。且採納人家高見亦非易事，其難在乎選別。苟自己無根底，如何能選別？無根底而胡亂選別矣，復憑空發論，例如：黃先生以爲「……不過在那西累作品中所表現的更加帶有貴族的意味，而在毛里也爾所創造的人物都是比較的尤爲活潑」（第一章，頁七），指哈辛納——即黃先生之「那西累」——

所描寫之人物爲不活潑，真是笑話！哈辛納與莫哀里爾——卽黃先生之「毛里也爾」——皆爲白描寫聖手，哈辛納測重於心理方面，不易領會。又，既有「比較的」，何必「尤爲」？

本書既稱「近代」，自當着重近代作家。「近代」兩字，範圍雖廣，要之至少包括五十年，普通一百至一百五十年，最多亦鮮有超過二百年者（普通歷史中之「近古」，當作別論）。本書正文所述，最早者爲「七星社」領袖宏沙（一五二四——一五八五）——黃先生作「龍沙」，最後者爲戴納（一八二八——一八九三）這其間共合三百七十年，而自一九〇〇起，絕未提及。豈黃先生對於「近代」是別有新義；抑或普通中學生所用之文學史入門，類皆止於一九〇〇左右，黃先生依樣畫葫蘆乎？本書共約九萬六千三百餘字，「註解」與「問題」不算在內：上卷四萬二千四百餘字，又「導言」三千字；下卷五萬二百餘字，「結論」七百四十餘字。黃先生以盧騷爲法國近代文學第一個先覺者，此說甚有理；既以盧騷爲第一個先覺者，則本書正文亦當自彼而起；爲何黃先生於三千字長，「……簡單而扼要的將近代法蘭西文學的過去歷史陳述一番」的「導言」外，又花費五千五百八十字去敘述「古典主義」，而此兩節中，皆從「七星社」說起？嚴格而論，皆爲題外繁文。其他各節字數之分配，「浪漫主義」得七千八百餘字，「浪漫派詩」得一萬二千六百餘字；「寫實主義」得六千六百餘字，「寫實派小說」得一萬四千一百餘字；夫以「浪漫

主義」與「寫實主義」較，其在文學史上之位置，孰輕孰重，不言而喻，苟能以敘述「古典主義」之五千餘字。加入「浪漫主義」史略內，庶幾乎得其平矣。黃先生以七百四十餘字結束九萬五千餘字之長文，復從容不迫，以一百五十字勸導吾國青年作家：吾人不得不佩服黃先生之腕力矣！復次，各節尾所附之「問題」，皆甚膚淺，似可省去，

今請論上卷第一章「古典主義」。黃先生譯 *Lapleiade* 爲「柏耐企亞得」「頁2」。讀音不正確，當於下節論之。*Les Pleiades* 原係神話中巨力王阿脫拉司 (*Atlas*) 七個女兒之稱呼，若曹死而爲神，掌管七星。詩人集合之以 *Pleiade* 爲名者，始於公元前三世紀之 *Lycodion* 等七人；此後卽爲法國宏沙等七人。黃先生註之云（頁16）：「……以龍沙爲領袖，合共七人，故又稱七星詩。」黃先生不知 *Pleiade* 已爲一含有七星之星宿，誤謂因宏沙等共七人，「故又稱」七星詩人。法國七星社之主張，具見於一五四九年 *du Belay*（七星之）發表之 *Deofense et Illustration de la Langue Francaise* 中。所謂「保障」者，係尊視法文，不爲希臘文及拉丁文所摧殘；所謂「光大」者，應用各種方法，使法文日趨豐富；對於詩，分諸體爲「高品」(*ser. nd genre*) 及「低品」(*Petit genre*) 期種，力勸作者採取「高品」。黃先生曰：「柏耐伊亞得派詩人早已按照希臘拉丁古代文學的模範，逐漸形成法國文學與語言」，（頁2）則似是而實非；

至於「十六世紀是法蘭西文學的復活時期，不過龍沙那般詩人祇是要將希臘拉丁的古代文學硬生生的移植過來，急功競效的結查，祇是從事於模仿」（頁4）直爲無的放矢！如讀者疑心僕言，請一讀下面 du Bellay 所發宣言……

吾儕之語言（按：指法文）不當萎弱不振，即在彼獨立土產之（按：法文大部分由拉丁文變化而來），亦不當如是，且此等場所，並不低於希臘人或羅馬人所言者。

宏沙等絕未將希臘拉丁文學「硬生生的移植過來」，僕恐黃先生「先做文學批評家的比較研究」之餘，「硬生生的」將法國文學介紹過來耳！

黃先生曰：「十七世紀創著藝術的詩論——之波亞羅……」（頁2）妙哉！妙哉！僕初見「藝術的詩」，疑爲筆誤。繼見他處亦如是，於是放胆大笑！Bellay 何嘗著有「藝術的詩」哉？彼所著者乃「詩的藝術」耳（*L'Art poétique*）！浦懷魯不勞而獲，吾爲彼慶；黃先生鑄此大錯，吾爲中國讀者哭！且此作爲詩篇，非論文（*Les essais*）也。若譯「藝術的詩」，則爲 *Poème ar-
tistique* 絕對不同。「詩的藝術」共分四「歌」，*quatre chants*。與四爲通論，二與三爲專論；主意謂：「真」卽「美」；惟美者方可愛；欲致美致真，必須從「理智」着手；古人深得個中奧秘，故凡欲求理智正途者，須學古人。今日視之，此種學說自覺太狹小，大死板，「嚴密完整」

四字，祇達到一半。古典派作家皆重視「理智」尊之曰：「高貴的理智」，noble raison；黃先生曰：「他們所提倡的高尚義理……亦毫無假借，不知不覺於以實現」（頁3），頗費解，譯「高貴的理智」為「高尚義理」為一錯誤，由此錯誤引起上面之「不知不覺於以實現」，皆不預先讀過「詩的藝術」原文之害也。

黃先生以「章法簡明，意義深長」（頁4）八字批評哈辛納之傑作「阿達利」（Atalide），此種評語，太嫌空泛。稍遠黃先生又云：「高爾迺葉與那西累——即哈辛納——雖在他們的悲劇作品中雜有性靈的成分……」（頁8），失之在「雜」字：高氏之描寫個性，固不必說，若云辛氏在悲劇中祇「雜有性靈的成分」，實似盲人談日！越論越不像矣。哈辛納諸劇以「愛情」為中心；愛情有三種方式：曰「豔情」，即友誼式之愛情，或愛情化之友誼，彼時仕女所好也；曰「烈情」；曰「慘情」，由愛而生出之種種悲劇，哈辛納之特長也。阿達利（一王后）貪權不已，下令盡殺其子孫，以免將來攘權；一孫名若阿司（Jos）者，為大教師若阿特（Jodt）所匿的，因而得免於難；不久阿達利惑於一夢，至廟中。見若阿司。故攜之歸；大教師等即立若阿司為王，阿達利重至廟中，被殺。浦懷魯極愛此劇。

拉、芳丹納也——黃先生作「那風代勒」，譯音大錯！——古典派之大詩人，為同代或後代

批評家一律所尊敬。生性愛好天然，鮮事家務；嘗被邀赴宴，中途，見羣蟻工作，俯首觀之，不覺日之西落，竟忘友約；以彼性情如此，故有「呆子」之別號；「呆子」者，非蠢漢之謂，喜之亦憐之也。黃先生云：「他同時的作家甚至於瞧他不起，叫他呆子，因為他離棄都市生活，不與鳥獸爲伍。他的寓言詩確是被當代文學界所唾棄的，……」（頁70）不知何所據而云云？如黃先生能以出處詳細見告，則受惠不淺矣！

黃先生的拼音，*h, h, h* 分不清，*ho* 與 *hao* 相混。漢文譯「易」，譯「難」：無已，以「兒」譯，以「爾」譯字尾之 *h*；至於在一母音字母前之 *h*，祇能代之以 *h*，庶得其彷彿。Racine 故當作「哈辛納」，黃先生則寫「那」（誤爲 *h*）西累（*h* 誤作 *h*）」矣。La Fontaine 當作「拉、芳丹納」，黃先生却作「那」（誤作 *h*）風代勒（*h* 誤作 *h*）」。又「莫里哀爾」*moliere* 黃先生作「毛（*mo* 誤作 *hao*）里也爾」。餘不論。

略略寫來，已數千字矣，然以管窺豹僅見一斑耳！

南京；一九三二，十一，二三，子夜。

○……○
○……○

誣陷與盜竊

天

盜竊，律有定條；誣陷，理應反坐，這在文明國度中，爲予強暴者和刁狡者應有的懲處。

學術界既非另一天地，超乎自然，社會而外，雖是被誣陷者和盜竊者，或死去，或緘默，或遠隔重洋不知，或知而不欲與較，以致無伸訴辯白之一日，但我們總應有主持正義的必要。

二十年前的繙譯家，可以叫不識外國文的林琴南去擔任販賣，有三十年留學外國歷史的今日，這一班得着博士頭銜，誇耀回國的，在事實上，總該有很好的貢獻，映入我們眼簾，爲枯竭的中國學術，滋潤些甘泉罷！

然而不然，英國名著克佛蘭，是仗老前輩伍昭展譯出，法國許多名著，是讓未喝過西洋水的曾孟樸去譯。留學生的臉，我真不知道要放在那裏。

近幾年來譯品，說也不少，但；大多由日本二重譯來。其直接負販不失原意的雖間有之，而剽掠劫奪，甚至拾一句片言卽以爲某某學說；撮殘篇斷簡，卽以爲某某大綱，則所見皆是，這樣我們只能原諒林琴南，我們却不能繞恕專攻某文的留學生。

強暴橫行，刁狡違意，學術界既無特律以定其罪，有識者自應明討其非，挽回厄運，則木魅山鬼之形，將可不再顯世了。

補胡適與郭沫若中的關於胡適幾個謬論

亦天

譚天君的「胡適與郭沫若」，果然是對於胡適與郭沫若二人很公正的一個總批評。但這書，却有令我們不能完全滿意的地方。除了關於胡適部分，還有許多我們要將它補充外，這裏我且先把它這書令我們不能滿意的地方說一說。

據譚君「餘論」裏說，編這書的動機是。

一天晚上，在桃葉渡一家著名的牛肉館子吃飯……上下古今談，談到我在以前曾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做過批判，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也曾檢討一番，要這樣隨意的說：「真是要將他倆合起做一部書，倒不愁沒有銷路」。翔就認真的要這樣促成我幹。我說：「稿子還在安慶呢」。散席後，他回到寓中，就託在上海一個朋友，登報預約，我也就這樣隨他做去。

那末他是偶爾的於二人發發議論，並沒有決心爲二人作整個估計的。又說：

翔是太熱心了！但稿子在安慶，苦無人帶來，至後帶來了，看看過去的思想，又大部分不能用。……但爲着信用關係，我決心要住在上海，完成這部工作。

看起來，好像他倒是很能負責任的一個人。可是他又幫朋友辦三種週刊，而「胡適與郭沫若還沒有開始」，據說：

這二十幾天來，每天總有寫七千以上的字，晚上也很少上床睡。

我們一方面佩服他的聰慧外，一方面總覺他太大意了。批判這兩個比較總算有名的家，因為照我個人愚笨的計算，二十幾天寫上二十萬左右的字，除了寫作以外，要想對於胡適與郭沫若二人的許多著述，能夠翻閱一遍，已是難能，當然談不到研究。所以他這書，雖是他自己說曾經有個批判或檢討，但我們總不免感覺太草率。所以他自己也感覺：

這裏寫，那裏就拿去付印，內容我自己沒有看第二遍的機會，小樣也是朋友代我去看，這種那裏能夠做出好的東西來！

同時，我倒發覺他這書動機是那樣的潦成，他編書是那樣的倉促，他的心境，由三副對聯：

寄胡適與郭沫若

慢說小子是「什麼東西」！信口雌黃，你可看看「鋤頭」的利害！

回聲先生也「不過如此」。隨手曳白，我想「照照鏡子」裏形容。

寄胡適

胡天胡帝，難爲「好人」，「實驗」難矣！還須「打鬼」。
適彼適此，異人「歧途」。「行不易」也；可去「捉妖」。

代序

罵人人罵，罵罵罵，罵出來，都是空名掩臭，虛譽遮羞，誰說道地。
哭我我哭，哭哭哭，哭罷了，還須捲起愁簾，撇開恨帳，盡興譚天。

以及「餘論」裏所說遭受一二八的焚毀所受的苦痛，對於南京國立編譯館劉英士所編的圖書
評論批評所受的刺激，還有與谷華三年血淚所凝成的幾十封信的失掉，不免神經上是有大大刺傷
。所以他說：

每日除了到亮夫那裏去談一二點鐘話，或聞到吳淞戰場哭過幾次，……初二又咯血
二天。

而餘編又寫成於由江灣哭回，寫於一個夜幕昏沉燈影慘暗之下」。他的心境，是可想而知有許多
煩惱了。

不過，我們可以原諒他的個人環境，但我們不能因爲原諒他的個人，而又忘掉了他這書的意
義。我們雖不必像周樂山在申報自由談那樣開玩笑似的，只是抄出三付對聯；我們要對於這書有

開誠的批判，及我所要補他關於胡適的幾點謬誤。

不過，我要請讀者和譚天君了解我，我不是照餘論裏所說：

是郭胡的徒子徒孫，認爲是對於他們師祖父取敵對的行爲而來無意識的攻擊。

我是同譚天君一樣

赤願願的將我意思暴露於讀者之前。

這裏，我開始所要說的，就是量的分配，太不公平了。雖是他說過：

這本書一看，胡適因爲先寫的，新文化運動，寫到那樣長，而郭沫若寫得很短，短

到連我自己也不好意思。

的確，「新文化運動」差不多佔了全書四分之一，雖是他在歷史上敘述，從胡適各方面考察，有過系統的記載，但不免有頭大尾小的嫌疑。而且「新文化運動」，僅僅胡適的十分之一的節目啊！

「總論」，「總」得也不大多，而且「論」亦很少。以胡適郭沫若在時代上的影響，在學術上價值，以及他們倆的互相關連，互相比較上，只有六頁的敘述，也失了權衡。

「中國哲學史大綱」一節，本來要着實際的估價，和研究討論，信如他所說：

如欲逐篇逐章細詳指正，那末這種字數的容量，差不多可以不弱於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本書。

但在緊要的關鍵上，也應該確立自己主張，至少要舉出論證。這點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估價」內，似乎未曾注意到。有些我們看到他的一句二句的理論，而下文照我所說的需要，却還沒

有。

「活文學與死文學」似乎太滑稽了！「見面禮」和「握手再會」，寫得神乎其神，活靈活現；而「胡說」各章，又多不着實際，雖是他要拿定開玩笑的意識，去描寫去着筆，究竟有些失了尊嚴，等着罷！看他的「反白話文學史」罷！

「國學書目的高低」，亦簡略得可以。「章實齋年譜」短雖是短，却會將胡適的狐狸尾巴完全露出，這倒不能佩服他的細心。

據說，他本想做「兩部年譜」的，那部「一年譜」——吳敬梓年譜可惜未有寫出。

這篇——章實齋年譜，最能使我們獲得對於胡適深切了解的是：

(一)體例不純 雖是胡適自詡，「有幾點可以算新的體例」，但依譚君所說的第三點看來，這個例子，不但不能算「新」，而實在是個「惡例」。因為年譜是一個人的史實，史實只要將

許多有關的搜集起來，加以系統的，分類的附列，其責任已盡，必欲加上個人意見，而且混入史實之中，這種體例，自然還是不開的好。

(二)敘述不實 在一般商賈，倩了文丐，濫編什麼什麼參考或課本時，我們知道他的對象是金錢，宣傳文化，不過是個幌子，自然我們有相當的原諒。一個學者，成爲一部著述，我們當然不能以一般文丐似的看待，但著了「章實齋」年譜，而「章實齋」三字，沒有來歷，引了章實齋籍貫，本是「神書神主」裏面的話，而硬放在「家譜雜識」裏面，也不知道胡適眼睜發昏，或是胡適發現另外一本年譜雜識？

還有一件很好笑的事實，胡適是主張要用標點的一個人，但用標點，是爲着什麼？這不消說，是使人了解。胡適將「文史通義」文詞割裂不算，而硬將

戰國之文，奇表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皆出於詩教，人愈不知者。

變做

詩教上篇論，戰國之文，奇表錯出，而裂於道，其源皆出於六藝，後世之文，其體皆備于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

這真是所謂相差「十萬八千里」了。其餘「事實不盡，」「評論不洽，」也是想當然的。

我這裏，特別的將譚君二段引出，我的意思，是覺得這樣的批判，是最能夠使人心折，最能夠使一般號稱學者欺人自欺惡現形。

「淮南王書」是就着他的分類和內容批判，也還可以。「載東原的哲學」，不過幾百字，但在這幾百字中間，我們至少至少，窺見以附錄古書古文，來湊數，專賣稿費，一個很巧妙的方
法。

「所謂實驗主義」一篇，我對於「實驗主義，」老實說，是外行。但譚君所批評胡適的，却還看得懂。胡適將「實驗主義」與「實驗方法」混用，又和「實際主義」分別不出，譚君並拿「名稱」和「意義」來證實，在這種顯微鏡下，孫行者雖是會翻跟頭，自然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
心。

這裏連帶的還可看出胡適對於哲學上問題認識淺薄不算，還要假充內行，來談什麼「進化論
」，「科學方法」，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這到未見他的「細心」，只是佩服他的「大膽
！」

「好人政府與官迷」，在胡適事跡上說，何嘗冤枉他？其實，他的官迷，到現在還是未醒呢

！就在好人的立場上說，日本佔據東北四省，快要吞併平津，他還要說等待五十年後再來抵抗，這大概他的好人要好到底，做一生，不僅要做中國的好人，還要做日本的忠順好人，等待日本滅亡中國後，胡適至少要在日本戰勝紀念館中，作上上的陳列呢！

說到「知行問題」，譚君

知行問題歷史上的兩個體系

一節，意義或屬不錯，理由却少充實。而且既成一體系，這種體系演變的迹象，和繼承的諸裔，是不是有顯著的昭示，這是一大問題，——雖是我們也承認在歷史上有「知易行難」和「知行合一」的兩個派別。

以胡適批評孫總理方法，來批評胡適，這是最確當的一個方法，尤其拿胡適的話，來反駁胡適，更是允洽不過。一定以胡適批評孫總理語句，也照樣拿那種語句來反詰，雖不能說一定不可以，但未免受了拘牽，反而說得不大暢快，不大明白，譚君自己也覺得，所以加上餘編，就是補充上面所不暢快，不大明白的地方，那末既有此舉，又何必上面去學「鸚鵡」呢？

「人權討論」與「約法問題」任何人都知道胡適在那時是上了「歧途」。跟着舊軍閥走，唱好人政治的不可能，拍國民黨馬屁，晉京赴漢，又大觸霉頭，未能如願，只得烏龜縮了頭似的，

住在上海，聯合一般失意的，無聊的，和不能在那時代政治上立足的份子，辦書店，妄發議論。他自己本來沒有什麼主張，經過譚君一番批駁，更是體無完膚。其實胡適自己，何嘗不知道自己，不過他尋不着出路，走了這條末路，而想來號召，想來鼓惑，想來搖動……，以作升官發財的準備，假設在晉京的當兒，只要有什麼某某委員給他，保險他會改變論調，而又來「好人」的另一主張了。

現在我們可以說胡適與郭沫若中，譚君所未說到的關於胡適幾點謬誤。

(甲) 中國哲學史大綱

(子) 方法問題

在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二卷裏面，有所謂「四論問題與主義」，他談「輸入學理」，有三個重要之點：

- (一) 應該即發生這種學識的時勢情形；
- (二) 應該注意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說影響；
- (三) 應該注意每種學說所已經發生的效果。

在第一點，胡適是這樣說：

有生命的學說，都是當時不滿意情形所發生的。

所以他贊成淮南一略訓，以爲

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幣，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甲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鞅之法興。他更拿着警語說：

時勢情形，便是病症，而學說便是醫生脈案所藥方。

這個觀點，當然是那「實驗主義」在作祟。有那個「時勢」，方有這個「學說」，我們也以爲「時勢情形」與「學說」，其有重要的關係；但這種「時勢」，我們先問自己首先有沒有把握着。

太公之陰謀，

儒者之學興，

墨者之教起，

管子之書作，

縱橫修短之術出，

申子刑名之書生，

商鞅之法興，

是不是因

殷周之爭，

有周公之遺風，

有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

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

有戰國之兵禍，

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

有秦孝公之圖治，

這麼簡單。我們送一萬步認定是對，即

殷周之爭，

周公之遺風，

儒者之敵禮文之煩擾，

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

戰國之興禍，

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

秦孝之圖治，

又從什麼原因來的，這是一問題；這許多「藥方」——即上面的「學說」，是不是能夠醫治所說的「病症」，是又一問題。

殷周之爭，

儒學之敵禮文之煩擾，

戰國之兵禍，

我們說它是「病」罷！

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

是「病」不是「病」，還待討論，

周公之遺風，

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

秦孝公之圖治，

如真要認爲是「病」，那些

儒者之學，

管子之書，

商鞅之法，

那末不但是沒有醫治的現象，而反有促成這種病况的形勢，這是怎麼說呢？

還有一問題，如果上面所舉「殷周之爭」……都認爲是「病症」，在同時除了所舉「太公之陰謀」……外，爲什麼又有其他所謂「藥方」——「學說」開來？如認「墨者之教起」，是救「儒學之敝，禮文之煩擾」，而道家學說，他們所說的：

大道廢，有仁義；

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不尚賢，使民不爭；

破斗折衡，而民不爭，

司馬遷還明明說莊子

以詆訾孔子之徒，歸於老子之言，

他與墨子所開的「藥方」，爲什麼不同？這胡適第二項的

應該注意編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管的學說影響，

好像來解釋這個困難，他說：

學說是時代產兒，但又是代表某人某人的心思見解，一樣的病狀，張醫生說是肺炎；李醫生說是肺癆……因張先生和李先生的經驗不同，學力不齊，所受教育不同，故見解不同。……

這未免太滑稽了罷？固然，張先生有張先生的「學力經驗」，與「所受的教育」，和獨得的「見解」，但，「病症」是確鑿不易的事實，「肺癆」與「肺炎」如果不是庸醫，當然不會任意的斷定。「經驗」「學力」，和「受的教育」與獨得的「見解」，只能歸之於所用方法的不同，怎樣會弄不清「病症」？不錯，

一樣的時代，老子的主張，和孔丘不同，因爲老子和孔丘的個人才性不同，家世不同，所受教育經驗不同，故他們見解也不同。

這似乎可以圓其說，但孔門諸子，不能說是才性和家世都相同罷？但他們却兼受儒家學說；孟荀雖同受儒家學說，而性善惡，却成爲歷史上難決的問題；韓非本受學儒家，而又自成一派，這胡適又怎樣去解釋？但他有法寶——實驗主義，所說的法寶，即第三所謂

應該注意每種學說，所以發生的效果了。

他說：

一種主張，到了成爲主義的地步，自然在思想界學術界發生一種無形的影響，範圍許多人的心思，變化許多人的言論，行動；改換許多制度風流的性質。

是的，在我們也想，一種「成爲主義」的「主張」，他是可以「影響思想界學術界」的，但他的「範圍」，「變化」和「改換」好像是有範圍，有程度的，而且他們「範圍」，「變化」和「改換」，也是有顯著的，有隱蔽的。儒家的學說，在表面看來五千年來，好像是儒教一尊，而實際他們本身已經起了無數的「變化」，「改換」；道家雖是在漢武帝「表彰六經」後，即歸冷淡，但五千年來；民間「不爭」和「退讓」的精神，還保存着，這可以拿效果來證實嗎？

好吧！我們再拿胡適中國哲學史來對照一下罷！

老子孔子之學說中，他們的

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

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學說影響。

學說所發生的效果，

究竟怎樣？胡適是在那一篇裏詳細告我們？以老子說，拿老子道德經裏文句，給他不倫不類的分析，就能夠看出「發生這種學說」的時勢情形嗎？就可以看出「論主的生平事實和他所受的影響」嗎？就可以看出「他的學說所發生效果」嗎？

以孔子說，不管他是說的明經，是與「經前一切河圖，洛書，讖諱術數，先天太極！種種議論」，「同」與「不同」，他所說的，究竟表顯了孔子「學說的時候情形」沒有？表顯了孔子「生平事實和他的學說，影響」沒有？表顯了孔子「學說所發生的效果」沒有？

總之，他的所謂「歷史方法論」，是不對罷了，總之他的這種「方法」即便認定他有幾分對，也是「和尚唸經，能說不能行」，又有何用！

我們是知道日本渡邊秀方做我們的中國哲學史，是把許行，陳相，看作哲學家，謝光量的中國哲學史，除了許行，陳相，這一般人，兵家，縱橫家，小說家，簡直無所不包，而馮友蘭更且

把戴聖，戴德，的禮記，儒家的六藝，也變成哲學的史料，胡適雖然認定許行，陳相，陳仲，是前三世紀的思潮，然思潮是思潮，思潮却亦不能算是哲學。因為哲學史，不是包括任何科目，如什麼政治學，教育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科學等，而都納之哲學之中。

我們分開來看：

許行 胡適似乎自己也知道，孟子滕文公篇的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殍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頂多也不過是個

很激烈的無政府主義。

許相 許相是許行之徒，充其量，說是

從許之道，則市價不二，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纒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履大小同，則價相若。

不管是「互助社會」也好，是「互相的無政府主義」也好，就可以算這種思潮是哲學嗎？

陳仲子 據孟子所說的陳仲子行爲：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

居於陵，三日不食，耳見無聞，目無也；井上有李，糟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仲子所居之室，所食之粟，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

雖是與

許行之徒，主張自食其力的，毫無分別，

但戰國策記趙威后問齊王使者，

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的話，雖不會明白主張無政府，其實也是一個無政府的人了。也是哲學範圍嗎？

將「互助的無政府主義」——社會學可混爲哲學，連一個「無政府的人」，也是哲學，這種

胡闢，譚天君似乎不應忽略放過的。

這是關於個人選擇，胡適未能把握住。就是以一個哲學家而論，一個哲學家的思想，不是簡單的除了哲學而外，什麼都不談，若是他談到什麼其他問題，因為他是哲學家，也要拉來，這是何等的荒謬行爲！

我們看到一般的中國哲學敘述，大多要將什麼政治論，論理觀……放在一起，固然好笑；胡適將墨子的宗教，也算是哲學，不是同樣的笑話麼？

墨子哲學的第四章，胡適將墨子宗教，分爲

- 第一 天志
- 第二 兼愛
- 第三 非攻
- 第四 明鬼
- 第五 非命
- 第六 節葬短喪
- 第七 非樂

第八 尙賢

第九 尙同

這理既不是一部宗教史，我不知怎樣會有這種詳盡敘述的必要！
其他像這樣「牛頭不對馬嘴」的地方很多，現在不多舉了。

未 完

關於字辨的一篇自序

凡鳥

誠然，現在一般人寫的字，譌別很多，負教育責任的人，是應該糾正才是。但我們想起了六書體例中的轉注，假借，那我們不承認現代人的不中用。因為我們幾百年幾千年前的老祖宗，他們也是因為用字不夠，或是爲着便利起見，然後才有什麼轉注，假借出來，那末這個罪惡，只是加在現代人或是「社會人士」「學校學子」身上，我們是不能承認的。

不過話須要說轉回來，寫譌別字，自然不應該的，要去糾正他們，或是有窮工夫的喜歡對於文字上下一番工夫，去把它整理一下，如劉復的宋元以來俗字譜，也未嘗不可以。但是我們要認識清楚的：不是以前是那麼用，現在也一定要那麼用，以前沒有的，現在不可用；現在用的不是以前那麼用的都不對。我們只覺得這一番工作，是可以再踵前人（因為老早有人做過）所未盡的做一下，不過像「字辨」一篇序裏，帶上許多教師教訓學生一般的語句，我們是更不能承認。

因為我們知道，社會是進化的，在社會進化過程中，什麼事情當然不會像以前的那樣簡單，能有便利的途徑，自然我們不必那樣呆，做不便利的事情，有以前所不能分別的，現在也可將它分別。就以字來說

將字寫作將；

擔字寫作担；

斷字寫作斷；

撲存寫作扑；

曬字寫作晒；

能夠省的，而仍然大家都是認得的，又有什麼要緊。

他字有她牠的分別；

金屬中有錯，錯，鑄，鑄等字。

難免前人所沒有的，我們就不用嗎；

而且，我們知道歷代的字，也是時時增加的：

蒼頡篇 漢 三、三〇〇字

訓纂篇 漢 五、三四〇字

續訓纂 漢 六、一八〇字

說文解字 漢 九、三五三字

聲類	魏	一一、五二〇字
廣雅	魏	一八、一五〇字
玉篇	梁	二二、七二五字
廣韻	唐	二六、一九四字
韻海鏡源		二六、九一一字
類篇	宋	三一、三一九字
集韻	宋	五三、五二五字
字彙	宋	三三、一七九字
正字通	明	三三、四四〇字
康熙字典	清	四七、〇三五字

上面幾部字書的字數，一看很可以明白，但爲什麼宋末明清反而減少呢？這自然是以前有許多字不適用，不必列入。其實以普通用字而論，只要一萬字已很夠用，至於其他在歷史上作成績的，由研究文字學的去負責任，我們那有許多工夫去字斟字酌呢？

事實是很顯然的，有許多字，如、

黨鄉黨也；

攬朋黨也；

疆弓有力也；

強斫也；

強力下迫也。

華爲榮華；

琴爲琴木；

畢爲畢嶽。

現在只用一個黨，強，華，看在什麼地位，就可以知道了，又何必一定範圍它。

字辨自序裏說什麼：

恍見社會人士 學校學子，於國有文字，太不講求，涉筆便譌，開口便錯，見慣不怪，爲近來所得現像。

說什麼

國文國家精神所寄，爲普及計，淺顯可，混淆不可。

說什麼：

無如譌別與年俱增，華生日繁，揆厥由來；功令統一語言，數國語者雜方言語，讀未準字之正音正離此其一；舊藉尙諷誦，今則無之，字之識無不識，父師何從訂正。讀書識字，語似平常，含有深意，不讀焉能識，此其二；學生狃於苟簡，普通文言，亦存畏意，授篇則煙雲一瞥，僅會字義，不讀字聲，行文則隨手拈來，祇求音似，不須字確，此其三；班級略高，西文課本奪中籍過之，學子諉爲科目繁重，文卷字雜俗草，頂真之！（P）目爲陳腐，此其四。毛筆無鋼筆鉛筆之用廣，字體亦受歐化而斜上……

完全是不明常識，不懂世情的話。（文句中有些也很欠通）我敢告訴顧先生，所說四種原因，固然不如是簡單，鋼筆，鉛筆，毛筆，亦是無關大旨，便利是唯一的要事呵！

再就「字辨」一書的本身上說：雖是他自誇自耀「三十年如一日」，「讀別寫錯之字，彙集釐正，示以方式」，但看過李伯英的「字鑑」，郭忠恕的「佩觿」，賈昌翰的「羣經音辨」，以及龍翰臣的「字學舉隅」的，也沒有什麼希奇。然而顧先生自序裏這樣津津自道，我這裏也不得不隨便說幾句，並且希望一般朋友，注意今後中國字的改革問題，而拘於古人古書才是。

○……○
如是譚
○……○

人之患

不記得清人那個說：「人之患在好爲人序」，但自序，我覺得是必要的。

可是現在隨便偷竊抄襲成了一本書，不但請名人題字題跋，還要自己來一個自跋，大吹大擂的說他怎樣辛勤，怎樣努力研究，經過多少時，還要加上些牛頭不對馬嘴的什麼現代病根，此書的價值，真是無聊！

跋的重要點，是在將一本書的內容條例分析提要，使讀者看了跋，可以循着指示去看，若自序，必要將自己經過做這部書的真實情形，編輯方法，參考書籍，困難或有特異之點，略略寫出，又何必自表功績呢？

其實一部書有價值無價值，是有公論的，並不因爲自跋裏多說己功而增價，也不是因爲自家將自己真實情形說出，露了狐狸尾把而敗價，然而現在許多書籍自跋中有幾不唱「醜表功」的呢？
？唉！

商務印書館的減價與增價

譚天

國難前後目錄價值的比較

商務印書館一二八被毀於日本砲火之下，在意識上說，「爲國難而犧牲」，尙屬值得；事該館力圖復業，「爲文化而奮鬥」，亦屬難能。吾人於東方圖書館被焚之時，雖深致哀悼，而商務股東經理能於數月內積極恢復，更覺欣慰。蓋以最初之商務，而能達到一二八前夜之商務，則今日之商務，當能不出數年，更勝於一二八前夜之商務也。

但商務最初之資本，不及一二八前夜商務資本數百分之一，商務之能如此長足進步，

(一) 由國家提倡教育之功；

(二) 由社會維護專業之力，

而書業競爭乏人，亦更予商務以莫大之機運，此於商務股本之利用固有限，而商務辦事者之精力，亦非有超異於人者，亦甚顯然也。

願除國家提倡，社會維護外，而更予商務直接權利，使之日趨興盛者，讀者效力爲多也。發行所由幾間小鋪面而至五層樓之大洋房，印務所由數間矮小工廠而至數十幢密接如市，在先股東

經理之住亭子間及安步當車者，今則洋房大廈，出入汽車，而團團富家翁矣，是商務股東經理今日之安富尊榮，以及商務股本之堆積膨漲，在在均爲讀者之賜；而讀者金錢之所自來，又爲讀者父兄之滲滲血汗換來，是又商務股東經理今日之安富尊榮，讀者父兄血汗變汁也，商務股本之堆積膨漲，讀者父兄血汗之所凝結矣！

國家與以如是之助力，社會與以如是之機會，讀者又與以如是之報效，商務之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讀者則何如？茲姑舍其大者遠者不談，天爲讀者之一，就讀者本身上說，則除答以任意剝削極盡其欺騙之能事外，無有也。

天於本刊第五期中國文化史後，曾述該館之欺騙遺害，又於七期指出辭源及謬誤，茲更發現所謂「爲國難而犧牲」，然其「犧牲」者，乃讀者父兄血汗代價，「爲文化奮鬥」，而「奮鬥」者乃金錢，故復業減價乃更爲增價矣！

自然今日商業之競爭，宣傳是爲首要，商務利用若干貪食資本唾餘文人，運用生花妙筆，鼓惑聽聞，此於專爲個人宣傳之王雲五大典辭（此書不日另有批判）已見功效，（宣傳費聞達該館全年百分之卅以上，資近數萬）。而垃圾式之萬有文庫（此書亦另請A君批評）又賴「朝中有人」，一紙公文，竟又作其宣傳之好資料，一帆風順，自能普及全國，文字之靈乎？金錢之靈乎？

此次商務復業，宣傳語句，最能動人聽聞而增警惕者，曰：

爲國難而犧牲；

爲文化而奮鬥。

而在復業紀念大減價中，宣傳句語，最令吾人感奮者曰：

酬答海內外人士維護熱心起見……舉行廉價，藉表微忱有此「表」，「海內外人士維護熱心」者，可謂不虛矣。

但「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此雖國中之通病。尤爲商務之慣技。夫既曰「爲酬答海內外人士維護熱心」，爲何徧獨於「中小學教科書」？豈「海內外人士維護熱心」者，僅用「中小學教科書」之「人士」耶？

一般用書，商務固言「分次特價」，似無間言，然查幾期特價之書，不是爲過時代之書，或爲銷行路滯之書，且更爲增價後之書，（如中國文化史初僅買一元四角，尚可八折，現只換布面買至三元，特價亦買二元，）此「忱」非「微」，實「深」甚矣。

茲更以四部叢刊單行本價目對照

書名

前價

現價

周易	五	角	九	角
尙書	七	角	一	元二角
毛詩	一	元五角	二	元四角
周禮	一	元八角	二	元八角
儀禮	一	元四角	二	元二角
禮記	二	元	二	元八角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九	角	一	元五角
孝經	二	角	三	角
論語集解	一	元	一	元二角
孟子	一	元	一	元八角
方言	四	角	六	角
釋名	三	角	五	角
玉篇	九	角	一	元六角
廣韻	一	元四角	二	元五角

前漢紀	一元八角	
後漢紀	一元八角	
資治通鑑考異	一元六角	三元
資治通鑑目錄	三元	六元
逸周書	五角	七角
晏子春秋	七角	一元二角
古列女傳	一元	一元五角
八朝名臣言行錄	五元	八元
華陽國志	一元二角	一元八角
西域記	一元五角	二元四角
荀子	一元五角	二元四角
新語	二角	三角
新書	八角	一元二角
鹽鐵論	七角	一元
		合售五元五角

說苑	一元八角	三元
揚子法言	三角	五角
潛夫論	六角	一元
申鑒	三角	五角
中論	四角	六角
中說	四角	六角
孫子集注	一元四角	二元二角
管子	一元二角	二元二角
鄧析子	一角	二角
商子	三角	四角
韓非子	九角	一元四角
齊民要術	一元五角	一元八角
易林註	四元	七元
墨子	一元五角	一元八角

尹文子	一角	二角
慎子	二角	三角
鶻冠子	四角	六角
鬼谷子	三角	六角
呂氏春秋	一元四角	二元四角
淮南子	一元三角	二元
論衡	三元	三元五角
意林	七角	九角
世說新語	一元二角	二元
山海經	六角	一元
穆天子傳	二角	三角
老子道德經	二角	四角
冲虛至德真經	四角	五角

此外增加的當然很多，我們不必將他一一列出。好在他們好像是具了這麼一個信心 凡是你

要所需要買的，在現在別家還沒有與牠有同樣的書籍對抗時，你就不得不去買，——雖有它們利祿薰心不顧讀者的這種增價，而還要加上一些什麼「爲文化奮鬥」的好名詞，但我敢擔保你越買的利害，它就增價越多，這我們可以在許多書籍增價中很明顯的看出，而它這次減價，獨獨將普通書不減，也就是藏了這個齷齪的心思，不然爲什麼錯誤百出不成體統的中外文化史，已經是再版多次，還加價至一倍以上。（原價一元四角可打八扣現賣實洋叁元）

我們在它的最近所出的圖書彙報，附帶還發現更可笑的一個事實：那書的分類的不倫不類，我們雖是不值去說它，但像萬有文庫中。

論語

賈豐臻著

新序說苑

莊適著

呂氏春秋

莊適著

經學歷史

周予同著

古詩源

傅東華著

又

沈德潛著

詩經

繆天綬著

漢魏六朝文

臧勵蘇著

楚辭

沈德潛著

王詩

傅東華著

.....

.....

真是荒天下之大謬！絕世界之大倫！

這樣的『爲文化奮鬥』捧出今人，來奪古人之席，偉哉奮鬥，大哉奮鬥！
然而，然而……嗚呼哀哉！恕不尙癢

爲文化奮鬥

爲金錢奮鬥

如是譚

如果文化的基點，建築在金錢方面，那末商務的減價增價或來什麼特價，我們可以不去說它。

可是文化的解釋，並不如此的簡單，在資本主義睡餘下的編輯先生，雖是可被金錢蒙看心，但不能蒙着天下人的眼睛。

這次商務的減價，據知道內幕的人說，以及由許多方面事實證明，歸納其來：

(一)被動的，據說這次減價的動機，是因中華書局遷場要出清存貨，所以中華減價，商務也不得不跟着減價。

(二)競爭的，商務過去的賺錢以教科書爲大宗，現在各書店見到這一點，大家都出課本，商務的課本，自然是許多都失了時間性，不減價，是要被淘汰的。

還有，商務利用過去的歷史，有些膚淺而甚至錯誤的參攷書，人家沒有，它自然在那兒可以自豪，所以它除了中小學科教書外，它是不肯照中華一樣一律減價的。雖是說什麼每期有幾種特價書，但不是銷售滯澀的書，就是已經增了價的。

這許多原因，說來說去，當然是爲着金錢。萬能(?)的金錢呵！然而却能爲資本家利用文化去遮蔽，就使人不知不覺的起來了！

圖書評論的評論

譚禪生

圖書評論發刊的廣告，在安慶病中就看着了，這多麼使人欣慰的一件事。

日前由京來滬，託了朋友買着一冊，在車上一氣看完，覺得比書店所辦片面宣傳的什麼新書月刊哪，月報哪……畢竟出色多了。

看是看完，不由引起一種興奮，同時心中思潮連續的起伏着：始而懷疑，懷疑好像這不是全國學術最高機關，指導全國學者的堂堂國立編譯館大人先生們所辦的；繼而詳閱，閱了全部內容，簡直不是所謂「致全力於各種圖書之批評介紹不涉其他」的圖書評論；終至失望，失望竟如編者所譏笑的「國人所辦的定期刊物，不管它的名稱叫做什麼，在開辦之初，雖各有一似是確定的宗旨，而在續出數期以後，往往爲合乎宗旨稿件太少，不得不把那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稿件來充塞篇幅，於是所謂雜誌也者。竟能名副其實」一般。

但該刊是「力避蕪雜」的專刊，而我所見着的，又是創刊第一期，是「稿件太少」嗎？，是名不一定要「副其實」呢？

該刊尊嚴（？）極了，聽說曾致函有名學者某某某，內中有云「非在國內有威權之學者，

不敢就教」等語；宣傳方面也不錯，差不多海上各書局都有通函，大意是表白該刊具有權威，廣告效力甚大，反面證來，似乎令人有點不得不登和不敢不登的樣子，因為誰同金錢不好，什麼宣傳文化幌子，那個不想多拿幾文？這樣有立場的大刊物，敢不「唯命唯謹」的登牠一幅半幅，以冀「筆下留情」嗎？態度的確虛謙，（不是謙虛）所謂「希望閱者隨時來函，如有所商確……，但願擇其可公開者代為發表」，來函有「不可公開」的地方嗎？那末說什麼「真理不怕露天」？也不過含些威權成分罷。

不爭氣的出版界，該罵的作著——不合口胃的作者，你們等瞧瞧眼色罷！

話說了許多，內容還一字也未着筆，分開來說罷。

宗旨

宗旨，是恁何雜誌對於閱者所應表示的態度，圖書評論雖然未像一般雜誌宣明的標着「本刊宗旨如何」，而封面內面的啓事三則中的第三條，一樣的含着這種意思。他說：「亞里士多德嘗言「我們既是愛智慧的人。為維持真理起見，就不得已把自己的主張推翻了，也是應該的。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們心愛的東西，我們就不得不愛真理過於愛朋友了」。本刊編者願提斯言，以明態度」。這是多麼值得欽佩鮮明旗幟呵。

他們是「愛智慧的人」，他們「維持真理」，不僅能夠將自己「主張推翻」，而且他們的「愛過於朋友」，似乎進一步有孟老夫子「舍魚而取熊掌」之意。目前出版的雜誌中，「愛智慧」的未嘗無人，能「維持真理」的有多少，能「維持真理」而「愛過朋友」的有多少，却很難說。圖書評論能排衆難而能之，真屬難得。我將代「真理」三呼萬歲，而禱望之！

真理究竟是什麼呢。渺茫的說，真理就是真理；實在的說，這個理是真的，不是假的——無可疑的，不磨滅的。但我國名學所說的「白馬非馬」，「火不熱」，「雞三足」，「龜長於蛇」，「犬可以爲羊」，是不是算真理呢？要拿這些話來說，新學家一定要說這是不合科學的，這是一般「少朽」——因我尙未老，「據典引經」不合時代潮流的話。不過很奇怪，科學家牛頓 *Newton* 說，光的進行是直線的，從不彎曲」，而愛因斯坦 *Einstein* 却說「光雖是尋着直線進行，如遇阻滯，便不成直綫」；數學家歐克萊司 *Euklidsche* 說「三角形內三角之和、等於兩直角」，而羅貝邱司基 *Sobatschesky* 偏說「三角形內三角之和，小於兩直角」，利曼 *Liemsun* 又說「三角內之和，大於兩直角。中國的經學家，翻骨董。爭今古；外國的哲學家，論思潮，鬧心物，一樣爭爭吵吵，究竟誰是誰非，誰真誰假，淺學如我，不敢置一詞，只學好合着我們鄉裏俗說話一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存而不論罷。

不過以科學家著名，世人公認爲發明真理的牛頓先生曾說過：「世人如何看待我，我可不問，但我自視不過是在真理涯岸一個遊玩的小孩，有時拾得一個較光利的小石，或一個較美麗的貝，而真理的大洋，橫在我的面前，却沒有被發現」。則真理難得，如此可見。圖書評論先生們所維持的真理，是牛先生的海洋中的呢？海岸上的呢？或海外的呢？

圖書評論究竟是「圖書」「評論」罷？據一般的觀察，不過好其所好，壞其所壞，進一步亦不過如佛愛巴里Faithful所說「我的感覺是主觀的，但感覺的根據是客觀的」。圖書評論啓事三則的第一條說：「本刊集全國學者心力，從事批評介紹大中小學校所用教科書，參考書，地圖，表解等，以期提高國內新出版物之標準，而達人人皆有好書可讀之目的」。這是多麼偉大事業啊！但，全國學者有多少，未見統計；全國學者的心力有多少成分，不可得知，如果僅僅介紹批評而能夠達到圖書評論諸先生所期目的，我大胆敢說一句，永久永久沒有實現可能罷？自然這個目的，是不是圖書評論所應盡所盡得了的責任，以及閱者所期盼的圖書評論所當盡所能盡的責任，是不是這樣，還是另外問題，不過不想圖書評論竟能夠這樣，竟能夠做得到這樣。

圖書評論究竟是「圖書」、「評論」罷：牠能夠指導閱者一個比較認識較清較近的感覺，而能對於某書有一種相當印象，已能算數了。像劉英士先生的，「我們希望人家相信我們所說的好

書，便是好書」，已經難以接受，而羅家倫先生所寫的好像代表圖書評論宣言的大文說：「遇着好書應當提出內容詳細介紹，引起讀者興趣，進一步去讀原書；遇着不夠標準，不負責任的文字，應當請一班人預備好鐵掃帚，破除情面，把他們打掃個乾淨」。大家雖是都很願遇着好書，因着介紹而能夠去讀原書，但那些是「不夠標準」，那些是「不負責任」的書籍，文字，到很難說。即如羅先生說「打掃個乾淨」，痛快自是痛快，好書僅僅介紹。於圖書評論原則上，固有些不合，於立言方面，將要變成永久沒有批評討論的文字了。

體裁

圖書評論啓事三則第一條說：「從事批評介紹大中小學校所用教科書，參考書，地圖，表解等」，第二條又說「致全力於各種圖書之批評介紹」，第一條很嚴格的限定，似乎有「不涉其他」的意味；而第二又寬泛的說「各種圖書」！當然我們知道各種圖書，均無不可作大中小學校參考；而大中小學校的參考書等，亦可包含在在各種圖書之內。如果承認這是「二而一」的話，到不知爲什麼把牠這樣的分開，作兩種寫法；要承認是「一而二」的，那末圖書評論究竟是擇採那種，包括那種，這到令人難以判別。

第二條既說：「力避蕪雜，將致全力於各種圖書之介紹批評，不涉其他」，又繼續說「但如

指導青年思想，與讀書方法之專家著述，以及出版界消息，名著作家小傳，國內各大學現時課本調查之類，亦將擇尤或摘要登載」，出版界與著作家是和圖書有密切關係的，圖書評論擇尤或摘要登載消息哪，小傳哪，到不能說爲過分，但我疑惑：（一）「指導青年思想，與讀書方法之專家著述」，「青年思想與讀書方法的指導」，是不是圖書評論分內的事，專家著述關於這一類的，圖書評論是不是以爲不如此不足以爲其圖書批論？（二）羅家倫先生文字，既是圖書評論編者先生將他刊于專著之內，我們總可算認爲是專家。「讀標準的書籍，寫負責的文字」，確是指導青年思想與讀書方法的好文字。編者先生節「專家著述」，而爲「專著」二字，驟視之不知以爲怎樣的一種專門文字！但編者則指定是說專家，而內容即在作者捫心思之，亦不能自承認這是他的專家的「著述」罷？細讀之呢？要不是腦中記着有「圖書評論」四字的話，我幾乎疑惑這是一本「學生雜誌」或「讀書雜誌」了。

「書評」僅能說是「書」「評」罷？圖書評論是負着兩種最大的使命——批評，介紹，有批評應得有介紹，「介紹」而夾在「書評」之中，似乎重於「評」而輕于「介」。固然「介紹」中也間有「評」，但總得有個偏重不能混爲一談。吳景超的「蕭克利佛對於犯罪學的新貢獻」，與文藻的「貝克編輯馮維色的系統社會學」，樓桐蔭的「季特教授自己所認爲最得意的一本小書及其

譯本」，而列於書評之中，似乎有些不類，尤其是特別標明的「凌夢痕」介紹柏格森的最近著作」。

「國內各大學現用課本調查」，與圖書評論是怎樣一個密切關係，我真想不出牠的必要性，如認為課本與圖書有關係麼？那末，專門以及中小學校課本，皆得一登；如果講調查書籍是圖書評論所須要知道的麼？那末所應調查的出版書籍也正多多，要做其全部的工作，到是教育部和編譯館所應該負責披露於各該部館的公報，今圖書評論竟代教育部和編譯館所應做而未做的事業，而又僅做其全部的一部，雖值得欽佩，但我却想不出一個名實來！

分類

圖書評論的分類而開首即刊專著一欄，較重要的介紹而又附書評之內，這種分類的不當，一見便知。至「新書鳥瞰」，看來似乎可有而實不應有的東西。照編者的說法，是因為承蒙各大書店不棄，「惠贈書籍，依照慣例」，「不負責任的介紹」，而僅僅登着「流水賬式的贈書誌謝」，使「有許多不大好事的閱者」，「沒有興會去看」，「印入心目」，這樣，以為「對於蒙贈的書籍」，可以「對於閱者的負責介紹」，書店老闆經理先生們，當然見着要大張其口，千感萬謝，但閱者恐怕却不需乎此罷？

(一)編者說：「我們對於蒙贈的書籍，負有兩種義務，一為感謝贈者，二為報告閱者」，

感謝贈者呢？這是圖書評論的私事，與閱者無干；報告閱者，據說「有公開的需要」。本來新書報告是一般閱者所需要的，但他們要的是有系統的，全部的，這樣半宣傳半阿諛，或信口雌黃，或任意指責，需要實不需要。

（二）編者將「鳥瞰」與「評論」的差別，對我們說「鳥瞰不過粗讀以後所得的印象或感想」，「結論不一定如後者——評論可靠」。的確，這個不可靠的事實，很容易發見，舉一個例罷，如說李鴻章一段，歷史專家王先生曾告訴我：「要說『名人傳記的功用，是使青年們讀了以後得知偉大人格的如何修養，以便如法泡製，自成偉人』的話，必須敘述『關於家世和幼年生活言行』，實不盡然。名人傳記中，可以不必言及家世和生活的，中外傳記中是恆常見。而且『言此』，『青年人知其『個人生活』亦決不能『如法製泡』，如洪秀全與李鴻章，他倆思想是絕對不同的，學了李鴻章，不能學洪秀全，學了洪秀全，就不能學李鴻章，青年們如果誤信了編者的話。叫他們何所適從呢。李鴻章內容中錯誤地方也很多，因非專駁此文從略，編者未將其指出，而止說些不相干的話，未免輕重失宜」。我也曾想：名人之所謂名人，是在他之所以有「名」者的地方，傳記能溯其淵源而及其家世和幼年生活更好，但只要能夠將其所以能「名」所以為「名」的言及不遺，亦足可以，要是「如法泡製」的話，像王君的說是一理由，即照下篇甘地自傳中說

，「甘地會偷吃肉食，而犯宗教信條」，編者會看出其「嚴重性」，並且引着三件事情：一種「竊取叔父拋棄的烟頭」，一種「在人錢袋偷銅元」，另一種「感覺缺乏獨立性，而憤懣要打主意自殺」，青年還能夠去「如法泡製」的嗎？編者還不客氣的說要「俾讀者決定取舍」，要「希望人家相信他們所說的好書，便是好書」，這不危險嗎？這不矛盾嗎？

(三)「有人以為新書鳥瞰，只該介紹好書，不該提起壞書……免得遭怨……但若一點不說壞話，人家豈不要疑惑我只會說些好話……有壞書的襯托，好書之好，才得格外顯明」，這些話完全敷衍書店老闆，而怕得罪他們的，還要在閱者方面邀功的說「……假使因為我們的犧牲，而使別人免得犧牲，他才可以證明我們的犧牲，尚屬值得」，可是「不情願」不得已溢於言表，「爲了要做新書鳥瞰，我們不得不想蒙贈之書逐一檢閱」，大可以換作「爲了蒙贈之書，要逐一檢閱，不得不做新書鳥瞰」，這樣犧牲爲誰呢？「徒然」誰受呢？我們雖是不敢說，該刊編者藉此想要人家多送些書看看，但至少他是想在閱者方面逞能，在書店老闆面前邀功，諒不是違心之論罷？雜誌論文分類摘要，這種工作在學術上是必需的，但圖書評論恐怕可以不負這種責任，也實在負不了這種責任。

(一)文中說「國人所辦定期刊物，不管它的名稱叫做什麼，在開辦之初，雖各有一似是確

定的宗旨，而在續出數期之後，往往因為合乎宗旨稿件太少，不得不把那些「牛頭不對馬嘴」的稿件來充塞篇幅」，啓事上不是一再的說「從事於批評介紹大中小學校所用教科書參考書地圖表解等」，「致全力於各種圖書之批評介紹，不涉其他」嗎？這種摘要，是算批評，算介紹，還是算合圖書評論的那個宗旨呢？圖書評論是第一卷第一期創刊，當然不會稿件太少，但這樣「慎重其事」，而竟佔圖書評論十分之一的篇幅，不算「充塞篇幅」嗎？

(二) 目前出版雜誌，每月總在百冊以上，信如文中說，「不問你想研究那一種的問題，總得要看所有一切的雜誌，否則便有遺失材料之虞」，過去的不說，即將每月出版的雜誌分類編目，而加以摘要，教育論文已經佔了這許多篇幅，其他都能容得嗎？

(三) 不錯，「不問你想研究那一種的問題，總得要看所有一切雜誌」，下期固然編者預告又要「增加社會學論文」了，但是不是就可說照教育論文這樣「就無遺材之虞」還是問題，圖書評論重使便于「專題研究的學者」，這種「貢獻」，也不能算「盡分內之職」罷。

還有一點，教育專家董任堅教授，雖未領教，却常聞名。編者鄭重希望閱者「勿忽視董教授這種工作的重要」，話也不錯，不過說「假設他因得了諸公的建議與鼓勵，而得完一種正在萌芽的企圖」，這是不是董教授的意思，我不知道；不過，我想這種工作的重要，專家的董教授，想

不致因閱者——編者的客氣語稱「諸公」建議與鼓勵而方完此企圖；也却不因閱者不建議與鼓勵，而就中輟這企圖。不僅教育專家董教授如此，並且很希望編輯館的先生們，提倡領導一切專家皆如此，成一偉大企圖，編集一完備的雜誌論文提要，如四庫全書提要一樣，但不願「不涉其他」的圖書評論，夾雜這個企圖罷了。

圖書評論離開不了「圖書」，「圖書」的供給，離開不了出版界——並不是說出版界贈送的供給，這大概都會知道的。圖書評論附着出版界，固無不可，但必要的條件（一）須將某出版界本身狀況詳細檢討，而加以客觀的敘述。（二）須將最近時期的出版物，全部統計披露。如果前者叫局中人而說本身事實，究竟主觀太深，顧忌太大；像舒新城先生所說的中華書局的近狀，什麼「牠的本質，一切進」，當然要以營業為本位」，「對於國家文化，同時也想顧到，因為要謀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於營業」，這是怎麼說？這完全是資本主義色采暴露，而舒先生竟代表說之，然圖書評論的編者，不是董事長；閱者不是股東呀！這樣委婉曲折說來，我們又何必需要這種報告呢？即就營業方面說罷，我們須要知道的是：公司組設動機和經過，歷年贏虧及其原因，出版的統計，以及某類書籍銷量增減，這樣各書店如能都有詳細敘述，至少可以知道文化傾向，圖書概略。舒先生僅僅哭訴他們不能發展原因，而又自吹其有五——據其自說是極好，但僅說

五項好風氣，還究有什麼相干呢？王禮錫先生的神州國光社報告，更好笑了，只將前昨兩年出版書籍，臚舉幾種，三句不離本行的照例吹他幾句，這一幕滑稽劇，爲什麼又不叫資格最老，資本最大，出書最多的商務，和牠的大經理王雲五先生也來吹一吹他的四百萬呢？（因爲發明四角號碼，編有四部叢刊，百科全書，萬有文庫，故有此稱。）然而閱者戲是看了，可惜誤了正餐。

武漢大學是不是應刊於出版界，這很費說罷？如果因牠編有叢書刊行，那末北大呀，清華呀，燕大呀，師大呀，中大呀……都有出版，不是都要刊入於出版界嗎？但牠們自己是不是就肯承認，到要請教。

「國立編譯館的審查教科圖書一覽表」到很好，很能使一般知道莫測高深的編譯館，所做的精采工作。但也應該將過去所有審查的教科圖書，以及一切書籍准予審定，准予發行，或不予審定，發還修正的詳訂表格，系統統計，飽閱者眼福呀！編譯館的經費，用到那裏，編譯先生幹些什麼，反勞圖書評論爲之代登，幾乎令人疑惑，這是國立編譯館的公報。

一種分類總要帶有永久性確定性，圖書評論我們當然不願它「不幸短命」，圖書評論的分類，我們也望着牠能永久確立，「出版界消息」和「著作家小傳」，這可任意採擇，一國內各大學現用課本調查」，國內有幾多大學？課本有多少可調查？而也另立一類，幸不論牠雜在圖書評論

內倫與不倫，而這種可笑的分類法，不待看完全刊，也知其簡陋無識了。

文字

舊八股的毛病，在浮詞濫調，新文學的毛病，據說不甚「簡潔」。圖書評論，自宜明白曉暢為主，八股的文字既屬不通，白話也不應拖沓。傅樂夫先生批評中國土地問題之史的發展，照傅先生所說的幾點意思，設使要「簡潔」的話，至少可以減些文字，少佔篇幅。如果以為幾點所說，意尤未盡，大可多舉事實，少說空話；真正認為是不足道的，那末何不照羅家倫先生說的「備着鐵掃帚，破除情面，把他們打掃個乾淨」呢！

批評這種書籍，對於某種知識要有相當研究，自不消說；對於某種知識，雖有相當研究，對於某書批評而不詳閱全書，加以系統的分析，嚴密的組織，然後加以獨到的見解，簡潔的文字，只是隨便寫來，那末又何需此批評？孫根工先生的「中學國文教學概要」一文，我認為是批評中最好的一篇文字，却不是一般隨便寫來搪塞的文字所能的。圖書評論如果篇篇能照這樣，我們還有何說。當然，批評介紹文字，不都是這樣死板的，但至少亦應以孫本文吳澤霖二先生寫社會學及社會問題一樣。

如果圖書評論的校對和排字工友不像大東一樣的疏忽話，像「新書鳥瞰」歐洲合衆國文中，

來着「假使共產黨宣言一類譯者，也是具有這種手段，那更好了」這一類話，既看不出上下文的語句連續性，亦不明其用意何在，這要請編輯先生特別注意的！

立言

說話人人會說，要「平，允，嚴，正，」而能負起責任，却不很容易。只唱高調，而不問事實，只持一點，而概括其餘，這種武斷偏見，似均不應在圖書評論所應有。因為它是「維持真理」，「在客觀的立場上表示一點公平的批判」呀！然而不然：

梁實秋先生於「周越然註譯的伊爾文見聞雜記」中指出錯誤的十二條，說「註譯錯誤地方太多，僅舉其最不通者」，「隨便舉出一打，此外還多得很，但不一一刊舉」，既有「最不通」，當有「不通」，「最不通」與「不通」，界限如何，我說不出，既是「不通」，而且「多得很」，又「不一一刊舉」，周越然「膽量大得可以，強不知為知，真敢（？）牽強附會」，梁實秋先生「肚量也小得很，已知而不予我們知，真吝嗇太甚」。周越然「結果弄得以訛傳訛，自誤誤人」，然不至「絕倫」；梁實秋先生亦博得知或全知，使我們仍知不盡知，我到認為「絕趣」。

又指出糊塗地方五條，說「糊塗比錯誤地方還要多」，「姑舉其數例，以概其餘」，「糊塗地方」既較「錯誤」地方多，而所舉出來的例子，反較「錯誤」的少一倍以上。雖是說以「概其

餘」，其餘怎樣「概」着，實難揣測，周越然因「莫明其妙」「糊塗」着，梁先生到「明其妙」，而不「糊塗」，可是又叫我們「莫明其妙」，也隨着「糊塗」了。

又梁先生說「這樣一本書，印了十八板，而錯誤如故，這足以暴露此書讀者之顛預懶惰」，然梁先生既「曾經選作課本」，想不是目前才發覺他的「錯誤」，「糊塗」，梁先生以前有沒有不「懶惰」不「顛預」，而「指責糾正」過這本書呢？梁先生現在「指責糾正」了，爲什麼又不將其「不通」地方——已舉其最不通，「指出糾出」。爲什麼「糊塗」比「錯誤」地方多而舉例反少，而不「指」出「糾」出呢？這樣「責」了，「正」怕未必？「懶惰」「顛預」，梁先生似乎也逃不了這個範圍以外。

傅築夫先生對聶國青「中國土地問題之史的發展」，可謂極盡刻薄鄙棄之能事，自然，這本書可議地方很多，傅先生儘管將這些可議多寫些，又何必大出氣力，大佔篇幅，「無知」哪，「說夢」哪，「可憐」哪……還轉上許多灣子，「不能爲賢者諱」，「希望有一本土土地完整論」，「但是聶先生這一本大著，却還在我們希望之外」哪。我們並不是要什麼「隱惡揚善」，「爲賢者諱」，這些冠冕話，我們要的是「貨真價實，老少無欺」，傅先生想亦以爲然罷？

王瑞嫻先生的蕭友梅著的音樂教科書，到不能說壞，不過，有些輕怨薄愠於其中。蕭友梅的

音樂教科書怎樣，我是外行，說不出。但對蕭友梅音樂教科書批評，而連及中國國民黨黨歌，既還待王先生「商榷」，當亦不致不足「商榷」的完全壞歌。退一萬步說，是壞極了，但中國除了黨歌，就完全沒有可稱王先生意的歌嗎？「歐美雜誌中」的「滑稽評語，博得一個無樂之民的侮辱整個國家的話，王先生也可以引來自誣我整個民族嗎？既然「事實具在」國中像王先生一樣的也未嘗無人，「覆按」「判是非」，一定要去請教「歐美的先進來」，這到不是像王先生說一般的崇拜所謂「專家的偶像」，到是崇拜所謂「外國的偶像」。

劉英士先生的文章，在「新書鳥瞰」中，看到很多。但除「太平洋問題之解剖」一文，露骨一點不滿外，其他各篇都在可是可否之間，「取舍」固難決定，「真意」並難全得。雖他這樣的說：「有人以為，新書鳥瞰只該介紹好書，不該提起壞書——壞書聽他去自生自滅，這是一個很好政策，至少可以免得遭怨，這是我們很願意承認的」，啊呀，劉先生有這個「很好的政策」，我想一定是不會「遭怨」的，但劉先生「願意」，作家也「願意」，書店老闆更「願意」，閱者是不能隨着這樣「願意」的罷？劉先生也知道「但若一點不說壞話，人家豈不要疑惑，我們只會說些好話，只會說些好話的人，猶之乎只會說壞話的人，人家對於他總有些不敢相信」，聰明的劉先生，能夠這樣的看出人家意思，說「一點」，原來是怕人家「不敢相信」呵！「相信」什麼

呢？他說得很明白「我們希望人家相信我們所說的好書便是好書」，老於經驗，久於世故，善於說詞的劉先生，真可算善誦善禱，爲一般作家書店老闆「鞠躬盡瘁」了，然而「真理」怎樣可以「不怕露天」？

總之：評論不是洩氣的，以其所見不同，立場不同，或儘有「錯誤」「糊塗」，「指」之「糾」之好了，只是說些憤氣的話，適見其量之小；也不是含混模糊兩可的，待商榷的地方，當然不能下判語，但完全「亦非亦是」，結果還是「無非無是」，何又需此評論呢？

態度

要是真正能夠佔在客觀的立場來說話，既犯不着無謂的謙虛，又何必多所挖苦？因爲「評」者「論」者，目標是在內容：是先進學者，我們固然要具相當禮貌，但有「錯誤」，也不可爲之隱諱；是後進作家，亦不可以人廢言，間有所見未周，所言未當，我們於「指示糾正」之餘，也得鼓勵導勉。謝循初先生的「新師範教科書」及「新學制高級中學教科書的兩種心理學」，寫得多麼宛委，孫本文和吳澤霖兩先生「社會學及社會問題」說得多麼懇摯，我們不要批評人家文章則已，如要批評人家好壞，應該以此爲準則。

梁實秋先生對於「周越然註釋伊爾文見聞雜記」，是何等心地，傅築夫先生對於「龜國青中

國土地問題之史的發展」，是何等論調，劉英士先生「新書鳥瞰」，是何等見解，一望而知是村夫謾罵，市井諷薄，劉姥姥之滑稽而已。這有多少誠意爲着研究而評論，爲着「維持真理」或「青年指導」而評論，到要請教！

錯誤的文字，誰說不該罵？沒有研究的文字，誰說不應該挖苦？雜亂無章的文字，又誰說不可俏皮俏皮？痛快的說，這種流毒後世，遺誤青年的文字，不僅該「罵」該「挖苦」該「俏皮」，簡直是「罪孽深重」，「死有餘辜」呢。不過，我們按住火性，平心靜氣的說，目前的出版界中作家，他的社會環境，生活問題，是否能夠允許他去作精深研究，還是問題；而出版中書籍，有多少有沒有「錯誤」「糊塗」地方，實亦難說。我們既不能掘秦皇之坑，又不能作咸陽之焚，「罵」「挖苦」「俏皮」是不是就算盡了責任呢？我們希望一般超乎見解無「錯誤」「糊塗」的學者先生們，還得多積些陰功，少擺些面孔，多證些事實，少說些廢話，那末不僅閱者「受惠不淺」，作者也自然「五肢投地」了。

以上都是就着圖書評論原有的範圍批評，此外還有幾點意：

(一) 我們很希望圖書介紹批評之外有論。因爲「可以「名符其實」，二來也可領略「專家」很好見解，但論只以不超乎圖書範圍，作家現狀，文化趨勢爲主，不願「專家」而來什麼「專

著」，亦首刊其間，「論」只是「論」罷了。

(二) 介紹當然以最有價值的去介紹，批評亦應以國內銷量最多，影響最大，而不是全無價值的才好。關於小有疵瑕，及無大影響的，不妨略後，因為目前要批評的，儘多着呢？

(三) 評論固重專家，然一般所認為專家的，在目前我覺得事情多忙，他能夠抽暇拿點精神去詳細評論，固有望；亦有性之所至，目前所不知道的作者，苟有研究深刻之作，亦不妨採納，除非是想造成所謂「權威」。

話說得太多了，該刊已經出到第四期，下次再談罷。

○……○
通訊

○……○
買了一部「中外文學家辭典」以後 小學生胡云

還是我自己不是了！

編者先生：

我在報紙的廣告上，看見了新出版的中外文學家辭典，覺得很快樂。因為我們對於不認識的文學家，可以由他介紹而認識了。便化了一塊大洋，買了一本，不但沒有折扣，而且因為跑遠路

去買，來往費了四角小洋的車費，於是統計化了一元一角。

買了來翻開一看，出乎意料之外的發現了許多疑問。

例如這部辭典內收了兩個「王士禛」：一個說是號漁洋，又一個說是號漁陽，（陰陽之陽）於是就不得不使我糊塗起來了。究竟是一人？還是二人？

又如陸隴其的文集，據我們三家村裏的學究先生說：是三魚堂集，而這本中却作「漁堂」。究竟是學究先生誤呢？還是辭典錯？

據說這部辭典的編者是顧鳳城先生，而且他把他自己也編在本辭典裏，那麼當然他也是一位文學家了。我是二十四分盲從文學家的話決不會錯。那麼顧鳳城先生既是然文學家，顧鳳城先生的話也決不會錯。

我所有的疑問，也許是我自己程度太淺了，沒有資格查這部辭典。因為文學家辭典，是供給文學家用的。我既然不是文學家，那麼當然不配買這部辭典！唉！說來說去，還是我自己不是！

編者先生：你是很能代表讀者說話的，這部書，你可能詳細批評一下？

編者：按此書編者尙未寓目，前聞友人云，錯誤就多。已函友人代為批判矣。

關於「申報年鑑」裏「出版」與「學術」的幾句話

王道

當然，以「申報」的歷史，以「申報」的地位，而以「申報」烈烈轟轟的宣傳的「申報年鑑」，以事實證明，以理想推測，好像不是如營業爲目標的「商務印書館」以前所出的「中國年鑑」一樣的糟。

但「申報年鑑」出版了以後，「理想」固然還是落得一個「理想」，而「事實」却更予「申報」過去「歷史」和「地位」以更不善的影響。

它不僅如「商務」一樣的「以營業爲目標」——這樣草草成功的一本書「除了收入五十幾家倍大廣告費外」，它還要賣到三元五角定價，聽說銷路很不錯，是他於「營業」外，又有比「商務」更好的「宣傳」，利用自己的「歷史」和「地位」而廣招徠，這真不能不佩服，不慶祝資本家的成功，但購書的却是該死。

我們且拿「出版」與「學術」兩方面說罷。

在厚約兩三英寸的一部「年鑑」中，「出版」方面，僅僅佔了八頁，我可憐沒有許多閑工夫，去把它統計一下，是佔了千分之幾；然而就在八頁中，還更有便我們驚異的呢！

「出版」方面，是分着下列的幾部分：

- (一) 全國出版新書概數；
- (二) 全國出版新書分類統計表；
- (三) 全國雜誌分類統計表；
- (四) 全國已登記各日報及通信社；
- (甲) 全國主要日報調查；
- (乙) 全國報紙及通信社分省統計表；
- (丙) 各省市會轉部登記新聞紙雜誌統計表。
- (五) 全國外人刊行主要日報表；
- (六) 全國外人所辦主要通信社一覽；
- (七) 一年來之上海出版界。

內中第(四)表(甲)(乙)兩項，是根據中央宣傳部，四表(丙)項，是根據內政部警政司第三科，(五)項說是民國二十一年調查——大概是他自己的調查；(六)項未注明，却也簡單，不過連名稱才佔了九行；(七)項是佔了兩頁中二之一強，這樣的我們已竟失望。(二)

，(三)項根據生活書店編「全國出版物目錄彙物」計算，和浙江流通圖書館「中國出版月刊第三四期合刊」，我們則更覺「申報」的無人，和「申報年鑑」已無價值了。

生活書店編的「全國出版物目錄彙編」本刊已經批判過。浙江流通圖書館「中國出版月刊第三四期合刊」裏「全國雜誌刊物的總調查」。下期靜禪君還有詳細的指責，這裏不說。

現在我所要說的：

(一)「年鑑」的目標，是統計某年的一切。「申報年鑑」，「出版」方面的「全國出版新書分類統計表」，自然應該是統計「申報年鑑」所著手的民國二十年的「全國出版新書」。但生活書店的「全國出版物目錄彙編」，不但有民國二十一年以前的出版物在內，而且有許多地方書店還沒有，許多書籍還未載，它自己並說，「同類書籍僅擇較佳之一二種編入」的，(如商務許多書——人生哲學一類有李石岑的，杜亞泉的，而沒有馮友蘭的，其實馮友蘭的人生哲學，比他們倆「佳」得多)。這怎可以根據？

(二)浙江流通圖書館「中國出版月刊第三四期合刊」的「全國雜誌刊物的總調查」，分類殊屬不當，「申報年鑑」既「分類稍有改移」，怎樣「移」法？怎樣「改」法？並不告訴我們，它的「當」「不當」，更是令我們懷疑。舉個例看：「國學」另立一門，而且只有兩種，雜誌

中還有『英語補充讀物』，這是多麼滑稽的事！（此書另有批評）

（三）『年鑑』對於出版方面，是否僅僅統計了某種種類若干，即算了却它的任務，這很令我起了絕大的疑問。如果認為這樣的統計，即可騙錢，那末好像交通方面，不注重他的行車時刻，而只統計津浦路，或是京滬路，每年行車幾次，是應該這樣的嗎？

（四）『中國近年出版新書，究有若干，殊不易斷言』，這在編『申報年鑑』的人，實在太掩飾，大卸清了自己的責任，在我們窮措大每年買不到幾本新書可說，在『申報』方面，至少二十一年的『申報』，他們是保存的，他們只要真為着讀書，翻翻三百六十天的報紙，恐怕不算就是怎樣難的事。雖是一家報紙完全翻了不能說周備，但不登『申報』的新書，却是很少的。

（五）『自商務印書館創行每日出一新書之例，上海各書店頗有繼起仿行者，新書日出，雖作精密之統計，更為不易』。不易吧！你為着『易』而才幹嗎？難怪隨便根據人家不可根據的東西，只要加上數月的即得，就是高小生也『易』為之，但你們就鬧了許多時，還請了專家（？）這不是大笑話麼？

其他不必說了，『一年來之上海出版界』，只是不到一頁就完事，這一年的上海出版界不是僅僅

一，日軍侵滬戰役中出版界之損失

二，中小學教科書之競出

三，雜誌之發達

四，南華文藝社北新書局與回教徒之糾紛

就可以概括了這一年上海出版界？即以這四類說，第一除了商務印書館方面紀載略為詳盡外，其他如

開明廣益會文堂等

是僅因

印刷裝訂受損失

嗎？是

同陷於停頓狀態中其損失不貲

即可以敷衍了這次損失的實情嗎？

第二中小學教科書競出的原因，為着什麼？

及商務書館遭難停頓各書店乃益努力於教科書之出版

恐怕不是這樣的簡單嗎？

第三真是笑話！雜誌的發達所謂

分別言之

只是以

甲，爲厚本雜誌

乙，爲薄本雜誌

來「分別」，雜誌的「分別」應該以厚薄分嗎？

第四北新書局是因爲

民間故事集中小豬八戒

這篇大文，是告訴我的。

南華文藝第十四期婁子匡所撰文字

撰的是什麼文字呢？這好像是不應忽略的罷！

在「學術」的一類中，只有「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應該有「概況」，是不
是它們有

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總報告

國立北平研究院院務彙報

可「節錄」呢？但中央研究院有

十九年度研究人員統計

國立北平研究院就沒有研究人員統計嗎？

中國「考古」觀念，是一般的習性，申報年鑑當然也不能例外。自然

中國近年來對於考古學之貢獻

甬直保聖寺古物館

都是值得記載的，但這一年學術上除了這一部「古」以外，其他一切都是沒有學術上的價值，不必一記嗎？

「教育部備案之學術團體一覽」自然也是因為有人可以到教育部去抄一抄就算數，不過編者來一個「備考」，說是

本表所刊學術團體係以教育部准予備案者為限，但分社概不刊入，這一考好像有兩種意思

- 一是分社可以不必刊入
- 一是刊入的都不是分社

但可惜

中國天文學會 南京鼓樓南京分會

它的總會呢？分社應該不應該列入是一問題，我以為這要是從教育部抄下來，不應該如是簡單，它的內容、目的下主持人、成立年月、會員、或社會分子，有無出版物……這都不可不一記的罷？

教育部備案各學術團體地方別統計，當然還是來一個「備考」，但備考中第二有這樣的話

本表中所在地，係指各學術團體本社之設立，

這「南京鼓樓南京分社」的「中國天文學會」我倒不知道算它是本社還是分社？

可惜我的知識很淺薄，關於這兩部僅僅只能說出這一點點 好在聽說書報論衡編者，還要請專家批評這書的，其他各部分我們靜待着罷！

評中國出版月刊全國雜誌刊物總調查的分類

靜禪

我本來老早看到中國出版月刊第三四期裏「全國雜誌刊物的總調查」。我覺得他們的意思很對，但結果弄得很糟。就大體上說，一種雜誌創刊的年月日，是很要緊的，但我他們却忘了這一項。分類，既然是圖書館裏重要部門，中國出版月刊，（係浙江流通圖書館所辦）對於圖書分類的常識，至少總應該有一點。但結果很是失望，以這幾百種雜誌分類，尙分不清楚，那末他們對於圖書館的知識就可想而知了！

他們的分類，大概是想依照杜威十進分類法去分：所以他們分法是

總類

出版界

讀書雜誌

叢書

哲學類

哲學

耶教

佛教

道教

教育類

教育

教育行政

學校教育

職業教育

農民教育

體育教育

童軍教育

兒童教育

大學刊物

中學刊物

社會類

社會科學

社會學

三民主義

經濟

統計

合作

錢業

財政

土地

鹽務

行政

民政

市政

現代書報批判集 第一輯

一五三

現代書報批判集 第一輯

政治刊物

國際

外交

黨務

自治

法律

司法

建設

交通

水利

鐵道

道路

郵工

航業

電業
軍事
海軍
航空
保安
警察
世界問題
日本
東北問題
蒙古問題
西北
西南問題
華僑問題
其他

小報

藝術類

概論

文藝

攝影

戲劇

電影

音樂

幻術

婦女類

科學類

概論

工程

地質

礦學

天文

工藝

技術類

衛生

醫藥

實業

農業

工業

商業

小產

語言類

國際語

國語

現代書報批判集 第一輯

英語

文藝類

國學

文藝

史地類

文化

考古

史學

地理

就這十類中分目看，總類中的出版界和讀書雜誌，這是什麼名稱？尤其是雜誌的種類，還有叢書！

哲學中還有哲學，教育中還有教育，文藝中有文藝，是哲學的哲學呢？教育的教育呢？是文藝的文藝呢？還是另外有他種的解釋呢？

教育類中而有「大學刊物」「中學刊物」，這種分類，恐怕是開創例了。刊物不以性質分，

而以學校分，可惜「小學」又沒有！

社會類有「社會科學」又有「社會學」，而且裏面還包括的，又是「政治刊物」，「國際」，「外交」，「世界問題」，「小報」……真是美不勝收！

文藝已經有類了，藝術類中又有「文藝」，大概是藝術的文藝罷？但而後面還來一個「婦女類」，真是「妙想天開」！

「國學」是個什麼東西，而文藝中有它獨佔一行，這是不是一般所唱導的所謂「國學」呢。還是文藝中另有所謂「國學」呢？

我們再看這調查裏所分的內容：

「出版界」能成立一類嗎？我們只是看了

中國出版月刊

中醫出版界

佛教出版界

出版消息

現代出版界

有了「出版」二字，說它是「出版界」嗎？那末「中華書局圖書月報」，「中國新書月報」，又怎樣說呢？我們在這些所列的幾種刊物，嚴格的只能說是「出版報告」，因為「出版界」包括太廣，那一種不是出版界的東西？

「讀書雜誌」，又是一個什麼分類？我們又只看了

讀書月刊

讀書雜誌

讀書週報

讀書（月刊）

說它是「讀書」的「雜誌」，「圖書評論」是批評書籍，兼報告出版消息和介紹，勉強說是讀書罷，「學衡」是研究學術的刊物，「人文」是研究近代史的，而且在「其他」類（？）已經有了，這又是什麼「讀書雜誌」？

「雜誌」「分類」裏面有所謂「叢書」一類，這不是創天下所未聞的體例麼？而且裏面所列的僅僅一種「一角小叢書」，試問「一角小叢書」是什麼「雜誌」？我們要由「一角小叢書」，推廣其來，那麼商務印書館的「百科叢書」「史地叢書」……中華書局的什麼什麼叢書又何以不列？

教育類以「教育與職業」一刊，而分一「職業教育」，那末「社會與教育」也未嘗不可分一「社會教育」！

又「教育與職業」只一刊物。另立一類，「農民教育」只一「農民教育」（日刊），「教育與農村」爲何不可亦入「農民教育」，而在「教育類」中以「教育」代替普通的刊物，而有此「教育與社會」和「教育與農村」，這二種，好像是特殊的刊物呢？

「教育類」裏分「大學刊物」「中學刊物」已不成話，前已言之，而「大學刊物」中如

安徽大學週刊

北洋週刊

交大週刊

暨南週刊

暨南校刊

滬大週刊

.....

這些是我們曾經看見過的，它們主體不過是報告一校的內部狀況，我們勉強說是「大學刊物

「罷！而

金陵學報

之江學報

燕京學報

輔仁學誌

清華學報

文理

.....

已經離開了學校而有特殊學藝的貢獻，不過是某一校的出版罷了，怎能叫它作「大學刊物」呢？

而且一校學生隨便組織出了如

金聲

天籟

日新

開拓
搖籃
火把
新壘
血輪
喚民
先難
自強
問題
心音

……

也不過是一般的文藝刊物，要把它們都歸納了在大學刊物中——雖是它是「大學」裏出版的——未免大勉強了罷？

「中學刊物」中，當然也難免如「大學刊物」所說的錯誤。

「社會類」實在太不成話了，簡單的說，倒不如以「社會科學」一名分類，還有些像樣。而且第一類即是「社會科學」，裏面所含的如

三民主義

經濟

統計

合作

財政

土地

行政

……

都是「社會科學」，我不知道這位編目先生怎樣知道「社會」兩字，這樣萬能，而都納之於「社會」之下呢！

而且有了「三民主義」一類，又有「黨務」，如說「三民主義」一類，是研究三民主義理論的，「黨務」只是各級黨部，報告黨部中概況，也還可說。怎樣黨務裏也有研究「三民主義」學理如

中央月刊
黨政旬刊

呢？再則

首都民衆旬刊

新聲

新平

雖是黨部裏出版，而尤其「首都民衆旬刊」，僅僅是「南京市黨部內」幾個字，已經知道不一定是黨部的代表刊物，何能說是「黨務」？

「錢業」恐怕是不能代表「銀行業」罷？尤其是

會計雜誌

會計季刊

兩種，其他如

錢幣革命

這些我們統統說它是「金融」好了，又何必來這個名不見於任何書目的「錢業」一類呢？

「行政」在一般的分類，只有「中央行政」與「地方行政」兩種，在「行政」裏既包括了「中央行政」如

國民政府公報

考試院公報

行政公報

內政公報

各省政府的「地方行政」「公報」，又別立了「民政」和「市政」，這大概是編者特別看重這兩部分罷？

「政治刊物」怎樣說，這些「行政」「民政」「市政」……不算是「政治刊物」嗎？說是這類政治理論方面那末

政治訓練旬刊

中央政治學校校刊

只是大部分報告的，又有何說，大概又是有了這「政治」兩個字罷？

立法院公報

立法專刊

現代法學

法學新報

法界

政法月刊

法學季刊

法學雜誌

.....

這些都能說是屬於「法律」一類嗎？

在法學方面分類，我們只常看見有「立法」「司法」兩大類，編者既將「司法」立一類，「立法」可以不立，而將「法律」，也來「婢學夫人」，「附庸蔚爲大國」，來包括一切！

有「國際」有「外交」，又有「世界問題」！「東方雜誌」「申報月刊」不錯曾有一部份是討論「世界問題」的，然不能視爲專討論世界問題的刊物罷？

最奇怪的「二十世紀」他們會一再鄭重申明，說

它是純科學，純文化的刊物，所以特重理論方面。並且對於每個題目求能辦到系統，正確，深刻，諸點，期于問題有所解決，研究得以進展。因而不止使「二十世紀」對於論理和文化完盡普及底任務，且必完盡深刻，推進，創造底使命。

那末他是那一點說它是「世界問題」的刊物呢？

「東北」成「問題」，「西南」成「問題」，「蒙古」也成「問題」。確是不錯。那末爲什麼「西北」只是「西北」，而不能成「問題」呢？我是在「東北問題」「蒙古問題」「西南問題」中許多刊物，是看不出它成「問題」，而在「西北」一類中的刊物，它是不成「問題」，這要請教編者！而且「殖邊月刊」我們是知道不是僅「殖」「西北」的「邊」，爲何獨列于「西北」一類。

「其他」，更是「妙不可言」。也可說是什麼都有，固屬不可歸附的也有，但也許多如

婦女與家庭

婦女旬刊

婦女問題研究（這是不是雜誌，我不知道，編者也沒說明它是年刊，季刊，月刊，

旬刊，日刊，或是只此一期永不續出刊。）

婦女共鳴月刊

女青年

女聲月刊

女鐸

.....

不是在這「藝術類」之最後一小類有「婦女類」嗎？爲什麼

摩登週報

婦女生活三日刊

而居然是「婦女類」，而這些却只是「社會類」的「其他」呢？大概是不「藝術」罷！

「小報」爲什麼也是屬於「雜誌」！說它是有「三日刊」的麼？那末

上海日報

上海報

社會日報

小日報

中國日報

晶報

金鋼鑽

大晶報

.....

這些「日刊」亦有其部份列入，可憐許多「大報」的「日刊」，又摒之于千里之外呢！

「藝術類」有「文藝」，「文藝類」又有「文藝」，固然「藝術類」的「文藝」如

文華藝術月刊

摩登

一方面有「文藝」一方面也有「藝術」的。但「概論」裏「藝術週刊」與文藝裏「藝術旬刊」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科學」「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應用科學」是可以不分的麼？所以「科學類」

工程

地質

礦學

後面又有

天文，

後面又夾着有

工藝

衛生

醫藥

還有

實業

農業

工業

……

呢！這算奇嗎？再看

國際語

現代齊報批判集 第一輯

英語

也是「科學」了！

「文藝類」除「國學」一本不是雜誌性質的一部「國學彙編」外，只是一種「文藝」！

總之，這些問題，看來似乎是很瑣屑的，但圖書館目錄學是成立了一專科，這刊物是浙江流通圖書館出的，一般如照這樣分類，那末，我不知道要影響於圖書館界和讀書界有多大呢！

評女子月刊

懷儂

我們也深深的感覺現在的女子，如女子月刊中發刊詞上所說的：

歷史教訓我們，時勢昭示我們，我們除了家庭以外，尚有許多應做的事業，不應再在家中仰賴男子過活了。我們應該服務於社會，盡忠於國家，我們應該為自身生活而努力，為人類文化而努力，我們應該負起喚醒同性和針砭男性的，把紛擾的社會安定，把貧弱的國家富強，把鬥爭的世界平靜，最少也應該把愚魯的自己聰明，把痛苦的自己解放，把怯弱的自己健壯。換言之；我們女子，除了盡家責任外，也應該盡人類所應盡的責任。

不過，

喚醒同性和針砭男性

這兩句話，我們站在同等人類的立場說，女子教育不發達，女性被男性壓迫蹂躪數千年，是應該喚醒的；男性的自身失德，不僅女性應該針砭，覺悟的男性，也應該自家針砭。同時女性喚醒了，這許多被喚醒的同性，固然我們希望個個是為人類所需要的人物，但亦不能保其無可針砭之處；因為我們的責任，不是僅僅喚醒了同性就算是，喚醒了之後，我們還要督促她們，在同一陣線

內爲人類所應盡的責任，那末對於男性，既同負了這樣巨艱的責任，我們是不應該只是處於針砭的態度，應有協調的步趨，和諧的精神，共同維持人類幸福的，假設還是照以前互分軫域，互相輕蔑，互相誣辱，是不應該的。

女子月刊，是

想替天下女子製造一座發表言論的播音機，建築一所獲得知識的材料庫，開闢一個休息精神的大公園。我們希望這小小的月刊，能無窮的無量的供給一切女性的需要，能夠把最好的，最新的，最有趣味的思想，智識，文藝和圖畫供獻讀者，

編者的企圖，我們覺得是對的。我們知道，民國二十幾年來，提倡女子教育，男女平權，這種呼聲，已是鬧得很久了！關於女子刊物出了也很不少，除了商務印書館的婦女雜誌遭了二八戰役後，竟隨着砲火灰塵而爲成蹟外，女青年，多少是帶了教會的面具，真正爲着女子言論的刊物，是要靠女子月刊了：不過企圖是企圖，事實是事實。

想替天下女子製造一座發表言論的播音機，建築一所獲得知識的材料庫。

當然我們是希望女子月刊的編者，能夠負起這樣的責任，而去做的，但他們的能力，究竟怎樣，在現在中國知識領域裏，誰能當得這兩句話，是待存疑的。所以我的唯一希望，不想女子月

刊是怎樣的將範圍擴充到任何大，我只希望女子月刊腳踏實地的，肩起現在女子所急需的一切的任務，那末只是國內的一切一切，已是很夠女子月刊的編者勞苦有餘了。

金仲華君，在三八節與女子月的誕生中，說得好，

中國至少不是像美國那樣的一個黃金國家，不需要有着像 *Ladies, Journal* 和 *Women, s Home Companion* 那樣的刊物，供有閒婦女的消遣；中國是一個貧乏和落後的國家，一般婦女知識的窮乏和思想的落後尤甚。我希望這新的月刊的誕生，能着眼於實際的地方，補救上述我國婦女的二種大缺憾。

我的意思，是和金君一樣，那末本着這個意思，我們就可以去看女子月刊的內容，而加以批判了。

第一期內婦女問題講座幾篇文章，如

中國今日所需要的婦女

待名

現代中國需要那種女子

呂雲華

婦女運動的意義

呂雲華

尚還可以，轉載的

勿傷慈心

馬相伯

女子教育之重要

潘公展

誰是罪惡製造者

申報

請製定女子制服書

中國布衣會

世界之進步須由女子分任之

愛因斯坦

亦尙得體，女論語中，形形色色的救國方法，警諷兼至，爲盲目救國和藉名救 斂錢的一個當頭棒喝，亦有深意。

戀愛問題講座，在目前固屬需要，但需要的還是有切實的辦法。

文藝境界，許多實在有許多很幼稚，而且幼稚得可笑。希望編者要看重一點藝術的精神才好。

現代婦女的生活，這確是一般關心婦女問題所渴求的一個事實。如

現代日本婦女生活

朱鴻禔

自由快樂的蘇俄女子

百新

英美女店員的氣習

百新

希望以後在多方面的擴充，那末不管男性和女性，都是所應該知道一種境界。

西北災情與蘭州婦女

林鵬俠

假設全國各地都能夠有這樣的調查，不僅僅看出社會生活一斑，也更可知道現在內地女子所受壓迫和黑暗的大概，至少使關心女子問題的人，得着一個概括的印象，而能想出救濟這些被比打在地獄還苦的女子罷？

其餘女子體育講座的

矯正姿勢的女子體操

百新

女子衛生講座的

便秘是女子健康美上的勁敵

百新

女子實業講座的

女子與養蜂

曹雲鵬

女子工藝講座的

小孩睡衣縫紉法

單以純

都是女子們很好的知識講座

諷刺畫

我們願意做活動衣架嗎

這是我們的職業嗎

救濟東北難民歌舞大會之後

出席婦孺救濟會之前

也很驚心悚目。

不過特載裏面許多東西。雖是有些是補白，但有些却佔了整個篇幅，大多是關於本刊徵文投稿及女子獎學金章程等等，說它是附載還可以，要說特載，這與月刊本身上，未免太過。

總之女子月刊，就大體上說，還是不錯。我希望抱着原定的計劃和主張，這樣的做下去，不要有始無終才是。

謨爾的烏托邦

汪洪法

譚天兄要我介紹幾種歐美著名的社會科學書籍，供獻讀者，我亦感覺有志於社會科學的青年，對於各種社會科學書籍，不易理解其內容。在圖書館不發達的中國，時常花費巨資購買幾本洋書，而結果往往不能使自己滿意。我現在打算拉雜一點把比較有名的書籍簡單的介紹出來，不敢云對於讀者有多大的貢獻，只欲使讀者關於這些書籍得到一點概念而已。

本書的著者特馬司謨爾 (Sir Thomas More) 是共產主義史上可數的人物。他係律師之子，一四九八年生於英國的倫敦。十九歲時曾就學於英國第一流學者學習希臘文學，二十一歲身為律師，後得國王亨利八世的知遇，遂被任命為大法官。

烏托邦原來是以拉丁語寫成的，全書分為二篇，好像於一五一五年底寫成的。此書的價值實為後世一切同種類書籍的元祖。他於一五三五新舊兩教鬥爭的當時，因為有反對新教為國教的行動，不幸被處死刑。

烏托邦是一半月形的大島，中央最廣的部分約二萬里，長有五百餘里，西端彎曲作成港灣。其直徑約九英里。灣內風平浪靜，為不可多得的良港。

國為王國，國內有五十四個很大的都市，其都市與都市間隔最初即有適當的規定，都市之間約有二十四英里。各都市每年選舉有學識有經驗的三位長老派送入首府。以一都市為中心而有各縣，縣的面積平均約二十英里，附屬於縣的土地及家屋，皆為國民所共有。各地方皆有倉庫農具等的設備，各市民可以來到該處勞動。在此地方的農村包容四十人以上的男女及二人的奴隸。一村大概有三十家族，受一村長的統治。這四十人家族中的二十人，度二十年以上的田園生活復歸

都市，更以二十人的男女由都會送到田園爲其補充。

這烏托邦中，年年正確的調查國內消費的農產物額，而作其必要之倍額的生產，一半在國內消費。一半輸出於外國。

合三十家族組織團體，每年由其中選舉團長，逢十人的團長更有一人的統治者，此外更有一人統御全市。

國內的重要職業爲農業。市民自少年時代或在學校或於田園實地的教以農業之學理，不分男女皆須從事農業的。人民每日勞動六時間。午前三時間的工作則用晝食，經二時間休憩之後，又做三時間的勞動而用晚膳。規定八時間睡眠。在勞動與睡眠時間之外，讀書，談話，各聆自己的興趣而行動。

國內的家族由血統成立的。婦人到成年嫁於他人，男子輪轉住居家中奉侍家長。然調查其市民人口數超過六千的時候，則另於適當的地點建設其他的都市。

市場上非常注重公衆衛生，在市的四周設立病院，如市民有病的時候，則送入病院，經醫生優良的診斷和看護親切的侍奉，可以使病者早日痊癒。

烏托邦的男子到二十二歲以上，女子十八歲以上，即達於結婚的年齡。當結婚之時，男女的真節非常注重。在國內的旅行是自由。但須得區長及村長的許可，由公署借馬車與旅行者，故旅行者沒有攜帶金錢與食物的必要。

國內的生產以一半消費，以一半輸出國外，爲着與外國物品相交換。然因國內生產非常豐富，故無多量輸入的必要。於是以輸出品的七成給與外國的貧者，其餘三成以賤價出賣，藉以充實烏托邦的國庫。

其餘如宗教，教育，娛樂，法律，皆有極妥善的辦法，如此看來，『烏托邦』的內容，詢可謂極樂的國土。但是在謨爾當時英國尙爲封建社會，地主與貴族的權力非常橫暴。謨爾是非職主義者，未能見着當時英國社會之根本的矛盾何在。只空想的計畫極樂國土，於社會革命實無多大補益。

介紹高本漢的中國語言學

世 祿

高本漢原名 Bernhard Karlgren 譯作珂羅僑倫。他是瑞典人，哥騰堡 (Göteborg) 大學的教授，爲近代西洋一個最著名的支那學家。他曾經住在中國很久，對於中國的文化，有很深切的認識和研究；尤其是語言方面，爲他畢生精力聚萃所在。近代以西洋科學方法研究中國語言的，應當推高氏爲巨擘。

高氏關於中國語言學的著作，最重要，最著名的，是在中國聲韻學研究 (*Etudes sur l'phonologie chinoise*)，在一九一五年時出三冊。後來又出第四冊，別名方言字錄 (*Dictionary of Dialects*)。已收入東方學叢書 (*Archives D'Etudes Orientales*) 中。次之，是中文解析字典 (*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出版于一九二三年。趙元任所譯高本漢的諧聲說 (國學論叢一卷二號) 就是此書序文上的一段。一九二三年，又出一種小冊子，書名中國語與中國文；(*Sound and Symbol in Chinese*) 一九二八年，出中國語言學研究 (*Philology and Ancient China*)。此二書將他對於中國語文問題研究所得的結果，加以總括的敘述，已由鄙人及賀昌羣君譯出，將在商務印書館印行。此外散見于通報 (*Toung Pao*) 亞細亞雜誌 (*Journal Asiatique*)

等當中很多。最著名的，是中國古音攷 (The Reconstr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一文再通報第二十一冊。經國人譯出的有林語堂的答馬斯貝囉 (即馬伯樂，H. Mo-pero) 論切韻之文，徐炳昶的對於死，時，主，書等字內韻母之研究，(原名附註韻母 *Voyelles Apicales*) 均載在北大國學季刊一卷三號。又最近中央研究院語言歷史研究所趙元任譯成中國上古音當中幾個問題 (*Problems in Archaic Chinese*)，載在語言歷史研究所集刊中。我很想把高氏的著述列一個詳細的表，并附以說明；現在因為限於時間，及參考的書本不完備，不能做到，只得等待後來補做罷。

高本漢的中國語言學，他全部的基礎，在隋唐時代語音系統的考證；換句話，就是對於切韻上聲類和韻部的攷證。他就用所攷得切韻的系統做個根據，來窺探宋元以後語音的演變，更用來推測周漢時代上古音的系統。(高氏書裏，認隋唐時代的語音爲古音 *Ancient Chinese* 認周漢時代爲上古音，*Archaic Chinese* 和中國音韻學家通常所謂「古音」「今音」名異實同。) 再進一步來解決中國語文上其他一切的問題。又以語言上研究的結果，來攷定過去語言材料本身的價值；他所著的左傳真僞考 (已由陸侃如君譯出，北新書局出版) 就是此中的一例。我們把他全部的研究，做一審綜合的攷察，就可以看出他這種層層相因的論證；所以我們對於高氏學說

最應當注意的地方，就是在他研究切韻的方法和結果。

他認為切韻是隋唐時代——六七世紀間——語音惟一的代表。他研究切韻，也是和中國過去音韻學家一樣，以廣韻上的韻部反切，以及宋元以來的等韻表（如切韻指掌圖等）做主要的材料。可是，他當然比中國過去音韻學家要利害。他應用了西洋比較語言學上的條例和語音學上基本的原理以外，又採取種種具體明白的新材料，使切韻上許多千年來莫解之謎，幾乎完全可以考得。第一種的新材料是許多外國語詞的中國譯音，以佛典譯音最爲重要。第二種是許多中國語詞的外國譯音，以高麗譯音，日本漢音，日本吳音，安南譯音最爲重要。利用了這許多譯音，可以將外國的拼音文字和中國字音相比照，因以求得當時確鑿的音讀。第三種的新材料是其他東方各國的語言，如日本語，安南語，西藏語等，當六七世紀時都已經有拼音文字的記載，他們演化的迹象，以及和中國語的關係，也可以用爲考證漢字音讀的重要材料。第四種最重要的是中國現代各地的方音，應用音標把他們記錄出來，彼此參互比較，可以爲古今音讀變遷的佐證，找許多材料，過去音韻學家雖然也有偶然採用的，沒有像高氏這樣收取完備，運用精密，所以沒有高氏這樣偉大的成績。

高氏考證隋唐時代語音的結果，能夠把切韻系統裏的音素一一分析出來；最可注意的，切韻

裏繁複的韻部，高氏竟應用極細密的方法完全加以區別。中國人因為沿襲「音同韻異」。的舊觀念，對於高氏這種分析韻發生驚奇而致懷疑。日本學者滿田新造曾發表一篇評高本漢中國古韻研究之根本思想，載于東洋學報第十三卷四號，也抱持這種舊見解。那知道陸法言序裏明明說過：「剖析毫釐，分別黍累」。我們要考證切韻的分部，只是要問音讀的精確不精確，正不必要顧慮到過于細密這一層。後代人因為自己想不出方法來分析，就發生「音同韻異」之說。以戴東原那樣精于音理，也說：「陸氏定韻，有意求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他可想見了。我以為高氏分析切韻各部的音讀，雖然當中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近來林語堂有不少加以補正）可是他能打破過去「音同韻異」的觀念，深合于陸氏定韻的本意；這實在是他全部學說最精彩的所在，也是他對於中國語音學上貢獻最大的地方。

我們對於高氏學說可以發生疑難的幾點，就是在他所考定切韻音讀的正確不正確這個問題上面。切韻究竟可否認為完全是代表隋唐時代的語音？切韻究竟是依據當時那幾處的方音？這是考證切韻系統應先解決的問題。高氏取證於現代的方音，難免編而不全；據滿田新造的評論裏說，高氏所取證現代方音的三十三種，山西一省竟佔着八種，其他如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這些中部的省分，一種也沒有採取。他既然偏重了北方音，又用高麗譯音，日本漢音來證明所考得的切韻音。

於是就斷然說定切韻是隋唐時代的北方音了！這種論斷和李涪刊誤裏「吳音乖舛」的話固然不對，和陸序裏「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話，也相違背。高氏又以爲現代各處的方音都是出於切韻的系統，一方面他自己已經陷於循環論證的謬誤，一方面又把中國人所分析的「今音」和「北音」兩個系統混合在一起。我們認定，隋唐以來各種韻書裏的反切，和宋後等韻家的學說，這許多舊材料的開發，現在還是正當開始時期。慧琳一切經音義裏所錄的秦音反切，和切韻是另一個系統；洪武正韻裏的反切又和北音韻書是另一個系統。（參看中央研究院月報一卷四期）我們對於中國的語言在全部區域內又經過了幾千年的演變，無論時間，空間上，總應當從分析的觀察求出各國系統的本來面目。我以爲高氏的運用材料，和研究的結果，也正和過去的音韻學家同其有「籠統」的毛病，不過在五十步百步之間罷了。高氏對於切韻系統的根本認識，既然不免有失錯地方，那末，他所教定的切韻系統，各部的音讀，以及根據這種系統所發生的種種論斷，也當然有加以補正的必要。

現在是中國語言學受西洋科學化開始時期，高本漢就是在這方面，筆路藍縷向前開發的一人。後起的青年們應當步他的後塵，一方面免除他走錯的路徑，一方面運用他的經驗和方法，更向前努力，以闢出一片新土地。

再談談「文學家辭典」

編輯先生：前見小學生胡云投函貴刊，說到購買中外文學家辭典的問題，又見你編輯先生的按語，說該書錯誤甚多。但不曾說出那幾條是錯誤，仍舊不能令我充分明白。現在我也有幾條疑問，寫在下面，請先生在貴刊上載出，並請轉寄原編輯人，請他明白答復，以釋我的疑團。功德無量。

第二二九頁，說到梁任公的著作有「墨林校釋」一種。「墨林校釋」究竟是一部甚麼書？

第二三一頁「水經注歐尾」是甚麼書？

第二〇五頁「歐陽修字永張」何所根據？

第一九八頁「玄奘」是否應作「玄奘」？

第一九六頁第六行「元稹」是何人？

第一九三頁第五行「安綠山」「綠」字錯不錯？

第一九〇頁第二行「南唐璟子」四字何解？

第一八五頁第四行「左思字太仲」「仲」字錯不錯？

第二一九頁第二行及第九行「鄭變號板喬」是否應作「板橋」？

以上十條，倘然原書不誤，就請讀者明白答復。倘然錯了，就不如將原書作廢，停止發行，以免害人。

顧他，一九三三，三，十。

編者按：本刊自接到小學生胡云投稿關於顧鳳城所編中外文學家辭典有所指斥後，本擬將該書整個的錯誤指斥，嗣因事忙擱置，今接顧他先生來函，又指出十條疑團，僅先代答，並盼顧先生能夠自己糾正自己的過去錯誤，或改正或毀板，以免遺誤後學，是無量祝！

二二九頁的「墨林校釋」是「墨經校釋」之誤。

二三一頁的「水經注歐尾」應是「水經注跋尾」。

二〇五頁的「歐陽修字永張」應是「歐陽修字永叔」。

一九八頁的「玄裝」應作「玄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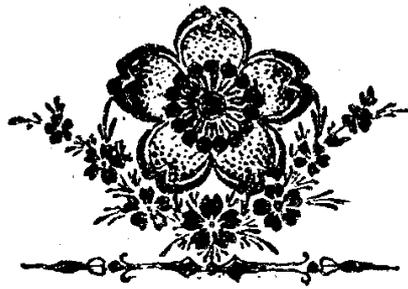
一九六頁的「元稽」應作「元稹」。

一九三頁的「安綠山」應作「安祿山」。

一九〇頁的「南唐璟子」想係「南唐李璟子」脫「李」字。

一八五頁的「左思字太仲」應作「左思字太冲」。

二一九頁的「鄭燮號板橋」應作「鄭燮號板橋」。



中國文法述要

洪鈞著

中國過去是沒有文法的。桐城派雖有「神、理、氣、味、聲、色、格、律」八個字作他們一派之法，但不能算是中國文章的共有的法則。自從馬建忠編了一部「文通」後，大家方才知道中國文是早有文法的，也是目前教學上所最需要這一學科的。可是近年出了這一類的書，也算不少，但雜的雜，略的略，反而「理絲愈棼」以及「掛一漏百」，使人無所適從。此書撮要敘述，適合中學程度。不日出版。實價七角。

國文的構造與解剖

譚天著

我們要想「怎樣去做國文」，我們必先知道國文的構造並解剖過去國文上的種種問題。此書上篇將國文上的詞、句、段、章、……的構造一一說明，下篇解剖國文中所有的關鍵，加以分析，誠中學生作文最好的參攷書籍。排印中。

應用文作法

王道著

日記隨筆和書信，都認爲是青年學生修學最重要的工作。但怎樣去做日記，怎樣去作隨筆，怎樣去寫書信，以及日常應用的文字，這書是有很好的方法教導你的。實價五角。不日出版。

中國新興文藝史

譚天著

——一名二十年來新興文藝的清算——

中國新興文藝，自甲午一役，卽具萌芽；改元後已呈活潑現象。經過五四五卅的兩大波動，其間產生文藝團體不下數十，發行刊物有百餘種，文藝書籍數百冊，在目前都有清算的必要。此書在縱的方面，敘述各時代的背景及趨勢，各團體的歷史及立場；橫的方面，分析各種書報的內容，各作家的生活個性。末附新興文藝書籍一覽表，新興文藝作家一覽表，最便檢閱。

歷代女子情詩選

胡浩川
譚禪生 合編

女子是最富情感的，女子的詩，差不是情的結晶，那末女子的情詩，人親戀呵！此書選歷代女子情詩數百首，首首艷麗，首首動人。排印中



現代書報批判集 第一輯

譚天編

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初版

定價實洋七角

發行人 汪 漾

郵購及
批發所
上海金神父路二九二號
書報合作社

分售處
各省市各大書局

印刷者

上海粘嶺路十六號
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電話九三四五七號

